

清代三傑

# 西園左彭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069B



清代  
三傑  
**曾左彭**  
第六集回次

- 第八十五回 左制台惡人講話……………彭巡閱與鬼談心
- 第八十六回 請王命衆人呈轂鯨……………打官司一土露行藏
- 第八十七回 幾首新詞喜友文廷式……………一聲大砲力援吳吉人
- 第八十八回 見白猿晚年生蠶子……………墮黑虎垂暮憐家孫
- 第八十九回 欽差憂國難不許過年……………幫辦扮商家偏來討賬
- 第九十回 官兵落草羣欽少婦頭……………和尚貪花獨注夫人脚
- 第九十一回 龍頭挨板子苦主伸冤……………馬桶滿公堂能員得獎
- 第九十二回 左侯逝世特旨諡文襄……………彭氏遇仙誠心問死日
- 第九十三回 背國號如數家珍……………勸盜魁取材戲劇
- 第九十四回 抱病臣特旨賜人參……………強項令當場罵蠹蛋
- 第九十五回 死爵爺真箇抄家……………賢總督欣然作伐
- 第九十六回 投鼠忌器騙子發橫財……………愛屋及烏親家問數學

第九十七回 公誼私情彭公護命婦……………雪膚花貌錢氏受官刑

第九十八回 皂隸獻殷勤水果四色……………皇家多護衛火神一尊

第九十九回 硬鐵頭朝房揮涕泗……………騷韃子妝奩炫奢華

第一百回 忠臣返本大義炳千秋……………孝子歸真全書結三傑

第八十五回 左制台惡人講話 彭巡閱與鬼談心

潘瑾卿瞧見左宗棠向他亂搖雙手，復又不使開口，自然只好讓他去講，誰知左宗棠却形似發火的對他大聲說道：「此事兄弟已經知道，這就要怪曾文正的不好了。」左宗棠說了這句之後，便又一聯串的說了曾文正許多不會治國、不會治軍，不及他的說話。潘瑾卿一壁在聽，一壁暗自思忖道：「這位左相侯大概年歲太大了，說話沒有頭腦，否則我們這件蘇州地方上的事情，又與曾文正何干？又與曾文正不會治國、不會治軍何干？」潘瑾卿想到此地，只見左宗棠滔滔不絕於口的，仍在那兒侍讀侍講。俗語諧音猶言自說自語一句插不進嘴，及至左宗棠一個人說完，正待接口說話，那知左宗棠又已講得疲倦，其勢萬難再談。在他端茶送客的當口，單聽他講了一句：「明兒兄弟就請老兄在署午餐。」潘瑾卿總算一喜，以為明天午餐的當口，自然可以彼此暢談的了。這天出了督署，就在客棧之中，隨便混過一宵，第二天的午正，果有一個戈什哈，持了左宗棠的名帖，

前去催請，及至進了督署，入席之後，他的寒暄未已，只見左宗棠已在對那江西全省營務處姓徐名春榮的過路客官，敘述他在陝甘新疆一切的功勞，但是他仍舊沒有說話的機會，甚至那位徐營務處，只在連聲唯唯，也沒一句可以插嘴，等得剛剛席散，花廳門外，已在高喊送客之聲，潘瑾卿料定這天又沒機會，只得打定注意，次日再去進謁，幸虧已在席間，打聽得那位徐營務處，可巧和他同住一家客棧，一出制台衙門，回到棧中，就去拜謁徐營務處，因見徐營務處已經比他先回，入室之後，道過寒暄，他就將他連日謁見左宗棠，無法說話的苦悶，說給徐營務處聽了，徐營務處不待潘瑾卿講畢，也是皺着雙眉說道：兄弟也有一個苦衷，正在沒處訴說，誰知瑾翁先生也是如此，這倒可算得無獨有偶的了，潘瑾卿便問徐營務處有何公事，要向左宗棠去說，徐營務處又苦了臉的答道：兄弟此次奉了江西撫憲，敝老師劉仲帥的密諭，因有一件緊要公事，去與敝省浙江的那位楊中丞

即楊昌濬

商量，敝老師又命兄弟順

道一謁此地的這位左相侯也有一樁會奏的公事斟酌，豈知這位左相侯只顧自己一個人說話，不准別人接腔，兄弟和他究有上司下屬之分，自然不便攔了他的話頭去講。潘瑾卿聽到此地，忙接口道：「左相侯怎麼近來變成了這個樣子的呢？」徐營務處道：「兄弟也在莫明其妙，要末真的年紀大了。」潘瑾卿至此方始現出一些笑容起來道：「杏翁和他因有上司下屬之別，兄弟和他却是世交，至於地方上有了不合紳民的公事，自然只好來與總督商酌，兄弟明天再去見他的時候，一定不再讓他一個人講話了。」

講話可以一個人講的，作者真正描寫有趣。

徐營務處聽說，仍在一個人大為躊躇。潘瑾卿又問徐營務處道：「杏翁究因甚麼公事？」徐營務處道：「瑾翁先生又非外人，兄弟可以告知這件事情。本是左相侯從前自己提倡的，他因中興名將本是湘淮兩軍之中出身的居多，現在湘淮兩軍之中的人物大概補了缺的也不少了，只有其餘各省的將領，因為朝中無人照應，以提督借補總兵缺的很多很多，這個還算有缺可補，且不講他，其餘那些副

副將參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

把總

便沒缺分可補，徐營務處說到這句，又慨嘆了一聲

道：「唉，現在且不講他那些烏盡弓藏的說話，單是粥薄僧多而論，竟以記名提

督在充營中伙夫的，很有幾個，兄弟在江西省裏兼統的是親兵營，有一次有

一個姓秋の兵勇犯了悞差之罪，兄弟正擬辦他的時候，姓秋の陡然之間，雙

淚交流的，從他腰間摸出一件公事，呈給兄弟去看，兄弟一看之後，方才知道

他是一位記名提督，而且很有幾件戰功，他那姓秋の姓，乃是假的，當時兄弟

即去面稟敝老師，敝老師聽說，却向兄弟一笑道：「杏林，我看你的面子，一定委

他一個差使就是，不過現在有官無缺的人員，至少也有三五十萬，說是當時

濫保他們呢，當時這些人員，確有一點戰功，一個也沒有濫保的，說是現在朝

廷失信他們呢，焉得千萬間的廣廈，去庇這班人員，以後你也可以少問這些

事情，所以左相侯在軍機的時候，他曾奏請設法疏通這些人員，兄弟此次即

因這件公事而來，潘瑾卿聽畢也搖搖頭道：「各省皆然，我們蘇州同鄉之中，像

這一類的人物，也是很多，徐營務處又說道：這些還是當時四五六七等的戰將，兄弟知道連一二等的戰將，現在也有在低級的。徐營務處說到此地，忽問潘瑾卿道：楊厚菴軍門、瑾卿先生應該知道他的。潘瑾卿連連點頭道：知道知道。他是水師裏頭的名將，除了現在的彭雪琴宮保之外，當時的楊載福和黃翼升二人，誰不知道他們的大名呀。徐營務處又唉了一聲道：厚菴軍門，本是兄弟的故人，倒說他也窮極無聊，前年過年不去，兄弟曾經送他一千銀子的。潘瑾卿卽把大拇手指一豎道：杏翁出手就大。徐營務處搖搖手道：這算甚麼。兄弟因爲像厚菴軍門這樣的朋友，至少至少也有一二百個，倘若統統送上一千，那就力有未逮，誰知現在住在四川夔府的那位鮑春霆爵爺，他就和兄弟兩樣了。據一個四川朋友和兄弟說：春霆爵爺現在夔府納福，無論生人熟人前去拜他，他總不見，他爲甚麼不見人呢？也因他的同寅太多，他也不過二三十萬的家私，萬萬不能來者不拒，有一天，他的門房，瞧見一個穿着藍布大

袍的老農說是要見他們爵爺，門房自然不肯通報進去。那個老農說道：你儘管大胆的通報進去，你們爵爺倘若見了我面，未必一定責你，或者還要賞你。也說不定的，門房聽得此人說得奇怪，真的替他傳報進去。春霆爵爺一聽此人的形狀，果然大驚失色，忙整衣冠出迎。一見那個老農之面，一壁行着大禮，一壁口稱老師，何以孤身至此？若有甚麼事情，儘管呼喚門生到府，就是潘瑾卿聽到此地，接口問道：此人必是楊厚菴無疑了。我曾經聽人說過，鮑春霆初入他的部下，後來才到江忠源那兒去的。徐營務處點頭道：一點不錯，厚菴軍門本也封過男爵，不過這個男爵不能當飯吃的。他自罷歸乾州廳之後，真個貧不能生，惟念舊部裏頭，只有這位鮑爵爺交情還好，家私也還可過，因此孤身前往告貸。總算春霆爵爺能念交情，當時款以上賓之禮，每日陪同出游。先後三月，毫無一點倦容。有一晚上，厚菴軍門驟然之間吐瀉交作起來，春霆爵爺又去親侍湯藥，甚至污穢不辭，及至厚菴軍門病愈，握着春霆爵爺的手。

說道、賢契待我固厚、但我家中還有老妻少子、不忍我一人在此享福、忘了他們、賢契如念前情、可否借貸千金、讓我即日回家、春霆爵爺雖在連聲答應、是並未拏出銀子、厚菴軍門、又是有節氣的人、不好再說、又過月餘、春霆爵爺方始送出一千銀子、作爲川資、厚菴軍門既已如願、自然歡然而歸、及到故里、一見他的住宅、不禁大駭起來、你道爲何、原來春霆爵爺在厚菴軍門到的第二天、暗暗派人拏了五萬銀子、去到乾州廳的楊氏故里、替他造屋置田、早成一份中富人家的了、潘瑾卿聽了拍掌道、鮑春霆此舉、真正可以勵薄俗、激人心、可惜他的家私不多、否則他那幾位知己一點的老友、也可以無憂矣、徐營務處也點頭答道、厚菴軍門因爲還有一個姓鮑的救他、現在這班窮極無聊的無缺將官、若不趕緊奏請設法、真要不堪想了呢、潘瑾卿又問道、我聽說現在山東撫台陳士述、不是曾經救過鮑春霆的麼、徐營務處笑答道、果有其事、說起此事、使人可笑、這位陳中丞、以拔貢生朝考、爲曾文正公的閱卷門生、後

入曾幕、曾文正公畧知相人之術、陳中丞暗學其訣、那一年、春霆爵爺病臥長沙、撫標馬兵雷脫皮家中、雷爲醫治痊愈、二人一同應調廣西、屬於向忠武公軍中、春霆爵爺與雷脫皮每戰皆捷、可惜所有的功勞、都被本營的哨官冒名頂去、嗣因曾文正公、曾奉上諭、命調廣西兵助戰、春霆爵爺又與雷脫皮應調回湘、一年之後、二人又一同爲曾文正公的戈什哈、其時曾文正公的戈什哈數以百計、因爲督辦某軍、某軍卽有戈什哈數十人、鮑雷二人難得一見、那位大帥的、有一天晚上、夜已三鼓、曾文正公忽然要調一座防營、去守某地、但須繞過賊壘數處、無人敢往、春霆爵爺自告奮勇道、老子敢去、有人稟知曾文正公、曾文正公卽命騎了快馬、持了大令速往、並未知道其人爲誰、軍中常有此例春霆爵爺奉令之後、連繞數座賊壘、均能平安度過、等得交令、那座防營、春霆爵爺回轉時候、路過一城、城上有個兵士爲其舊友、卽在城上俯身大喊道、老鮑老鮑、要吃牛肉麼、春霆爵爺平生最喜牛肉、他就在馬上應聲道、牛肉煮熟否、兵士

又大聲答稱已熟，春霆爵爺便卽下馬，大嚼大頓，既醉且飽，馳回軍中，等他走到，全軍已從他處跟踪追上，某統領因其酒醉悞差，卽命推出斬首，雷脫皮見了，不忍，便去死命的抱住春霆爵爺之足不放，聲稱情願同斬，某統領認爲壞他營規，便命同斬，那時陳中丞方當某統領的文案，忽聞軍中喧譁之聲，奔出窺視，見鮑與雷均具大貴之相，乃爲求情，某統領賣了交情，各責軍棍八百了，事及春霆爵爺已經獨當一軍，特聘陳中丞爲他幕友，累保至今職，徐營務處講至此地，又稱贊道：春霆爵爺真是一個義勇兼全的人物，潘瑾卿聽完也笑道：今天暢談甚樂，兄弟明天還得去謁相侯，我們暫別吧，徐營務處聽說，含笑送走潘瑾卿之後，他就想上一個計策，將他公事拜托一位督幕轉言，督幕一口應諾，徐營務處自回南昌去了，此卽能夠守經行權，可稱爲兼優之吏。潘瑾卿到了第二天大早，又去謁見左宗棠，雖蒙接見，可是仍舊不是叙他陝甘新疆平回之功，便是駁斥會文正公治國治軍的經緯，不及他好，一個人只管說只管講，一任潘瑾卿無論

如何設法接嘴，總是接不上去。潘瑾卿至此，也只好入寶山而空回，自行返蘇。另想別法，這末左宗棠是否有心不使潘瑾卿開口說那地方公事的呢？不是的，因為他的年紀已大，性子更加躁了，又加兩宮十分優容，屬吏十分恭維，這位古稀之年的左侯爺，未免釀成有些忘其所以的了。左宗棠既在江督任上，整頓吏治，緊接此句仍舊重視左氏身分也有年餘時間，姑且將他暫擱一下，再來補叙彭玉麟巡

閱長江之事。原來彭玉麟自見曾文正逝世，左宗棠又赴邊陲，李鴻章雖任直督，劉秉璋雖任贛撫，劉銘傳雖任台灣巡撫，他却認為長江數省，却是腹地，一切吏治軍政，可作邊省的模範，自然很為重大。誰知那班現任官吏，不是中興武將，即屬中興文官，既因自恃戰功，難免有些驕傲，再加大官借補小官之缺，尤其心中憤懣，這樣一來，這班人物，雖然不敢去和朝廷算賬，只好去拏百姓出氣。有一次，彭玉麟巡到九江地方，他仍青衣小帽的一個人出去私行察訪。一天訪到下午，他見夕陽業將下山，如同他的行轅路又很遠，不如就近揀個

小飯館進去一飽，便可再做他的工作。剛剛走過一座大橋，忽見一個形似武弁的人物，在和一個挑餛飩担子的老者，扭作一團，互相口角。他心裡稍有成見，必是那個武弁又在恃勢欺壓小民，赶忙走上前去問着那個武弁道：「你是那營人員，爲了何事在此和這小販爭執？」那個武弁雖然不識這位彭宮保，却已久聞彭宮保的私行察訪之名，生怕無意之中，真個碰見這位殺星，總是凶多吉少。當下便含笑的答話道：「承你這位老先生見問，我是此地提標的候補額外把總，姓姜名德勝，剛才路過此地，因爲走得急促了一些，悞撞了這個賣餛飩的老頭子，我已向他認過不是，他却不肯甘休。」彭玉麟聽到這裏，便去助着那個老者道：「他既向你認了不是，你也可以消氣的了，何必再在和他拉拉扯扯，誤了自己做生意的正事。」那個老者聽說，因見彭玉麟穿的一件老藍布褂，心下未免有些藐視，口裏隨意答道：「你是過路之人，何必多管閒事？你又不是那個彭鐵頭，」

彭氏每路見不平他即手及歹人故有此稱

彭玉麟不等老頭說完，他就拍拍前胸道：「你不

認識我麼，我正是人稱彭鉄頭的彭玉麟，那個老者一聽是玉宮保到了，不覺害怕起來，忙去指着那個武弁道：「小的因他吃了我的一碗餛飩，不肯給錢，故此在此爭執。」彭玉麟聽說，立即大怒的目視武弁道：「哼，你吃白食，不肯給錢，今天可碰到我老彭的手上了。」那個武弁慌忙打上一個千兒，抖擻擻的回稟道：「標下剛才誤撞了他，確是有之。至於白吃餛飩之事，是他冤枉我的。」那個老者接口搶說道：「彭大人，你可不要聽他死賴。」老者說着，即去拏出一隻猶有餘湯的餛飩碗來，證明其事道：「這個半碗湯汁，就是他吃剩的。」彭玉麟因見那個老者如此說得有憑有據，便問老者道：「你說此人白吃你的餛飩，他的肚中必有餛飩。」彭玉麟的那個餛飩字，剛剛出口，陡的出那武弁的不意，即向布褂之內，撲的抽出一柄極快的馬刀，就朝武弁切擦的一聲，早把武弁的那個腦袋，砍了下來。順手再把他那肚皮破開一看，只見肚內並沒甚麼餛飩，回頭正待質問那個老者，那個老者因見自己冤枉了人，致人死於非命，生怕彭玉麟辦他，

只好拔脚就跑，免去抵命，不防彭玉麟也有經驗，早已料到此著，一見老者在逃，他就飛奔趕上，一把抓住，也照殺那武弁之法，將那老者一刀砍下腦袋，算是抵了武弁之命，街上衆百姓們一見彭玉麟辦得公允，無不拍手大贊，說是彭大人這樣一來，也可以教這位武官閉目了，彭玉麟緊皺雙眉的對着衆百姓們，申明其意道：「這個賣餛飩的老者，造言生事，無端冤枉害我殺死這個武弁，我雖將他當場殺死抵命，可是這個武弁未免死得有些冤屈，彭玉麟說到此地，已見縣官得報趕至，彭玉麟便吩咐縣官道：「這件案件，貴縣速行驗屍填報層憲，說明是本大臣辦的，再給這個武弁的家屬二百銀子，可由貴縣到本大臣行轅具領，縣官自然唯唯奉命。」彭玉麟此時因見他的行徑已被衆人識破，不能再行私訪，只得就此回他行轅，及到裏面，批閱一陣公事，晚飯之後，心裏尙在對於那個武弁有些抱歉，不知怎樣一來，竟在一件九江縣人民控告官吏妄殺無辜的狀況子之中，見有姜德勝的名字，也在其內，不禁拍案驚奇的

自語道：這真奇怪，如此說來，這個姓姜的定非好人，所以老天叫他碰在我手，彭玉麟既知姜德勝之案，乃是冤冤相報，無非假借他手而已，方才丟開此事，

此案並非迷信  
乃是善惡有報

心上一安，這天晚上，當然睡得很覺舒適，誰知睡到將要雞唱的當口，忽然自己驚醒，聽得他的牀前，有個婦人向他呼冤，連忙揭起帳子一看，不覺大嚇一跳，你道爲何，原來瞧見跪在牀前的不是人，却是一個女吊死鬼，此鬼全身浴血，七孔流紅，雙眼突出，舌頭拖長，一種令人可怕樣兒，連這位殺人向不眨眼的彭鉄頭，也會有些汗毛凜凜起來，話雖如此，他可總以替人報仇伸冤爲重，自己害怕事小，當下忙坐了起來，問那女鬼道：你是何人，姓甚名誰，你在此地呼冤，究爲何事，那個女鬼叩頭說道：我叫姚伍氏，漢口人氏，丈夫早死，也沒兒女，只有一位有病婆婆，全靠我那女紅所入，事奉甘旨，不料忽來一位姓彭的襄陽鎮台，硬要納我作妾，我當時却不知道他是一位現任大官，況且我是一個寡婦，婦人自以名節爲重，故此當場回絕，後來我那婆婆聽見

他是大臣，反而求我前去充他妾媵，我因婆婆如此的既老且病，我就拚着失節，原是爲的婆婆起見，豈知我嫁了過去，沒有幾個月，姓彭的就喜新厭故，起來無端將我逼得吊死，我的婆婆也就一急身亡，特此前來伸冤，彭玉麟聽完道：「那個姓彭的叫甚名字？」女鬼說道：「叫做彭宣德。」彭玉麟不待女鬼說畢，不覺拍着牀沿大怒道：「竟是他麼？正是！」

白日狗官方斬去，深宵縊鬼又光臨。

不知彭玉麟何以一聞此人之名，如此樣子大怒，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描寫左宗棠之不許旁人說話，令人捧腹，描寫彭玉麟之懲治二人，令人吐氣，世人無不喜閱彭公案，其實彼之所謂彭者，乃是齊東野語，不及此彭之事事有據也。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八十五回

一三五六

第八十六回 請王命衆人呈觥觶 打官司一士露行藏

彭玉麟一聽女鬼說出那個彭鎮台、名叫宣德，他就拍着牀沿大怒道：就是他麼？豈知彭玉麟的麼字，剛剛停嘴，忽見跪在他面前的那個女鬼，竟會頓時不見，略過一會，方又聽得女鬼之聲，在那屋角黑暗之中，向他哀求地說道：彭大人，我因被你一拍，不勝你的陽光閃爍，跪在牀前，猶同烤着火爐一般，請你大人暫且不必發火，讓我講完說話。彭玉麟聽得那個女鬼這般說法，真的將火退去道：你若畏懼陽光，你就那黑暗之中和我講話，也是一樣。那個女鬼忽又走出跪在地上道：大人之火已退，我就不覺得有熱氣了，故此出來講話，倒底可以清楚一些，但不知大人方才何故發火？彭玉麟答話道：彭宣德就是我的胞姪，我的現在奉旨巡閱長江，原在懲辦貪官污吏，儆誠惡霸土豪，這個意思，無非想替人民造福，那料我的胞姪胆大如此，竟敢一連害死兩條性命，鬧得鬼來告狀，此事被人知道，我這位堂堂的巡閱大臣，還有面目見人麼？彭玉麟

講到此處，他的那個火氣，似乎又要升上來了，那個女鬼見他那個樣子，連連將手向空一搯道：大人千萬不可再事發火，我真禁受不住。彭玉麟聽說，方始失笑道：確屬可笑我倒忘了所以了，這末我且暫不發火，你快對我說來。女鬼忽又流着淚的說道：彭鎮台既是大人的胞姪，我就不便再說甚麼，只要大人做誠做誠他的下次，再將我們婆媳二人超度一下，好使我們能夠就去投生，我也只好認吃這個冤枉了事。彭玉麟不等女鬼說完，他竟跳到地上，要想走近女鬼一些，對面講話，可是他還未曾走近女鬼之前，陡又不見那個女鬼。

此處描寫筆致細膩

便又忙不迭的向空問話道：姚伍氏，你怎麼又不見了呢？那個女鬼又在暗中答話道：大人方才跳下牀來的時候，又有一陣陽光，逼得我只好又閃至一邊。彭玉麟只得和平其氣的接嘴說道：這末你就出來，我准定不再發火便了。算也

遷

彭玉麟說罷，果見那個女鬼，又已跪在他的面前。

人有陽光彭氏更有正氣故此女鬼不能承受其熱氣也

彭玉麟

不禁笑了起來道：這末你既是一個鬼，當然不至於來此誣告。

細心之處

但是我那

姪子沒有甚麼見證，將來我去辦他，恐他不服，又怎麼樣呢？女鬼想上一想方答道：大人若怕彭鎮台沒有見證，不肯服罪，我在陰曹地府，却又不好常常來到人間，要末我就此刻去將彭鎮台的生魂攝了來此，大人將他和我質對一下，他便無從再賴了。彭玉麟連連點頭道：這個辦法最好，你只快去快來。女鬼聞言，突然不見，不到半刻工夫，果將彭宣德的生魂攝至。鬼本來去無踪，本有如此之快，否則陰間何以到此。彭玉麟正待大聲喝問，忽又想到女鬼怕他陽氣，只好仍舊忍了火的，問着彭宣德如何一連逼死兩條性命。彭宣德起初自然不肯承認，後被女鬼頂得啞口無聲，方始沒有說話。彭玉麟卽去拏出一張結來，當場眼見彭宣德具上甘結，收藏之後，老吏斷獄方是如此乃命一齊退去。復因天已將亮，便不再去上牀安寢，及至天亮，忽又疑心此事是夢，等得重行取出那張甘結復看一看，方始自己失笑起來。道：天下怎有這般奇事？從前那位包文拯，民間傳說他是一位日斷陽間夜斷陰的人物，我只當此事是件小說上的胡謔亂道，誰知陰陽本無二理，豈有做

了鬼的便肯含冤不成，彭玉麟一個人想到此處，也知他自己爲人不畏強暴，不欺孤弱，這個鬼來告狀，正是他正直無私的結果，彭玉麟想完之後，他就離開九江，也不再在他處耽擱，直到武昌，住進他的行轅，可巧他那姪子彭宣德，適因公事進省，聽他去到，卽來晉謁，彭玉麟一見他這墮他祖德的姪子之面，一股惡氣，早已噴了上來，好在那個女鬼已經不在他的面前，就是大發其火，也不要緊的了，當下一面緩住宣德，一面卽傳一府兩縣進見，府縣來到，他就坐出堂去，先命府縣作了見證，然後把那宣德，褫去冠帶，抓下堂去，一樣跪下，喝問他道：你的侍妾姚伍氏，現在可在襄陽衙門裏麼？彭宣德聽了大驚，只好強牙答道：現在好好的在襄陽，叔大人問她何事？麟玉麟又冷笑了一聲道：這末限你七天，須把姚伍氏喚到此地，彭宣德忙又改口道：她在害病，恐怕急切不能來此，彭玉麟道：她既有病不能前來，我可去到襄陽，也是一樣，彭宣德又改口道：她既害病，叔大人去到那兒，恐怕她已死了呢，彭玉麟聽到這句，氣得

抖擻擻的把那驚堂木頭一拍道、好會講話、不過我此刻還在此地、恐怕姚伍氏已經吊死了吧、連她的老母、也已氣死了吧、彭宣德一見彭玉麟猶同仙人一般、竟能將那姚伍氏母女二人之事、知道得如此清楚、方始不敢再賴、求着彭玉麟道、叔大人既已知道其事、姪子並非有心逼死她的、至於她的母親之死、做姪子的更不知道、還求叔大人不究此事、彭玉麟聽到此地、便將彭宣德的那張甘結取出、交與一府兩縣看過、然後又把女鬼告狀的事情、詳詳細細的說給府縣聽了、府縣尚未聽畢、彭宣德跪在地上、厲言道、天下那有鬼會告狀、這個甘結、又是攝了我的生魂去寫的、如何可以當真、彭玉麟不准彭宣德往下再說、立即朗聲的問着一府兩縣道、照大清律例、威逼兩條人命、究屬何罪、一府兩縣一齊躬身答稱道、回宮保的話、威逼姪妾致死、杖一百、流三千里、彭玉麟因見府縣似有開脫宣德之意、忙又正顏厲色的問道、這末逼死姪妾生母呢、府縣又一同囁囁嚅嚅的答道、這是這絞監候的罪名、彭玉麟連聲

接說道、好好就煩貴府貴縣趕緊把彭宣德帶去、按律治罪、府縣本與彭宣德沒甚深交、方才前去竭力替他開脫、無非瞧在彭玉麟的面上、此時既見彭玉麟一豪無私、自然不好再說甚麼、正待將彭宣德帶去的當口、陡聞轅門外面、一時人聲嘈雜起來、跟着就見有幾十個記名提鎮、以及副參游都守千把等等、候補武官、一齊奔入、向着彭玉麟鬩聲說道、宮保對於此案、辦得不甚平允、我等不服、特來請個示下、彭玉麟忙站了起來、將手向大衆拱上一拱道、各位仁兄、究於那樣不服、大衆一齊又答道、女鬼告狀、世上所無、一不服也、生魂具結、難作憑據、二不服也、宮保並未檢驗姚伍氏母女的屍首、就將彭鎮台發交府縣定罪、三不服也、就算宮保不認彭鎮台做姪子、他是中興有功之將、也得會同鄂督請旨定奪、宮保未經這層手續、四不服也、彭玉麟一直聽完、不答這話、單去指着王命、問着大衆道、這是甚麼東西、諸位可曾認得、大衆一見彭玉麟指着王命、便覺有些軟了下來道、此是王命、我等豈有不識、不過常言說得

好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彭玉麟又不等大衆說畢，却先自冷笑一聲道：「有罪的人，自然應該問斬的了。」彭玉麟的一個了字，剛剛出口，卽把他的手向左，右站堂的戈什哈一揮道：「速排香案。」就讓本大臣拜請王命。左右的戈什哈，連忙應了一聲，卽就把香案排上。彭宣德此時還在地上跪着，一見他的叔子，要請王命殺他，他就極聲的喊着大衆道：「你們諸位，不是前來救生，倒是前來送死的了。」彭宣德講完這句，忽又朝着彭玉麟說道：「叔大人，你老人家既命府縣將我帶去法辦，以爲府縣衙門未必卽定死罪這末此時爲甚麼又要請王命呢？大衆也被彭宣德說得過意不去，只好接口對着彭玉麟替代彭宣德求饒道：「宮保千萬不必升氣，我等來此叩見宮保，無非想要保全令姪而已。現在宮保竟請這個王命，我等如何對得起令姪的呢？」彭玉麟此時一任彭宣德和大衆在說，一句不去接腔，單是自顧自的拜過王命，吩咐一府兩縣道：「兩宮賜我這個王命，本是防着下屬不服我的命令之故。現在彭宣德的情罪相當，我就請了王命斬。」

他彭玉麟說到此地，又把眼睛朝着大眾輪了一輪，又對着一府兩縣接說道：快把他們一齊綁了，一齊問斬，就是一府兩縣一見彭玉麟請了王命，自然不敢多說，當下立命一班差役，走上前去，兩個服伺一個，綁好大眾之後，一起挨一挨二的跪在兩旁，那個彭宣德乃是正犯，陡聞一聲炮響，他已首先一個人頭滾至地上，那班大眾自然嚇得面無人色，個個懊悔不該來此多事，反而害了自己性命，但又知道王命已經請下，萬萬不能再有生望，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忽又瞧見彭玉麟坐在上面，問着他們道：你們此刻可已知罪了麼？大眾此時那裏還敢再辨，只好爭先恐後的搶着答話道：我等個個已經知罪，深悔不該來此多事，彭玉麟聽說，方才將手向着左右一揮道：這就放了他們，左右又應了一聲，噫，即將大眾放綁，大眾忙向彭玉麟磕頭認罪道：從此以後，我等決計不敢聚眾抗命的了，彭玉麟笑上一笑道：國法具在，全靠我們這班大臣行之，斷不敢因這劣姪宣德，是我一家，就用私情，大眾忙又接口道：宮保銜面無

私誰人不知，我等今天眼見，更加拜服的了。

不必恭維  
險些喪命

彭玉麟一壁命大衆退去，

又行文襄陽府縣申詳層憲了結此案，一壁面謁鄂督，告知此事，鄂督自然也說彭玉麟能夠公而忘家，真是國家大臣，彭玉麟謙虛一會，退回行轅，尙未脫去衣帽，又見首縣前去稟見，見面之後，便問有何公事，首縣挺了腰幹的稟說道：前幾天卑職衙門裏頭，有件案子，表面上看去，倒是一樁極平常之事，卑職却又有些疑心，一時不敢斷結，特來請示宮保，要求宮保指教，彭玉麟聽了先一高興道：貴縣能夠這樣留心民事，實屬可嘉，不知究竟是怎樣一件案子，首縣答稱道：此地有個名叫賞天義的商人，一向在外經商，十年之中，陸續托人帶回一萬五千多兩銀子，教他生母替他置辦田地，每年接到回信，他的生母總說已令他的胞兄天仁替他買就，及至回家，他的母親已死，胞兄天仁忽然向他變臉，說他生意不好，逼他另外去住，天義當場答他胞兄道：家中田地都是我那汗血金錢所換來的，哥哥要我另外去住，是否先行分家，他的胞兄聽說，

大不爲然的，對他說道：「你這十年在外經商，所有本錢，全是爲兄替你借貸而來。你有甚麼銀錢寄回，天義聽了大駭，又因母親已死，沒有見證，每年托人帶回之款，那班過路客人，一時無處尋找，幸虧他母在日，每年給他之信，可作憑據。於是去到卑職衙門控告，卑職傳訊天仁，失口不認，而且天仁還是一個秀才，鄉里之中，尙負一點文名。彭玉麟先只讓首縣說給他聽，一句不答，直到此時，方始接口問着首縣道：「貴縣見那賞天義的人物如何？」首縣答稱道：「人尙忠厚，不過毫沒一點憑據，也是枉然。」彭玉麟又想上一想道：「這末天義母親在日，所有給他之信，可在身邊？」首縣又答稱道：「卑職早已令他呈堂，據說乃是一個拆字先生，替他母親代筆，此人也已他去，無從尋覓。」彭玉麟聽到這句，陡然很高興的說道：「貴縣下去，立將他們兄弟二人帶來。」本大臣親自審訊，首縣去後，彭玉麟急命一個文案，假做一道江西撫台給他的移文，剛剛辦好，首縣已將賞氏兄弟二人帶到，彭玉麟坐出堂去，問過二人口供，都和首縣所說不相上。

下、彭玉麟便命將那天仁帶下、單問天義一個人道、天仁是你胞兄、你們生母在日又未分家、就算真是你經商賺回來的錢、你對於你的胞兄又怎麼樣呀、天義叩頭道、小人情願分一半給他、彭玉麟又問道、你肯分給你的胞兄三分之二麼、天義道、大人吩咐、小人也可遵斷、彭玉麟聽說、又面現歡容的點點頭道、你且下去、天義下去之後、又將天仁帶上、彭玉麟問他道、你說你那買田之款、都是你連年教讀而得來的、本大臣想來、天下那有這樣好的館地、現在姑且不說這個、但是天義乃是你的一母所生、你做哥哥的也應該給他一半、天仁叩頭道、大人吩咐、本該遵命、不過這些田地、只好去抵生員連年借貸而來的老債、彭玉麟聽說道、第一年的債款、你就該以第二年的所入還人呀、天仁道、生員因爲舍弟在外經商、本錢愈多愈妙、若是置了產業、債主也就信用、倘一還了人家、第二次去借、人家倘有不便、反而難了、說得顧近人情此所以是秀才彭玉麟聽完、果見賞天仁的說話、無可駁詰、仍又好好的勸上一番、天仁只是矢口不移、毫沒

轉圜地步、彭玉麟至此始把那件假移文取出一壁交給天仁去看、一壁喝問他道、你們家務官司、本大臣只好不管、不過你是一個江洋大盜、江西撫台已有這件公事前來請我辦你、彭玉麟說完這句、不待天仁再辯、即命左右快取大刑伺候、賞天仁不待看完那道移文、早已嚇得滿身發抖、及聽彭玉麟吩咐快取大刑伺候、慌忙呈還那道移文、連連的磕着響頭的說道、大人明鏡高懸、生員曾游泮水、家中雖負人債、倒底還有這些薄產、何致去作強盜、這道移文上所說之人、或與生員同名、也未可知、彭玉麟又將那道移文、向着天仁的臉上一照、道、公事上面已將你的姓名籍貫年歲、叙得明明白白、本大臣勸你不必再賴、還是好好實招、免得皮肉受苦、賞天仁聽說、只好又連連的磕頭道、大人千萬不可用刑、生員可叫舍弟證明、生員從未幹過不端之事、彭玉麟尚未答應、已見一個差人走至首縣跟前、輕輕說上幾句、又見首縣走到他的公案之前、請上一個安道、回宮保的話、賞天義說的、他情願替他胞兄來具甘、給他

的胞兄決非江洋大盜，彭玉麟聽了大怒道：「貴縣治下，有此大盜，平日所管何事，快快下去聽候參處。」首縣碰了一個釘子，只好滿臉不高興的退至一旁。彭玉麟又在亂拍驚堂的，喝令左右將那天仁夾了起來，左右即用夾棍，把那天仁夾上，尙未收緊之際，只是虛張聲勢，並不真個動刑。彭玉麟又問天仁道：「你這大胆強盜，真要夾上方才招麼？」天仁又喊冤枉的說道：「大人，本有彭青天之號，何故對於這道一面之詞的移文，定要將生員刑訊？」彭玉麟聽說道：「本大臣何嘗聽了一面之詞，將你刑訊，但因你這家產，不是每年數十兩銀子的館地，可以積至如此巨數的，譬如一年五十兩，就算一文不用，十年也不過五百兩的呀。」彭玉麟說到這句，又把驚堂一拍道：「你還不招，本大臣就要命他們收緊了。」此時仍未收緊。天仁至此，因爲急想保全他的性命，竟會忘其所以的，向着彭玉麟大聲的說道：「生員這個家產，真正不是搶來的，乃是舍弟經商寄回來的。」彭玉麟不等天仁說完，復又連連拍着驚堂道：「你那兄弟，他在外邊經商蝕本，怎有這些銀錢寄回，本大臣

不是三歲孩子，能夠聽你謊供。彭玉麟說至此處，只朝左右值刑的差役，突出雙眼珠子的發怒道：「快快收呀！差役正待收緊，天仁忙又高聲喊道：『大人開恩，生員招了。』」彭玉麟聽說，方把他手向着差役一搖道：「且慢，姑且讓他招來。」天仁急又發極的說道：「大人倘若不信，生員的家產，真是舍弟經商寄回的，務求大人姑將舍弟提來一問，舍弟不肯證實，那時再辦生員不遲。」彭玉麟又冷笑了一聲道：裝得真像彭氏並不鹵莽「你那兄弟，他是你們一母所生，明知你這胞兄在作強盜，也只好姑且承認一下的呀。」天仁又接口說道：「大人真的不信，生員還有弟舍親筆寄款回來的家信爲憑。」彭玉麟搖搖頭道：「本大臣終於不信，說了這句，始對着首縣說道：『這末姑煩貴縣親自押着這個強盜，到他家中去取。』」天仁一聽，彭玉麟如此在說，生怕縣官曾經爲他碰過一個釘子，此刻賭氣不肯押他回家，忙又大聲求着首縣道：「大老爺可否就押生員回家一趟，也是公侯萬代之事，首縣聽說，只好真的押着天仁回家去取，正是。」

不是彭公有心計，如何賞賊吐奸謀。

不知能否取到，且閱下文。

評曰：此案本不離奇，全虧作者描寫細膩，能將一堂數人之情狀，形容盡致，固非其他之彭公案、包公案等等小說可比擬也。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八十六回

一三七二

第八十七回 幾首新詞喜友文廷式 一聲大砲力援吳吉人

首縣押着天仁回至家中，好久好久，方才見他尋出一封天義親筆之信，便又將他押回行轅，將信呈與彭玉麟過目。彭玉麟把信細細看完，始喚天義上堂對過筆跡。因見筆跡不錯，忽又吩咐兩旁差役，把那天仁重責四十大板。天仁在挨板子的時候，自然不服起來，喊着道：「大人既已對過筆跡，足見生員的家產並非搶來，怎麼還在辦我？」彭玉麟明明聽見，並不答言，直等四十大板打完，眼看天仁一拐一蹣的走至公案面前，重行跪下，方才正色的對他說道：「賞天仁，你可知道本大臣爲甚麼辦你的？」天仁哭喪了臉的答稱道：「生員委實不知。」彭玉麟微微地一笑道：「這個四十大板，並非辦的盜案，却是辦的你那家務之案。」天仁至此，方才知道了。彭玉麟之當，只好磕頭道：「生員不肖，不應吃沒舍弟的田產，大人辦得公正。」彭玉麟接口對着首縣道：「此案既已訊明，賞氏所有田地，確是賞天義一人所有，賞天仁毫無一點關係，貴縣下去，就照本大臣所

斷結案可也。賞天義忙向彭玉麟叩上一個響頭道：大人斷得公允，還有何說？不過小人還想將這家產，仍照大人起先說過之話，或是分一半給我家人，或是分他三分之二給我家人，小人恐怕縣大老爺不肯這般斷法，務求大人吩咐一聲，賞天義說着，只等彭玉麟示下。彭玉麟又恨恨的指着賞天仁說道：你這劣生，有了如此的一個好兄弟，不會好生友愛，你這兄弟此刻的說話，你可聽明沒有？賞天仁到了此時，更加良心發現，竟去抱着天義大哭道：兄弟，做你哥哥如此不肖，此刻真正有些沒有面目見你了。天仁此時之哭確因彭氏審得公允，天義兄弟情義又重，並非因爲分一半家私之事也。彭玉麟本有鑒人之明，一見賞天仁的天良猶未全泯，便笑上一笑的，又對着首縣說道：既是如此，貴縣下去斟酌辦理，就是彭玉麟辦好此案，心下十分暢快，又因那個首縣斷案能夠如此細心，又去告知鄂督，將他陞署知府。後來非但這位新陞知府更加去做好官，就是賞氏弟兄，真的十分友愛，所以當時彭玉麟確有龍圖再世之譽，不過彭玉麟所做類於以上幾案的事情，極多極多，本

書不是他一個人的全傳，只好略舉一二罷了。現在單說彭玉麟辦過李鶴章的那件案子，自然賣了私交，並未奏知朝廷。左宗棠又給了施道台調和彭李二人之信，所以彭李二人真的一點沒有芥蒂，日子容易過去。已到光緒九年的冬天了，江西的那位劉秉璋中丞奉旨調補浙江巡撫，他又把那位得意門生徐春榮奏調浙江，仍舊派充浙江全省營務處，統領水陸各營等差。徐春榮既是服官本省，便可將他的那位老母迎養到杭，心中很是安適。有一天方和劉中丞談完要緊公事，正想回他運司河下公館的當口，忽見劉中丞笑着，一把抓住他的衣袖道：「杏林莫忙，你不是常常和我說你的爲人，除了文王八卦之外，便覺毫無所長。說到做詩一節，更是眼高手低，你的那些說話，自然都是謙辭，這且不必說牠。但是我也是個翰林出身，應該見過一些好詩，誰知我也和你一樣的手低眼高。近十年之內，真的沒有看見幾首好詩。劉中丞一直說到這裏，方命一個管家取到一捲詩稿，忙去打開，指着好多首宮詞道：「杏林，你

且細細一讀、我說還勝唐人的宮詞呢、徐春榮便去接到手上一看、只見寫着是、

擬古宮詞

鶉鴉聲催夜未央、高燒銀蠟照嚴妝、臺前特設朱墩坐、爲召昭儀讀奏章、  
富貴同誰共久長、劇憐無術媚姑娘、房星乍掩飛霜殿、已報中宮撒膳房、  
椽筆荒唐夢久虛、河陽才調問何如、罡風午夜忽忽甚、玉几休疑末命疏、  
鼎湖龍去已多年、重見照丘版築篇、珍重惠陵純孝意、大官休省水衡錢、  
金屋當年未築成、影娥池畔月華生、玉清追著緣何事、親攬羅衣問小名、  
桂堂南畔最消魂、楚客微辭未忍言、祇是夜浮風露冷、黃輿催送出宮門、  
九重高會集仙桃、玉女眞妃慶內朝、弟座誰陪王母席、延年女宮最嬌嬈、  
未央宮闕自崢嶸、夜靜誰聞吠影聲、想見瑤池春宴罷、楊花二月滿江城、  
河伯軒窗透碧紗、神光入戶湛蘭芽、東風不解傷心事、一夕齊開白奈花、

藏珠通內憶當年、風露青冥忽上仙、重詠景陽宮井句、菱乾月蝕弔嬋娟、  
千門鎮鑰重魚宸、東苑關防一倍真、廿載垂衣勤儉德、愧無椽筆寫光塵、  
各倚錢神列上台、建章門戶一齊開、雲陽宮近甘泉北、兩度秋風落玉槐、  
月檻風闌擬未央、少游新署藝游郎、一時禁樞抄傳遍、誰是凌雲韋仲將、  
書省高才四十年、暗將明德起居編、獨憐批盡三千牘、一卷研神記不傳、  
水殿荷香綽約開、君王青翰看花回、十三宮女同描寫、第一無如阿婉才、  
手摘松珠睡不成、無因得見鳳雛生、綠章爲奏鷄儀殿、不種桐花種女貞、  
詔從南海索鮫珠、更責西戎象載瑜、莫問漁陽鞞鼓事、驪山仙樂總模糊、  
龍耕瑤草已成烟、海國奇芬自古傳、製就好通三島路、載來新泛九江船、  
碧海波澄晝景暄、盡師茶匠各分番、何人射得春燈謎、著得銀鞵便謝恩、  
雲漢無涯象紫宮、昆明池水漢時功、三千犀弩沉潮去、祇在瑤臺一笑中、  
彩鳳搖搖下紫霞、昆山日午未回車、玉釵敲折無人會、高詠青臺雀採花、

筠藍采葉盡吳姝，繚館風輕織作殊。新色綺花千樣好，兒家提調費工夫。斜插雲翹淺抹朱，分明粉黛發南都。榴裙襯出篋幫蝶，學得凌波步也無。春老庭花喜未殘，雲浮翠輦上星壇。縱山笙鶴無消息，惆悵梁新對脈難。

徐春榮一口氣看完了這二十四首宮詞，不禁連連稱贊道：「此詩飄飄欲仙的，是一位才人之筆，此人是誰？老師快快告知門生知道。」門生一定向他學詩，劉中丞聽了，也很高興的答道：「杏林，你既這般傾倒，足見我的老眼猶未花呢。」劉中丞說到這裏，又命一個管家去到上房，取出一大捲稿子紙來，笑着遞與徐春榮道：「杏林，既是如此歡迎此人之詩，我就再給你看牠一個飽了再講。」徐春榮果然看得興起，忙得無暇答話，即在劉中丞的手上，接了那捲詩稿，連忙定睛一看，只見上寫着「山居六十四韻」，下註用九佳全韻，增入九字的九個小字，又不禁咋舌道：「此人真正才大如海，今天我徐某可得着一個做詩的知己了。」劉中丞聽說也笑上一笑道：「杏林，你且看詩呢，真的李杜復生，想亦不過爾爾。」

徐春榮趕忙看去是

息影岩阿足、蕭閒事事皆、橐天符柱史、膠日命靈媧、籬援春栽槿、郊扉晝閉  
柴、野游來廣莫、代謝紀無懷、瀟洒華陽帽、優游關里鞵、棋圖重布子、劍解與  
參差、溪集商同趁、溪居客並佳、拾岡哀橡媪、寒浦挑蓮娃、醜凸深凹畫、朝榮  
夕悴芟、繞庭滋石蔓、支牖斲風榭、嵐壁峯常峭、荒園戶半闔、宗生蒿避莧、夾  
植柳兼榭、哀壑形漳豁、飛泉勢鬱礮、溪暉搖颭豔、淵曲湊滾瀆、地僻防癘瘴、  
風淫慎瘡痂、巾車尋窈窕、虛室納威裊、棲峻捫蘿徑、循流泛荻簿、凝陰羣象  
肅、吹籟八音錯、應律中鳴冒、知更鶴頰鞋、龜供特健藥、鹿繫放生牌、植翳恆  
囹雉、黏蕘競綴蝸、樹雞增夙饌、蓮鮓一作花爰薦清齋、杯喜柶瘠列、瓔將蒜殼斐、  
榮膺宏景賚、食減庾郎鮭、楓槭思朋友、贛瓜餉等儕、霜消蟬噫嘍、月黑狗哇  
噪、酒甕生新潤、琴牀積舊霾、囊盛雲襄襄、筧過水潛潛、草彩遙相接、林光淨  
若措、漁師爭蹈獺、庖子欲羹豺、機汲輪回瀑、村謠答遠甌、閒情調燕雀、微物

富螺廬跌宕從岩隱、彎環步短街、杖藜初翼鑠、躡屨尚徘徊、二句一作坐來能鬼蛾行處尚徘徊鬼蛾並上聲

遠樹低如薺、文莎細如縉、松高疑岱倚、橘老漫逾淮、萬竹青竿亞、雙檉紫穗

挨、蠹深南越桂、蟻聚北宮槐、學種莊生瓠、還移孔墓楷、齊民曾講習、老圃信

癡、淫仰面看飛鳥、停車軾怒蛙、振奇搜越絕、詼詭誌齊諧、汲黯狂猶昔、劉伶

醉可埋、華胥前聖國、阿閼化人階、頭頸周秦籍、心嫌鄭衛哇、雅金稽郭璞、字

解徇徐錯、揚子玄傷巧、相如賦類俳、劬宵蟒火燿、鳴晦翰音喈、整帙標緗帶、

緡經剝翠釵、凌空楊鷲羽、鷲澗邁凡駟、倦几拋書卷、棲塵滿箭鞞、藩維苞枿

鬣、旄節信音乖、漕粟資連舶、傳烽走快輦、幽浪更反側、胡梵漸離佩、颯怨號

無竅、瀾狂浩著涯、求沙虛抱朴、聞唱感洪崖、素髮俄垂領、朱門肯乞媵、儵然

剪白石、甯要佩青縞、轉晷時光迅、繁糞歲暮筵、折梅聊酌醞、煨芋自然藪、撫

杵、杵字音磬延謔笑、投壺止罰哇、五窮仍樂道、一旦敢行怪、風裡見貫休詩噪哇見寒山詩鶻風見相鶴經鶻囉見海賦濊濊見江賦

此數字韻書並不載今以意增用又元微之臥聞會飲詩有三省詎行怪司天却是高語怪字尚字今韻書亦不載

徐春榮一直看完此詩，先把那詩放在櫟上，然後笑着問劉中丞道：此人究竟是那個？劉中丞見問，也哈哈一笑道：此人非別，就是江西萍鄉才子文廷式。孝廉呀，徐春榮聽了，大是驚喜道：他在此地麼？劉中丞道：我也久聞其名，惜乎不能一晤。可巧此地的俞曲園前來推荐於我，我就禮賢下士的請他辦理文案。劉中丞說着，即吩咐戈什哈快把文廷式老爺請來。一時請至，未及介紹，徐春榮急向廷式一揖到地的笑着道：道希<sub>文廷式之字</sub>兄，徐某數年服官貴省，都因老哥出游，未能一聆教言，不圖今天竟作同事，快極快極。文廷式慌忙回禮道：兄弟也是久仰杏翁，現承中丞委充文案，以後倒好常常的請教了。劉中丞接嘴道：你們二位，既是相見恨晚，快去好好的談牠一談。我此刻還得出去拜客，恕不奉陪你們。徐春榮不及答話，即同文廷式去到他的房內，談談政治，講講詩文。結果看時之事不久竟成生死之交，誰知他們雖是二賢相聚，其樂融融，可是法國對於中國，忽因一件交涉問題，居然大動干戈起來，不到幾時，竟將他們的海軍開

入福建、以及浙江的鎮海地方，朝廷得信，頓時大着其慌，連連幾道上諭，分給閩浙督撫，說着我國的海軍，萬萬不是法國所敵，只有一任他們向我們開炮，我們這邊，非奉上諭，不准還炮，當下徐春榮第一個便跳了起來，對着劉中丞說道：這道上諭，萬萬不能照辦，至於說到我們中國的海軍，不能對敵外人，此言誠然，誠然，但是現在已經到了兩國開釁，如何可以只准人家開炮，我們不得還擊，豈非亘古所無的奇事，此時文廷式也在座中，便先驢言道：杏翁身居全省營務處，又是兼統水陸各軍，以職守言，當然如此論調，不過兄弟曾經聽得人說，我國的所有海軍經費，全部已經移作修造頤和園之需的了，這個海軍，如何能夠對敵，杏翁須要通盤籌算才好，劉中丞連連點頭道：道希之言，極是，倒是和我一般見解，徐春榮聽說，微微地一笑道：道翁所說海軍經費移作修造頤和園的說話，本來不錯，但是內中還有一點區別，頤和園的修造經費，並非純移海軍經費，却是太后准了李連英之計，開了一個新海防捐，這個新

海附捐的捐款，倒是全用在頤和園裡的了，我國海軍，雖然不敵外人，只要做將官的調度有法，未必不可一戰。劉中丞道：杏林，你的軍事之學，我自然相信你的，其奈兩宮和恭王不相信我，說也枉然。徐春榮聽到這句，方才垂首無言。文廷式道：鎮海方面，既有法國兵艦侵入，我又知道他們的統帥，名叫哥拔，却是一位名將，中丞職守所在，似也不能不防一下。劉中丞本來很信用文廷式的，當下便一面點頭稱是，一面又對徐春榮說道：既是如此，別個人去，我自然不甚放心，只有杏林親到鎮海一趟。劉中丞說了這句，又朝徐春榮看上一眼。道上諭的說話，誰敢不遵，倘若有人不奉我令，就向法艦開炮，只有請你立刻砍他腦袋。徐春榮聽話，只好強勉答應而去。一天到了鎮海，那裏的提台鎮台，因為撫台本是掛有兵部侍郎銜，可以統屬提鎮的，全省營務處，又是替代撫台辦事的，自然都來迎接，并想打聽撫台的意旨。徐春榮不便相瞞，老實告知一切，提台鎮台都說徐營務處，既然到此，我們悉聽調度辦理，不敢妄參末議。

就是徐春榮皺眉答道：兄弟自然不敢不遵上諭，以及撫帥的意旨，但是也得見事行事，總不見得一任法兵佔了我們的浙江吧。提台鎮台都是官場老手，如何肯來負責，當下無非唯唯連聲，貌似奉命而已。貌似奉命四字，簡直活畫其人。徐春榮等得送走提台鎮台之後，即與道府各縣談了一陣公事，又去親自勘過敵艦的形勢，方才密稟他的老師，有一天晚上，徐春榮業已安睡，忽在睡夢之中，陡被一聲轟隆隆的大炮聲響，將他驚醒，赶忙派人出去查問，尙未據報，已見那個炮台官魏占魁慌裏慌張的奔來稟見，徐春榮先問方才所開之炮，究奉何人命令，魏占魁赶忙請上一個安道，回營務處的話，標下該死，尙求營務處准許標下將話說完，再行治罪，徐春榮忙不迭的答話道：治罪事小，防敵事大，現在敵人方面怎樣，魏占魁又抖擻凜凜的說道：我們開過一炮之後，敵艦倒說漸漸退去，徐春榮聽了，方才把心稍稍放下一壁，命人再去探聽，一壁始問魏占魁道：這樣說來，此炮乃是足下命放的了，魏占魁很快的答道：標下又不是不要這個

腦袋的，怎麼敢放，說着，立即退至門外，忽然帶入一個酒醉糊塗的大漢，令他跪在地上，又恨得要死的指着那個大漢說道：此人名叫吳杰，號叫吉人，乃是炮台一個守兵，今天晚上，不知怎麼貪飲了幾杯黃湯，竟敢不奉命令，胆敢開此一炮，魏占魁還待再說，那個吳吉人，忽來接口道：小人今天晚上，確屬多喝了幾杯熱酒，睡得糊裏糊塗的當口，陡然肚子大痛，忽想尋個地方出恭，一瞧炮台頂上，有風吹着涼快，就到那兒前去出恭，不料剛才出到一半頭上，陡聞一陣軋軋的聲響，趕忙抬頭一望，只見一隻極大的外國兵船，直向我那炮台前面開至，小人一時心慌，只好急把炮門一扳，立即開出一炮，可巧那炮剛剛打中那隻大兵船的瞭望台上，那隻兵船陡然停止駛行，沒有半刻，已經漸漸退去，吳吉人說到這裏，正待去向徐春榮求饒的時候，魏占魁忽去，朝他臉上，死命吐上一口口水道：你這個黃霸蛋，自然是糊裏糊塗，你不曉得你老子的，一個吃飯傢伙，已經被你鬧掉了，徐春榮聽說，連忙搖手止住，正是：

小兵雖是能開炮、大將還須會識人、

不知徐春榮要說何話、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先文後武、均屬名貴材料、再加布局得法、洵有令人愛不釋卷之  
伎也、佩服、

第八十八回 見白猿晚年生蠢子 墮黑虎垂暮憐家孫

徐春榮本來稍知一點相術，起先一見那個魏占魁帶入一個大漢，雖然還是酒氣薰人，講話舌頭發木，但是見他那張五嶽朝天的面貌，已是心裏一驚，極至聽他聲音洪亮，說話又極老實，將來必能大貴，所以趕忙搖手將那魏占魁阻止，方去問着吳吉人道：「你的擅自開炮，難道不知道你是一個小兵，沒有這個權力的麼？」吳吉人因見這位徐營務處的臉上，仍是和靄之色，沒有甚麼怒容，也是他的官星高照，福至心靈起來，當下便大胆的答道：「回大人的話，小人當時一見那隻大兵船，輒開至，倘然先被他們開炮，燬了我們炮台，這個鎮海地方，便爲外人所佔，小人想想，國防事大，違旨事小，小人就是因此砍頭，大人也會憐憫小人一點愚忠，能夠撫卹小人妻子的。」說得漂亮徐春榮聽到此地，不禁肅然起敬的答道：「我們有兵如此，何以不可一戰，說着，卽對魏占魁道：「此人頗有見識，不是其他小兵可比，你且將他帶去好好看管，撫台那兒，由我替他

設法便了，吳吉人一聽徐春榮如此說法，連忙伏在地上磕上幾個響頭，便隨他們的炮台官而去。此時前去探聽外艦的那個差官，業已回來，徐春榮問他打聽怎樣，那個差官回話道：「沐恩親去打聽，那些外艦確有似要退出之意，徐春榮聽了，便去占上一卦，看了爻辭，已知其意，胆子越加大了起來，正在自擬打給撫台的電稿，又見一個差官來稟道：『鎮海電報局王委員說有要公稟見徐春榮，即命導入，談了幾句，始知那個王委員因見撫台派在鎮海的坐探委員已將吳吉人擅自開炮的事情，業已先行電稟撫台去了，乃是前來討好的。』」

上海的申報是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那天發行的電報是光緒初年開辦的，不過每省只有一二個電報局。

徐春榮命他退去，即將吳吉人雖然擅自開

炮，其中別有原因，可否將他赦免，但將他自己失察的處分，儘管加重辦理的說話，寫在上面打給撫台，及接回電，仍命速將吳吉人即行正法，并將炮台官魏占魁發交縣裏管押，聽候參處。至於徐春榮的失察處分，一字未提。

就是私而忘公，師生交情。

徐春榮看完電報，却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個姓吳的，無論爲公爲私，我須保他。」

性命況且敵艦既將退去，卦辭又是十分吉祥，我只有再電我們那位文道希，請他再在撫台前竭力說項。徐春榮說了這話，忙又打上一個長電給那文廷式，托他進言，及至再接回電，仍是沒有效力。徐春榮一時沒有法子，他就索性發了一個電給他老師，說是吳吉人有三不可斬之理，他自己倒有三可斬之理，要請劉秉璋立即派人前去接辦他那營務處以及統領水陸各軍等差，俾得單身晉省聽候參辦之語。劉秉璋接到電報，不覺又氣又急，氣的是他這位多年的門生，竟因一個小兵之事，其實關於國防和他鬧起標勁起來，急的是連連的殺了那個吳吉人，朝廷恐怕還要見罪下來。劉秉璋一個人氣了一陣，急了一陣，只得把那文廷式文案請至商議。文廷式先自笑上一笑道：徐杏林的詩文，文某還可與他相埒，若論他的戰略，不是文某在中丞面上說句不好聽的言語，文某不必說了，恐怕浙江全省之中的文武官吏，沒人及得他來。況且他與一個小兵，非親非故，何必如此，其中必有甚應道理。劉秉璋不待文廷式說

完慌忙接口道：「你的說話自然有理，我與杏林乃是多年的師生，我的做官誰不知道都是他在幫我，不過這樁事情，非我可以作主，倘若兩宮見罪下來，如何是好？」劉公忠厚有餘，才具却不開展。文廷式又笑着道：「中丞若是單爲此事，何不電令杏林來省當面一商，我料他一定有話對付兩宮。」劉秉璋又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我真老昏了，今天虧你提醒，不然杏林真的和我鬧了脾氣，我也只有馬上一個摺子告病回家，吃老米飯去。」文廷式因見劉秉璋迂得可憐，便不和他多說，立即擬上一個電稿，送給劉秉璋看過，當即發出。那知一連三天沒有回電，北京軍機處理責備的電報，却先來了。劉秉璋忙命文廷式譯出一看，只見寫着是：

浙江劉撫台勛鑒，頃奉兩宮面諭，據掌陝西道監察御史奚鹿奏稱，前奉上諭明白曉諭，着令閩浙督撫，雖有外艦開至，不准先行開炮，以睦邦交。真正話外國

兵艦開至內地早已變自彼開尙有何邦交之可言，前清擬上諭之章京顛預如是。

臣某風聞某月日，浙江鎮海違旨擅開一炮，該炮

究爲何人所發，應令浙江撫臣劉秉璋明白覆奏，並治違旨之罪等話，着劉

秉璋飛即明白電奏，并將外艦被擊之後如何情形一併奏聞，貴撫接電，希即查明奏報，免勞兩宮聖慮，是爲至要。

軍機處印

劉秉璋還沒看完，已在搖頭不已，及至看畢，便把那封電報向那公事檯上一丟，蹀着脚的自語道：「杏林害我，杏林害我！」那知劉秉璋的第二個我字，剛剛離嘴，只見一個戈什哈報入道：「徐營務處到了。」劉秉璋一聽此話，連連揮手道：「快叫他進來，等得戈什哈將徐春榮請入。」劉秉璋忙不迭指着那個電報，氣喘喘的對着徐春榮說道：「你看你看。」四字繪出急迫之狀怎麼得了，徐春榮倒很鎮定的先去看過電報，方始叫了劉秉璋一聲道：「老師，門生要替老師道喜，這位御史而且只好白參的了。」劉秉璋不等徐春榮說完，忙又站了起來，一把抓住徐春榮的臂膀道：「杏林，你在怎講？」徐春榮笑上一笑，且不答話，反而先朝文廷式拱拱手道：「兄弟出差，此地的公事更忙了，道翁偏勞得很，文廷式生怕劉秉璋着急，趕忙一邊恩恩還禮，一邊問道：『中丞有何可喜之事？』要末那個吳吉人的一大炮。」

竟把外國人打跑了，徐春榮又笑着接口道：「豈敢不是如此，我們這位老師的喜從何來呢？」劉秉璋此時早已歸坐，一聽此言，急又站起道：「杏林，你快坐下說呢，你再不說，真的要把我急死了。」徐春榮聽說，先請劉秉璋和文廷式一齊坐下，自己方去坐下道：「老師部下，有此好兵，真正可喜。」吳吉人自從開炮之後，他們的炮台官馬上把他抓去見我，據吳吉人說，他是有心開炮的，劉秉璋又不得徐春榮往下說完，忙攔着話頭道：「該死該死，他的腦袋不值錢，我的這個封疆大員，怎樣可以違旨呢？」文廷式接口道：「中丞莫急，且讓我們杏翁說完再講。」劉秉璋又對着徐春榮亂揮其手的說道：「你說你說。」徐春榮又接說道：「老師，你老人家怎麼這般性急，一個巡撫不做，有何要緊，能夠一炮打死了一個外國元帥，豈不大好？」文廷式和劉秉璋又一齊驚問道：「難道那個哥拔元帥，真被吳吉人一炮打死了麼？」這倒真是一件可喜之事。徐春榮點點頭答道：「在吳吉人恩恩開炮之際，雖然不知哥拔就在那隻兵艦的瞭望台上，但他知道一被

外國人先行開炮，那座炮台必定被燬無疑。他能冒了殺頭之罪，前去開炮，那炮無論能否打死敵人，總是可嘉之事。現在也是吳吉人的福命，倒說那個哥拔竟被一炮打死，所有全部的外艦，統統退出鎮海去了。劉秉璋聽完拍着手的大喜道：「這是杏林的調度有方，功勞很是不小。」說着，又朝文廷式大笑道：「你們二人，快快替我擬這覆那軍機處的電稿。」文廷式即與徐春榮斟酌一下，照直而說，擬成電稿，不過末了加上幾句，可否將那吳吉人即以都司歸撫標補用。劉秉璋看過，即行發出，兩宮見了，自然一一准奏。誰知法國的兵艦，雖在浙江失利，却在福建得手。閩浙總督本是一個姓赫的將軍護理，一時無法對付法人，只得飛奏朝廷求援。朝廷即授兩江總督左宗棠爲欽差大臣，迅速率兵入閩，督辦軍務。并且電諭浙撫劉秉璋協助。劉秉璋奉到那道諭，忽又着慌起來。徐春榮文廷式二人忙勸着他道：「左相侯本是一位老軍務，朝廷又極信用他，既前去，兵餉兩項，決計沒人掣他之肘。我們此地，只要遣兵協餉，已盡責。」

任何必發愁、劉秉璋急將眼睛望着徐文二人道、左季高倘若要調你們二人前去、我可不能答應他的、

劉氏信人之專是他平生長處

徐文二人笑答道、中丞放心、我們二人當

然在此報効、劉秉璋還待再說、忽見一個跑上房的小戈什哈、走來報喜道、替大人道喜、四姨太太生下一位少爺、劉秉璋尚未答話、徐文二人忙向他去道喜、劉秉璋微蹙其眉的說道、我的孩子多了、再養個把、沒甚關係、說着、望了徐春榮一眼道、你在外邊忙了半生、今年已是四十八歲、最好趕快養下一個小子才好呢、文廷式笑問徐春榮道、杏翁還沒少爺麼、徐春榮點點頭道、內人曾經養過一個、僅到七歲上便夭亡了、道翁幾位世兄、文廷式又笑答道、前年養下一個、取名永譽、小字公達、孩子倒還伶俐、徐春榮道、聽說寶眷、尚在廣東、何不接到此地、文廷式道、來春兄弟還想北上會試、倘能徼倖、那時打算再接家眷、劉秉璋笑着接嘴道、道希的才華、一定能夠大魁天下的、文廷式連連謙虛幾句、又問徐春榮道、杏翁可有如夫人麼、劉秉璋笑說道、我聽我們內人說起、

似乎杏林的第三位萬氏如夫人，不是業已坐喜了麼？徐春榮也笑答道：「落在來春二月，不知如何，他們三個談上一陣，方始各散，等得封印開印，

前濟官場照例十二月十九封印正

月十九開印

之後，轉眼已是光緒十年二月初上，徐春榮因爲年已半百，望子情切，就

在那兩天，去向院上請上幾天事假，只在家中閒着，一天已是初九的晚上，萬

氏夫人

即作者之生母徐公納於高安

業已發動，收生婆也已伺候在旁，徐春榮因事走過萬氏夫

人房外，覺着產母房內寂靜無聲，順腳止步，忽將門簾擡起一看，那知不看倒

也罷了，這一看，只把這位久經戰陣的徐營務處，驚得目定口呆起來，你道爲

何？原來徐春榮那時所見的，却是一個千年老白猿，正在房裏蹀跳，正待喚人

去捉那隻老白猿，猶未來得及出聲的當口，陡見那位萬氏夫人，一個人在她

牀上，似乎驚醒轉來的樣子，已在抖擻擻的大喊道：「房裏有隻老猿子，大家爲

何不來捉牠？」徐春榮一聽萬氏夫人如此在喊，便也不管是否血房，一脚奔入，

不料一個眼花，那隻老猿子忽又不見，同時復見萬氏夫人，又在喊她腹痛，收

生婆趕忙上去伺候，早已生下一個孩子。

原來作者是隻老猿投生平時專食水果，現在凡是哲身之友無不稱爲水果大王。

徐春榮當

時瞧見產母平安，所生孩子，諒是那隻老猿投胎，無論此子將來怎樣，總覺有些來歷，心下一個高興，連忙奔出房外，一脚上院，報知他的老師知道。劉秉璋一聽他這門生，已卜弄璋之喜，連連把文廷式請至，告知其事。徐春榮又將他們夫婦二人，一同見那老白猿之事，說給大家聽了。劉秉璋先笑着的說道：杏林本是一個孝子，幫同打平長毛，又不居功，更是一個忠臣，晚年能得此子，定是老天賜報吧。文廷式既是才子，自然無書不覽，對於那些星相之學，並能了解真諦，當下也忙插嘴對着徐春榮笑道：今年乃是甲申年，二月乃是丁卯月，今天初九，乃是乙卯日，文廷式說到這句，又在掐指一算道：此刻正是戌時，乃是丙戌時辰，此子却是一個倒三奇格。劉秉璋忙問怎麼叫做倒三奇格。徐春榮接口道：甲乙丙丁，謂之順三奇格，此子既是甲申、丁卯、乙卯、丙戌，謂之倒三奇格，倒三奇格自然不及順三奇格。文廷式又笑着道：只要成格便好。劉秉璋

道古來神龍老猿投生之事，不一而足。此子將來必定跨灶，徐春榮皺眉道：門生生平一無所長，此子即照老師的金口，將來能夠跨灶，門生想來也不至於怎樣。要末門生把我這個文王卦的學問傳授給他吧。文廷式道：以我看來，此子異日必負一點文名。劉秉璋道：他這八字能入詞林麼。文廷式道：點林的未必一定成名，成名的未必一定點林。點林僅能一時，成名却是千古。

作者十一歲即入泮兩次御試荐而

未傳科舉既停納粟報捐知縣聽鼓吳門年弱冠即奉蘇撫端方派往日本學習法律復自費入早稻田大學得文科學士少年即擅長稗官之學當其留學日本時浙江留日學生辦有浙江潮雜誌作者之豹皮錄長篇小說早為日本帝國大學教授梅謙次郎文學博士大為贊許業經成名海外內渡後服官江蘇浙江直隸山西四川等省均有政聲近來在滬作寓公詩學極為樊榭山易碩甫諸前輩所譽有養花軒詩鈔行世所著小說不下五六十種如官眷香夢記香海奇俠傳香國春秋皆屬成名之作

徐春榮

笑着接口道：寒家毫無積德，安敢望此。說着忽然自己失笑起來道：現在還是一個膿血泡，只要家慈能有抱孫之樂，也就罷了。文廷式却正色道：兄弟本是一個博而不專的人物，但是平常偶爾鑒人，倒還不差甚麼，就是小兒永譽將來也能得到一點點的虛聲。劉秉璋聽了，很樂意的呵呵大笑道：你們二人之子，只要將來能夠都負文名，我縱不能親見，也很開心。徐文二人自然一同謙

遜幾句、方才退出、做書的做到此地、却要鄭重表明一聲、以上這些說話、都是先妣萬氏太夫人以後告知我的、當時先嚴和之道希世叔、各人望子心切、情不自禁、或有這些議論、現在文公達老世兄、確已負着很好的文名、做書的呢、完全是個不學無術之徒、一生事業、毫無足述、至於作幾句歪詩、編幾部小說、不過一個高等文丐而已、這段小說、不過不敢忘記先嚴先輩的口澤、斷斷不敢假此自炫、特將蠢子二字標題、讀者諸君、或能見諒、不過我在三四歲的時候、却有一段極危險而又希奇的事情、至今已有一四十四五年之久了、做縣的那班父老、猶作掌故講述、我們白岩村的老宅、乃是依山爲屋的、所以五層樓上、還有花園草地、先祖妣童太夫人在日、卽在那個花園草地之上、蓋上一座茅竹涼亭、涼亭緊靠先祖妣的臥房、由那臥房去到涼亭、必須經一座七八尺長、二尺多寬的小小板橋、橋下便是萬丈深坑、五層樓下的傭人、每日總在那個坑裏淘米洗菜、有時昂首向上一望、好比上海南京路上望着先施公司最

高一層樓上，還要高些，因此板橋的左右，復用幾根竹子，做成橋欄，以防不測。當時無論何人走過那座板橋，從來不敢扶着橋欄，往下一望的。描寫這座板橋已屬萬分危險。先

祖妣那時已有八十二歲的了，她老人家却有七子六壻。董太夫人洵有福氣，僅比古時七子八壻的郭汾陽少了二壻。孫

兒孫女大概也有二三十人之多，先嚴因是長子，我就是個長孫，先祖妣未免更加溺愛我些，也是有的，所以先祖妣每每諭知所有一班孫兒孫女的乳媪，不准抱着小孫到她那座涼亭，因要走過那座板橋，未免總帶幾分危險性質，這也是她老人家有了經驗之談，有一年的夏天，先祖妣正在那座涼亭之上，和那族中父老圍坐納涼的當口，陡見一隻極大極大的斑斕猛虎，就朝她們人叢之中奔去，大家自然飛奔的四散逃開，那隻猛虎，因見板橋那邊還有屋宇，不知怎麼一來，就向那座板橋之上奔了過去，不料虎的身體巨大，板橋太窄，倒說一被虎的身禮一擠，左右兩邊的橋欄，頓時拆斷，那隻猛虎，也是牠的晦氣，砰的一聲，墮落橋下坑裏，立時跌成頭碎骨折，一個身體，成爲數段，一種

慘怕的樣子，連那一班久與鹿豕爲伍的鄉下人見了，都沒胆子前去正眼覷牠。先祖妣自從瞧見跌死那虎之後，常常以此爲戒，不准先慈以及乳媪帶我前去定省。這句說話，還是我在一週歲的當口，及至我到四歲那年上，先慈又把我從杭州帶到白岩老屋裏去，探望她的婆婆。先祖妣因見愛媳衆孫，又由任所去到她的那兒，自然十分歡喜，就命先慈以及我的乳媪帶了我，住在她老人家的臥房。每逢我要惦祖母，總是她老人家從那涼亭上回到臥房，從來不准乳媪將我抱到涼亭上去的。我那乳媪也知先嚴當時僅有我那一個寶貝，每日每晚也不准我離她一步。有一天的中上，我那乳媪抱着我的身子，和她一起午睡，等我一個人醒轉一瞧，乳媪正在做她好夢，我當時推她不醒，又因房內一個沒有大人，忽然想到先祖妣常常地給我對課，課一對上，便有糖果賞賜，一時等候不及，於是悄悄的起下牀去，一個人一摸兩摸的摸到那座板橋。不料這天正有兩個木匠在修那座板橋，那時木匠剛去小便，橋欄旣已

卸去橋板的一端、僅僅乎搭在先祖妣臥房外面、還有一端、搭在涼亭子的階前、兩塊極薄極軟的橋板、擱在那個萬丈深坑之上、莫說是人不敢走過、就是一隻小小的螞蟻、牠若有些智識、也決計不敢爬過去的、獨有那時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個我、竟會一個人摸至橋邊、剛剛踏上橋板、橋板陡然軋軋的一軟、我就撲的一聲、一脚滑下橋去、正是、

縱有慈親防後患、那知稚子已前趨、

不知那時業已滑下橋去的我、究竟怎樣危險、此句令人笑死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作者描寫自己之事、極難着筆、而有如此細膩文字、確屬斲輪老手、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八十八回

一四〇二

第八十九回 欽差憂國難不許過年 幫辦扮商家偏來討賬

當時的我、年紀雖僅四歲、倒說一經失足滑下那座板橋之後、也會嚇得帶哭帶喊的一面在叫乳媪、一面已將左右兩隻小手、彷彿像那郎中先生在按病人脈息的樣子一般、駢了兩手雙指、搭在橋板之上、一個小身體懸在下面、又似吊桶一樣、那知那座橋板、因爲業已腐舊、所以在叫木匠修理、我的身子雖小、那座腐舊的橋板、早已禁受不起、只在那兒軋軋的作響、大有立時立刻就要不必等我身子離牠墮下、牠也不能自保其身、作者現名哲身 卽由此事而取同時我那兩隻小小的臂膀、試問有何長久氣力、正在危險得一百二十四萬分的當口、虧作者當時 做出此事此

時寫出此事註  
者已經嚇死了

我那乳媪睡在夢中、陡見一隻極大極大的老白猴子、一脚奔到她的牀前、拚命的把她推醒、乳媪一被那隻老白猴子推醒、一見我那個人不在她的身邊、情知闖了大禍、趕忙不要命連跌帶跑的奔到那座橋邊、一眼瞧見我已力竭聲嘶、兩隻手臂已在那兒發顫、她忙心下先定一個主見、然後將身

輕輕的跪伏在那橋板的一端，飛快的把我身子一抓，同時用她雙腳忙不迭的一縮，我和乳媪二人，方能到了裏邊，這樣一來，那時的我，現下在此胡謔瞎道冒充小說家的徐哲身，總算保牢一條小小狗命。哈哈滑極矣這末當時我那乳媪，究是一個甚麼主見呢，原來她已撫領了我四年，知道我是徐家的一個活寶，倘真不幸有個差地，她就跟着一同跳下橋去，葬身坑底了事，她的輕輕跪伏橋板，更是恐怕她的身子重，橋板輕，倘一震動，那還了得，這個小心之處，雖是我那乳媪，因已拚出性命，反而能夠鎮靜下來，其實還是我這個人，應該要在這個世界上，吃牠幾十年的苦，否則爲我個人計，當時一墮而死，誠如先嚴所謂，不過一個膿血泡罷了，這是我孩提時的把戲，却與本書無關，再來接說那時先嚴既生我這蠢子之後，對於國家公事，越加認真，一天聽說左宗棠已經駐節福建馬關，因爲憂憤時事，有如心疾，每天只在營中喊着娃子們，娃子即小孩之稱四川廣西貴州雲南都是這般土音左氏不知何處學來也快快造飯，料理裹腳草鞋，今兒老子要打洋人的說話，便去和

文廷式商酌道、左相侯、今年已是七十開外的年紀了、倘若真的得了心疾、如何能夠再去對付洋人、兄弟要想親到福建一趟、我們中丞一定不放、可否請兄代我一行文廷式聽說、把他五官蹙在一起的答話道、杏翁還不知道麼、兄弟已向中丞請了假了、明後天就得北上會試、徐春榮不待文廷式講畢、忙接口道、哦倒忘了此事、這末兄弟還就得替老兄餞行、文廷式連連搖手道、現在正是多事之秋、我們兩個的交誼、決計不在形式、杏翁還是去和中丞商量福建的事情吧、因爲本有上諭叫中丞協助左相侯的、徐春榮聽說、只好笑着答道、老兄見教極是、這末兄弟連那送行的虛文俗套、一起捐免、文廷式因爲行期已促、便去忙他私事、徐春榮也與劉秉璋商酌一會、立即派了一個名叫徐浦臣的參將、去到馬江、和左宗棠面陳協餉調兵等事、及至趕到馬江、方知左宗棠並沒甚麼心疾、無非厭惡洋人之意、很覺厲害、民間不知底蘊、有些謠傳而已、一天馬江的總兵樓大成、因想巴結這位左欽差起見、就借他那五秩大

慶之期、設讌演劇、左宗棠親自點了一齣岳飛大勝全兀朮的戲文、當場文武各官、已知其意、趕忙恭維左宗棠道、侯爺從前威服俄人、現在又來打這法人、似乎更比岳武穆還要有功、左宗棠聽了方才呵呵大笑起來道、諸位這些說話、未免太覺恭維老朽了、老朽從前打平浙江的長毛、又把安徽河南山東一帶的捻匪剿平、後來去到陝甘、也把積年作亂的回匪、辦得平平安安、伊犁之事、若非我和劉錦棠等人、陳兵以待、恐怕那位曾劄剛襲侯和那俄人的交涉、也沒如此順手、左宗棠一邊這般說著、一邊又在大咳其嗽、咳了一陣、又笑着指指戲台道、今天乃是樓鎮台的生日、老朽只好隨和一些、老朽在那省城裏的時候、那天正是元旦、大家也在演劇、我便問楊石泉制軍、即楊昌濬今兒甚麼日子、他說在過新年、我說不准過年、我要立即出隊去打洋人、恐怕洋人要趁我們過年當口、偷打廈門、我要去打前敵、楊石泉說洋人懼怕侯爺、不敢來的、我說這話不可靠的、我當初以四品京堂、去打浙江長毛、不是他們怕我、打陝甘

回子打新疆回子也都不是他們怕我，我却不管他們怕不怕我，我只要打楊石泉，仍是再三阻止，我故來到此間，今天這個衙門裏又有唱戲，我怕洋人打來，文武各官一直聽完，忙又一齊答稱道：侯爺不必怕，洋人定懼侯爺的威名，怎敢打來。左宗棠搖搖頭道：楊石泉不是羅羅山門人，這個福建太糟。左宗棠說到這裏，忽見他的戈什哈報進道：福州將軍穆圖善、穆大人親自來此拜會。左宗棠一楞道：他來何事？他在陝甘害死了我的劉松山，還有好多少大將，也是他害的，所以我在省城不喜見他，誰知左宗棠自願自的在說，那位穆將軍却已自願自的走進來了。左宗棠一見穆圖善自己走入，只好念他是皇帝一塊土上的人，慢慢地離席起座，方請穆圖善升坑。穆圖善見着左宗棠很守規矩，不敢就去升坑，原來清朝的官制有真欽差、假欽差之分，真欽差是上諭上面有那欽差大臣字樣，如從前曾文正的欽差大臣、年羹堯的欽差大臣、岳鍾祺的欽差大臣，那時左宗棠的欽差大臣，這個欽差大臣方算真欽差，照例可

以札飭督撫將軍的，若是上諭上面沒有欽差大臣字樣，僅僅乎由軍機處派出，這是翰詹科道以及六部司員都可以的，這個謂之假欽差。假欽差便沒多大威權，當時左宗棠既是真欽差，穆圖善自然不敢和他升坑。左宗棠又把他的一手一擋道，你就坐下吧。我只問你前來見我何事。穆圖善只得戰戰兢兢的坐下道：晚生因聞侯爺自己要去打前敵，特地趕來阻攔。左宗棠忽突出眼珠子問道：此話怎講。穆圖善道：侯爺在此，却是一軍的元戎，只宜坐鎮，倘若真的去打前敵，只有我們將軍總督前去。左宗棠忽又流着淚的說道：那不行，你們二位已是大官，你們去得，我也去得。太后待我真好，當我是個心腹，故此將這欽差給我。穆圖善聽到這句，便不待左宗棠往下再講，忙攔着話頭道：晚生的不教侯爺親自去打前敵，正是爲了太后倚重侯爺。晚生和楊總督兩個，雖是大官，無非一個普通臣子罷了，怎麼及得侯爺一身關乎大局的呢。左宗棠聽了半晌無語，直過一會，方始拭乾淚痕，望了穆圖善一眼道：既是如此，你們二

人也不必去，我命諸位統領前去，但是不准他們一人不去。穆圖善見已止住。左宗棠了，便又很命的恭維了左宗棠一番，方始告辭回省。左宗棠送出穆圖善之後，重又入席，執杯在手，一邊顫着，一邊問着樓鎮台和文武各官道：「你們諸位可知道穆將軍來此何爲？衆官答稱不知。」左宗棠太息道：「他在蘭州時候，硬說劉松山激成馬化澂變叛，劉松山的戰死，完全倒是他所激成的。現在因爲我是特旨的欽差大臣，怕我借了這個洋鬼子之事參他，有意來此巴結巴結，消消我的氣的。」樓鎮台首先答道：「穆將軍本和前任總督何璟一鼻孔出氣的，有一天何制台聽說法國兵艦將要殺到此地，馬江來了，忙去拜佛念經，說是菩薩會得保佑，穆將軍恐怕何制台如此行爲，民間必要不服，福建的一班京官也要羣起而攻的。」奏參便上一個條陳，給何制台主張立用大石，把此地馬江到台江。台江即福州去的水路，統統填平，免得法國兵艦直駛省城。何制台認爲奇計，立即下令照辦，不防法國兵艦，雖因有石填滿江底，不能直駛省垣，可是

此地附近一帶的百姓，竟被外國大炮打死論千論萬，後來有人參了何制台幾本，何制台拏問進京，這位楊石泉制台始來繼任，楊制台倒底在侯爺部下辦過事的，一切調度，比較的勝過何制台不少，現在穆將軍暗底下很與楊制台不睦，敘述左氏未到福建以前之事謂之簡筆現在我們福建的兵權，侯爺千萬不可分給穆將軍去，左宗棠點頭稱是道：貴鎮所陳，我全知道，穆將軍的來此消我之氣，第二步就是要想來分我的兵權，左宗棠說到這裏，忽把棹子大拍一下，又氣烘烘的自語道：老實說一聲，我可沒有第二個劉松山，再被他來害死了，衆官同聲道：侯爺本是軍務老手，自然不上穆將軍之當，自然不懼法人，不過春秋已高，須得好好保全精神，以支國家危局，最好是何不奏調從前的幾位部下來此，也好替替侯爺的手腳，左宗棠聽說，便望了一眼大衆道：諸位愛我這個老朽，也未免太過了，話雖如此，我早打算奏調一個懂得水師的幫手，樓鎮台接口道：現在水師人材，真個很是缺乏，左宗棠不待樓鎮台往下再說，忙接嘴道：我倒想到

一位好手了，衆官問是那位，左宗棠撚着鬚的笑答道：你們說說看，楊厚菴楊軍門如何呢？衆官聽了無不大喜道：侯爺能夠請他到來，還有甚麼說的，但他已歸隱長久，不願再出來做事吧？左宗棠搖搖頭道：厚菴窮得要死，不是鮑春霆還有良心，一前提恐怕這一位中興水師名將，早已餓成乾餅的了，人家前去找他，他自然不肯來的，我這左老三若去找他，他就不好意思不來，衆官一聽左宗棠要去請那楊載福前來，大家自然放心不少，及至席散，左宗棠連夜一個電奏，請派楊載福幫辦福建軍務，那時朝廷本來十分倚重左宗棠的，自然立即准奏，楊載福果然不好推却，左宗棠的保奏，尅日來到馬江接印，左宗棠一見楊載福之面，一把就將他抓住道：楊老福，你真的前來帮你老大哥的忙麼？楊載福含笑的答道：老大哥的忙，固然不敢不幫，但是大清朝的天下，也是我們湖南人在那長毛手中奪回來的，難道真好讓這法國的洋鬼子，又來搶去不成？當時湘省人確居大功的多，對於洋鬼子三個字尤作口頭禪。左宗棠聽說，方命衆官見過楊載福，楊幫辦之後，

然後一同坐下，商議對付法人之事。楊載福先把他那八字鬚勒上二勒，睜眼

望着左宗棠說道：「老帥，」

舊屬稱呼上司不問上司現在做到何官何職均以老帥稱之楊載福雖非舊屬照例視左如會

我知洋鬼子現在正在去

到本國調兵，我們趁他們還未到來的時候，趕緊陳兵廈門四面山頭，況且老

帥打長毛，打捻匪，打回匪，打俄國洋鬼子，法國的洋鬼子沒有不知道的，我敢

料定一見老帥的旗號，不敢正眼窺視，說着，又向左宗棠附耳時說道：「我再親

率水師，出其不意，突然靠近他們洋船，前去搶他大炮，大炮這樣東西，只能打

遠，不能打近，打仗的人，只要不怕死，自然反而能夠不死，」

此語如今一樣可用

兵法上所說，

置諸死地而後有生，就是此意。左宗棠聽了高興得跳了起來，道：「楊老福你真

正是位老當益壯的好手，我就馬上下令，立即照辦。」

重一句寫其神氣

楊載福便即退下，

自去料理。不到幾天，廈門隣近各山，均已布置妥貼。剛剛妥貼，法國的大隊兵

艦果已到來，尚在距離廈門五十里地的海面，洋人掣出探海燈一照，瞧見廈

門沿海各個山頭，全行豎起左恪靖侯的紅旗，知有準備。一個帶兵官連連對

着手下的洋兵曉諭道、中國的左宗棠厲害、還是設法議和、弄點賠款回去吧、洋兵聽說、大家於是噤哩咕嚕了一陣、真的不敢去攻廈門、那時楊載福雖有準備、因見法國兵艦、未近廈門、却也無法上去搶炮、這般的相持了一兩個多月、另外的幾大隊法艦、已經侵入台灣腹地去了、左宗棠得到報告、急將楊載福請回馬江、要他親赴台灣拒敵、楊載福自然一口答應、左宗棠悄悄的對他說道、你真肯去、須得萬分機密、楊載福也低聲答道、老師放心、此去好歹雖然不知、我總憑我智力行事、左宗棠連稱好好、楊載福回至他的行轅、尚未坐定、他的一班好友、已經得信前來阻止道、厚菴、台灣很是危險、你可去不得的、楊載福領首至再的答道、我要保我老命、不去不去、一班好友剛剛走出、又是一班舊日同寅奔至、也是勸止道、楊軍門、法國的洋鬼子厲害、台灣又是孤島、糧餉難以接濟、千萬不可去的、楊載福又連連稱是道、同寅如此愛我老楊、我又不是傻子、不去不去、一班同寅去後未久、他一班文的部屬、又來進謁、楊載福

仍舊說是不去、文的部屬走後、一班武的部屬又來進謁、楊載福仍舊說是不去、等得大家都知道楊幫辦決不到台灣去的了、楊載福忽然大病起來、

此上一段大似

三國周公瑾對付吳中諸人之情狀

吩咐差弁拒見賓客、左宗棠却知其意、便借別個題目、前去拜訪楊

載福、楊載福使人擋駕道、敝上驟得大病不能迎入、欽差左宗棠忙拍着雙手、對他的一班戈什哈說道、完了完了、楊幫辦病了、怎樣好法、快回行轅、另調將士、左宗棠回轅之後、又派那位樓鎮台前往探視楊載福之疾、并贈人參二兩、等得樓鎮去了、回報道、楊幫辦果然病重、不能見客、只留一位少爺、在他病榻之旁、侍奉湯藥、左宗棠佯爲嘆息不止、沒有兩天、馬江的百姓、無不知道楊幫辦大病之事、紛紛傳說、洋人也已知道、楊載福料得中外人等、確已信他有病、一天晚上、悄悄的問他兒子幼菴道、爲父假裝生病、你可明白此意、幼菴一見左右沒人、才敢低聲答道、爹爹可是要想偷渡台灣麼、楊載福點點頭道、你既明白爲父之意、可將箱中藏有兩件老藍布大褂子取出、爲父和你各穿一件、

裝着買賣人的形狀，連夜去上漁船，偷渡台灣。幼菴一面取出布褂，分別穿上一面，又問楊載福道：「難道一個兵將都不帶去麼？」楊載福道：「爲父已經密函駐紮台灣的王純龍統領的了。現在此地四面都是法國兵艦，我們這個水師萬非其敵，如何可以帶兵前往？」幼菴不覺一愕道：「王純龍所部不到三千人，數怎樣可以對付洋鬼子呢？」楊載福先將幫辦關防，暗藏衣底，方始答話道：「爲父自有辦法，此事非你孩子所知。」幼菴聽說，不敢再問，便隨楊載福暗暗的上了漁船。及至外國奸細前去搜查，但見老少兩個買賣人臥在船上，並無甚麼違禁之物，又見老的還在呻吟不已，便不再搜身上，喝令開船去。楊載福等得船到海面，還在假裝嘆息着的，對他兒子說道：「聽說台灣大亂，洋鬼子要和我們中國打仗，此去所有的舊賬，不知能夠收到若干？」幼菴也裝出不樂的樣子道：「爹爹不該此時前去收賬，恐怕有些危險。」船戶輕輕插嘴道：「前艙那位客人，似像外國探子，你們二位客人，既是前去收賬，言語須得謹慎一點，不要被他們聽」

去、恐怕一到台灣、就要你們報効軍餉呢、楊載福却淡淡的答道、他們有個例子、須得上萬的生意、方令報効三成、我們的生意、還不到一千數目、倒不要緊、原來那時的法國人、早已暗出重金、買通中國的歹人、做他奸細、奸細且有公私之分、公的奸細、外國人那兒掛有名額、有餉可支、私的奸細、外國人那兒沒有名額、須得自備資斧、隨時隨地私自偵探、探出事情、前去報告、方始分別輕重給賞、所以那時遍地都是外國奸細、楊氏父子、雖然不知前艙那個客人、便是奸細、不過處處說話留心、居然瞞過那個奸細、等得一到台灣、立即走入那個王純龍的軍中、王純龍一邊叩見楊幫辦、一邊還現出驚訝的樣子、道、幫辦真是天人、台州到台灣來的客人、已經斷絕好多個月了、幫辦竟能平安至此、楊載福道、我們父子二人、一路行來、也極危險的、說着、又問王純龍道、你的手下、可有三千人數、王純龍低聲答道、沒有、沒有、一共不過二千、楊載福道、不要緊、你快密傳本幫辦的命令下去、限定各營連夜造我楊字大旗、每哨官兵一

共只准四人、明天大早、此地嶺上、必須全行豎起我的旗號、王純龍奉令下去、照辦、楊載福正待寫信報知左宗棠去、忽見房門外邊、突然走入一個人來、向他指着說聲你好大胆、楊氏父子頓時大吃一驚、正是、

陣上茫然猶作戰、都中忽爾又言和、

不知此人是誰、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描寫左楊二氏、又是一副筆墨、因爲本書篇幅太長、所謂換換讀者之眼光也、

清代三傑曾左彭

第八十九回

一四一八

第九十回 官兵落草羣欽少婦頭 和尚貪花獨注夫人脚

楊載福父子兩個、一見突然走入一人、指着他們說聲大胆、恐怕又是奸細到來、自然大吃一嚇、及至細細一看、才知就是左宗棠的機要文案、鍾魯公觀察業已比他們先期到此、

欽差大臣的幫辦爵位已與督撫相等、鍾觀察因是楊載福舊友故敢相戲

當時楊載福也指還鍾魯公一

指帶恨帶笑的答話道、你才大胆、見我這位幫辦、毫沒一絲規矩、鍾魯公也笑着道、你們乃是來此收賬的商販、甚麼規矩不規矩呀、楊載福不答這句、單問鍾魯公道、我的此計、觀察究竟以爲何如、鍾魯公微微應聲道、好的、好的、可惜瞞不長久、楊載福一楞道、這又還有何法呢、鍾魯公道、好在北京出來的、那位閻中堂、也在極端贊成和議、軍門只要能夠馬上奪回一點地方、和議更加容易成功、等得和議一有眉目、軍門這個虛張聲勢的計策、縱被這班洋鬼子識破、那也沒甚危險的了、楊載福聽說、頓時躁脚大怒道、這是甚麼說話、朝廷既要議和、就不該教我們來打、既要教我們來打、就不該又要議和、難道還怕我

們未曾死在長毛手裏，竟要我們死在洋鬼子手裏不成。

鳥盡弓藏從古皆然清朝待遇曾左彭三傑似較漢朝張蕭韓三傑爲優

鍾魯公笑着相勸道：「軍門何必無端生氣，我國海軍不敵外人，人盡皆知，這也

教做無法，現在這個和戰並行的計策，聽說還是直督李少荃制軍奏請的呢，

楊載福仍在搖着他的腦袋道：「就算我一個人白打一場，沒有說話，我們這位

左欽差，他也不肯就此罷休的呀。」鍾魯公也搖頭道：「朝廷主張，臣下有何法子，

鍾魯公說到這句，又朝著楊載福低聲說道：「欽差本來派我來此探聽洋鬼子

機密來的，我已探得洋鬼子的人數，至少也有二萬，我們隊伍僅有二千，所以

我方才說你大胆，倒非一句玩話。」楊載福忽然情不自禁，大聲的答道：「我可不

管這個，且看洋鬼子把我老楊生吃不成。」鍾魯公又將他來台灣所探得的一

切機密軍情，統統告知楊載福之後，方才退去。那知第二天的早上，法國洋人

陡見四處嶺上，統統紮有楊載福的兵馬，約計人數，已和他們相埒，而且人不

知鬼不知的，楊氏的兵馬，究竟從何而至，這般一想，便覺銳氣爲之一餒，楊載

福本是又在出那洋鬼子的不意用他那個打長毛本事自己打着頭陣一連三天大戰總算被他奪回四堵五堵各處地方洋兵瞧見楊載福果是一員戰將那時中國的紙老虎又未戳穿外國人的製造器械也沒現在的這般發明幾樣一湊法國的兵頭只好下令暫行停戰一面電知本國再派援兵來華一面也在贊成議和一天楊載福的捷報到了左宗棠那兒左宗棠那時業已移駐省垣趕忙親自出問他的兵勇道今天有大喜事娃子們爲何不替我懸燈結彩起來他的兵勇雖然不知其事却又不肯違令連連的把那燈彩懸好左宗棠忽又問着左右道今天有大喜事爲何沒有賀客左右也不知其事急去通知總督楊昌濬將軍穆圖善誰知楊穆二人也是尙未得到軍報更加不知甚麼事情只好衣冠入賀道今天我等來賀侯爺不知侯爺是何喜事左宗棠見問一個人大笑起來道如此大喜事你們二位都不知道未免對於時局大事有些慢不經心本欽差已經滅了洋鬼子了楊幫辦已有露布入告了如許

大喜事，你們身居總督將軍，徒然無知，還成甚麼說話。楊昌濬、穆圖善聽說，只得連連的，一起認了不是，復又話不停口的恭維了左宗棠一會，就去入席。左宗棠却一邊吃着，一邊儘誇楊載福能滅洋鬼子的本事，後來不知怎麼一來，又在掩面大哭起來。楊穆二人，瞧見左宗棠的年紀太大，所有一切的言語行動，竟與平日判若兩人，生怕在此多事，暗暗相約告辭而去。左宗棠等得楊穆二人走後，又將部下將領統統傳至，飭以不得帶着驕氣，恐怕還得大打洋人。衆將自然唯唯聽命，那知左宗棠吩咐衆人的說話，還未講畢，忽見總督衙門送來一件公事，拆開一看，見是朝廷與法國業已議和的和約，當時一氣之下，陡然雙手大顫，兩顴發赤，不待看完，早已氣喘喘的痰塞喉管，不能講話。左右慌忙替他背上槌上幾下，左宗棠方才吐出幾口濃痰，自點其頭的太息道：「閩中堂天下清議所歸，奈何也在傳會和議，衆將一同勸慰道：『侯爺忠心爲國，標下等自然萬分敬服，不過兩宮既已允准這個和約，侯爺也須體會朝廷的苦』」

衷不必生氣、左宗棠聽說、忽又突出雙眼烏珠的朝着大眾道、這是甚麼說話、你們不知道洋鬼子的脾氣、我可知道清楚、這些洋鬼子、都是不好惹的東西、只要一得甜頭、他就得寸進尺、那有一點公道、左宗棠說到這句、又大搖其頭的起來道、和議一成效、尤者衆、從此多事矣、此言有理不能說他剛愎衆將瞧見左宗棠似有疲乏之狀、忙請左右扶入、大家方始各散、這天晚上、左宗棠一個人睡到半夜、忽又爬了起來、喚入左右道、快快替我召入衆將、我要立即出隊去打洋人、這個天下、乃是我同曾國藩等人打出來的、太后老了、皇上還小、他們不要這個中國、我可不行、我要從南邊打到北邊、看看兩宮把我怎樣、左右因見左宗棠的神氣、似有痰迷心竅的樣兒、不敢去喚衆將、又得委委曲曲的勸上一番、左宗棠也沒說話、仍去睡下、第二天大早、總督楊昌濬已經得報、趕忙親自帶着醫生到來、左宗棠吃了二劑藥、才覺不大說話、又過幾天、楊載福已由台灣回省、楊昌濬接到碼頭、告知左宗棠已得怒氣攻心之疾、勸着楊載福暫時不去見

老年同僚老來弟兄親愛之情確有異于尋常者

時刻報告，第二天楊昌濬、穆善兩個同至楊載福的行轅商

面爲妥，楊載福也以爲然，雖是一逕回他行轅，但命左右暗探左宗棠的病狀，議左宗棠既已有病，却又不肯入告，應否由他們三個會同出奏的事情，楊載福先自嘆上一口氣道：「唉，左欽差的春秋真也太高了，萬一有個不幸，如何是好？」楊昌濬道：「左欽差的貴恙，原是因爲不能去打洋人而起，倘若兩宮將他老人家調進京去，或者能治他的心病，也未可知。」楊載福搖搖手道：「他的脾氣古怪，現在中興元老，又只有他和彭雪琴、宮保兩個的了，他既不肯將他有病之事入奏，我們三個似乎不便先行出奏。」穆善道：「這末此刻再派一個妥當一點的人去瞧瞧，到底可於大事有碍，我們再定主意。」楊載福便命一個近身二爺親去看來，二爺去了一刻，卽來回報道：「家人已去見過左欽差的貼身管家，據說他們欽差這兩天很好，每在飯後必至後花園散步，這個二爺講到這句，忽又偏過頭去，」

此是描寫家人對於主人之狀

暗暗的一笑，忙又回過頭來接說道：「家人還聽得這

位管家說、昨天午後、左欽差在那花園裏、還和那個右營千總平安吉的孩子、在開頑笑、穆圖善插嘴道、開的甚麼頑笑、那個二爺回答道、據那管家說、昨天午後、左欽差一個人坐在一塊太湖石上、閒看野景、正在看得有些高興的當口、忽見花園門外、有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在那兒探頭探腦的朝裏面張望、左欽差知道有人挑水出進、並未責備園丁沒有關門、當時用手向那孩子招了幾招、命他走入、那個孩子、並未知道是左欽差、走入之後、左欽差和那孩子隨便問答幾句、後來左欽差忽然自己指着肚皮、問那孩子道、你可知道、我這肚皮裏頭、裝着甚麼東西、那個孩子冒冒失失的一口答道、肚皮裏頭裝的是屎、那個二爺的一個屎字剛剛出口、早把一位總督部堂、一位福州將軍、一位軍務幫辦、一同引得大笑起來、楊載福又單獨笑罵了一聲道、這個該死孩子、虧他講得出口、穆圖善也笑問那個二爺道、難道左欽差不生氣的麼、那個二爺回答道、左欽差倒未生氣、當時不過又指指他的肚皮、對着那個孩子、正正經

經的說道、此中滿腹經綸、可惜沒處用了、

牢騷之情  
溢于言表

楊昌濬接口對着穆圖善楊

載福兩個道、我們這位老上司、確是滿腹經綸、他老人家前在浙撫任上的時候、把兄弟與現在的粵撫蔣益澧中丞、當做關公手下的關平周倉一般用的、楊載福聽到此地、因聞左宗棠病體稍愈、不覺高興起來、又因頭一天聽到一樁事情、要與楊穆二人長談、便命那個二爺快去換茶、原來前清官場的儀注極多、單是會客時候的一碗茶、也有不少的禮節、譬如如有客到來、主人先得送茶、客人也得回敬主人之茶、方始彼此歸坐、照例須要主人喚茶之後、對客說過一聲、隨使用茶、客人方能喝茶、不然、主人的那個執帖二爺、本是筆立直站在花廳門口、伺候着在那兒的、若見客人一去、端茶、立即提重嗓子、高喊一聲、送客二字、還要把那送客的一個客字、尾音拖得極長、好使門外客人的轎班聽見、就好預備、同時那位主人、也將左手端起茶碗、右手按在茶碗蓋上、向客

一拱、

左手執碗右手按蓋恐怕臨時患忙或有失手打翻茶碗之事或是潑出茶來  
否則打翻茶碗或將茶水潑出都是失儀下司對於上司發生此事便可撤差

客也照樣一敬、或呷一口、

官場神氣  
確是如此

或在唇邊一碰，放下茶碗，立起才走。若是主人要和客人長談，必須叫聲來呀，跟着說聲換茶。此番茶至，主客方始隨意可喝。客人要走，仍須端碗表示。所以前清的老門檻二爺，凡是客來，茶碗之內，只倒半杯冷水，一則水淺，不致潑出失儀，一則水冷，主又既不去喝，樂得偷懶。當時楊載福的那個二爺，一聽主人命他喚茶，忙去泡了熱茶送上。

前清坑床只好對坐二人，若有二客同至，兩客相對坐分，左右坑上主人用一椅子面向坑床而坐，左邊放一茶几。

楊載

福照例說聲，隨便吃茶之後，方才含笑的答着楊昌濬的說話道：「制軍提起蔣中丞來，兄弟這裏昨天可巧有一位朋友，剛從廣東到來，說起蔣中丞的那位錢氏夫人，真正是位才女，現在誰不稱贊沈葆楨制軍的夫人，簡直和那梁紅玉一樣，其實當時沈夫人的調兵遣將，又用她的首飾獎勵業已要去落草的兵士，後來保住孤城，照我說來，乃是逼出來的，不是自然的。」穆圖善忙問道：「此事我不清楚，楊昌濬指着楊載福對着穆圖善道：「此事是楊幫辦親自眼見的，你且聽他說了下去。」楊載福接說道：「這樁事情，還是沈葆楨制軍在做江西南

康縣時候的，這時曾文正公已駐祁門大營，贛撫因見長毛驟至，省中很少知兵人員，即將沈制軍陞署本府，那知城裏的兵士，因聞長毛來得厲害，不敢前去打仗，只好大家相約，一齊前去落草，兩邊不幫，其時沈制軍又因餉械之事進省去了，一天晚上，突到幾萬長毛，那座府城勢將破在頃刻，沈夫人的年紀雖輕，却有一點鎮定工夫，一面親自草了一件公文，命人去到浙江邊界請兵，內中的警句是：『同是國家兵士，似乎不可分着畛域，救兵如救火，萬請不必稟知上峯，』先行率隊來援，拙夫因公晉省，氏故代拆代行云云，一面又把她那頭上所有的珍貴首飾，全行變價，作爲軍餉，賞給那班將要前去落草的兵士，那班兵士一見夫人如此能幹，既有重賞可領，浙江的援兵，不日可到，胆子一大，自然感激沈夫人起來，倒說就此不去落草，拚命的去與長毛打仗，等得浙江的援兵一到，裏外一陣夾攻，長毛方才大敗而去，一座孤城，總算保住，穆圖善道：『這樣說來，這位沈夫人確有一點調度，楊幫辦方才說沈夫人是逼出來的，』

不是自然的，未免有些不想人家了。那時倘若那位沈夫人也和尋常的娘兒們一樣，她竟不去調兵，不肯拏下他那頭上的首飾，這末楊幫辦又怎麼說法呢？楊載福聽得穆圖善如此說法，方始點頭笑上一笑道：將軍說得也是，現在且不說她，我急於要說蔣中丞的這位錢夫人的事情。此次蔣中丞陞補廣東巡撫，錢夫人也由桂林趕到。穆圖善又笑問道：難道錢夫人沒有和蔣中丞同在浙江的麼？楊載福搖搖手道：沒有，她有一個堂房哥哥，倒是廣西的一位能員，一逕到處署缺。去年調補桂林首縣，錢夫人所以常常到廣西去的。楊昌濬也笑着插嘴道：現在蔣中丞的肚子是很通的了，可以用不着這位嚴師的了。穆圖善聽了，更是不解。楊載福道：將軍莫忙，姑且聽我說完了錢夫人的這樁故事呢。穆圖善連連點首道：你說你說。楊載福又道：有一天，錢夫人去到觀音山上的那座廟裏燒香，廟裏的方丈名叫智遠，不過三十多歲年紀，人也長得很是漂亮，一聽撫台太太前去燒香，自然率領全廟僧人，同到山門口迎迓。

別個僧人見了那位撫台太太，那裏還敢抬頭，正眼相看，除了雙手合十之外，無不眼觀鼻，鼻觀心的，呈出一種誠敬的樣子，只有那個智遠賊禿，倒說把他一雙烏溜溜的眼烏珠子，釘着錢夫人的兩隻金蓮死看，錢夫人正想破口大罵，忽又想倒一件大事，馬上又和婉了她的臉色，故作不知其事的樣子，仍到廟裏進香，及至回轉撫台衙門，急對蔣中丞說道，觀音山上的那個方丈智遠，一定不守清規，快快速命首縣前去拏辦，遲則一定被他逃走，蔣中丞當時自然要問甚麼原故，錢夫人方始老實說道，爲妻前在桂林的時候，本已聽人說過，說是此地的智遠方丈，似有不守清規等事，爲妻今天的前去燒香，一半因是拜佛，一半也是要去查察查察，誰知這個賊禿，他一瞧見我下轎子，一邊面含笑容的出廟迎迓，一邊却又儘把他那一雙賊眼，釘着我的雙腳死看，錢夫人說到這句，又把話頭停下，問着蔣中丞道，喂，你該明白了麼，那知那位蔣中丞，真是有些顛預，還在問着他那妻而兼師的夫人道，我真的還不明白，一個

和尚看了一眼你的脚，也沒甚麼大事，何以知道他就不守清規呢？錢夫人當下又恨恨的說道：「一個方丈，如果望了一望別個女施主的脚，本也不好算爲有罪，但是我是一位本省撫台太太，年紀又輕，這個賊禿，連我面前都敢如此，他那平日胆大妄爲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我當時，本想當場發話，後來忽又想到我却不能當場拏他，故而趕忙收了怒容，但是雖然立時收怒容，可是能夠料定那個賊禿，一定已經覺着怕我回來告訴你後，就要前去拏他，請問一聲，他還不逃，更待何時呢？蔣中丞聽完他那夫人之話，當時只好似信不信的專諭首縣，姑且去到廟裏查勘一下，果有不法情事，方准拏辦，豈知首縣去了回報，說是等他一去，那個智遠方丈早已先期在逃，楊昌濬穆圖善兩個聽到這裏，一同攔着楊載福的話頭問道：「那個賊禿，真的被他逃走了麼？」楊載福點點頭道：「倘在錢夫人一回衙門去的時候，蔣中丞不去和她囉哩囉囉的問答說話，立卽就命縣裏拏人，或者還能拏住那個賊禿，楊昌濬道：「我說這

個賊禿在逃，事情還小，我所佩服的是這位錢夫人，確有一點識見。穆圖善道：「這個賊禿在逃，難道縣裏就此了事不成？」楊載福道：「怎麼可以了事？當場卽把全寺一搜，搜出一百多個少年婦女，而且還有幾具奸斃的屍首。」穆圖善聽到這句，方始將他舌頭伸得老長，一時縮不進去。楊昌濬道：「我在浙江的時候，本與蔣中丞天天在一起打長毛的，他的這位錢夫人，不但有才，而且有貌，不過她的行爲，很是奢侈，也是蔣中丞的一個大累。」穆圖善却淡淡的說道：「一個娘兒們，只要有才有貌，至於多化幾文閒錢，本來不算甚麼。」就是旗人口吻穆圖善更不必說暗刺滿人楊昌濬搖頭道：「這倒不是這般說法。」說着，又笑上一笑道：「你是一位皇親國戚，祖上又是有錢，却不知道我們漢人，倘若貪些賄賂，皇上便要砍我們的腦袋，不貪賄呢，請問好挈甚麼東西，供給夫人奢侈？」楊載福接口道：「我就窮得要死，不是我們春霆曾經接濟了我一筆巨款，恐怕此時早成餓殍了呢。」楊昌濬剛待說話，忽見鐘魯公恩恩走入，正是：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不知鍾魯公到來何事，且閱下文。

評曰：此書敘述婦女之事不多，而沈夫人、蔣夫人又屬當時之女才人，故於此處帶叙之。惟蔣夫人將來之結局，不及沈夫人之美滿，人謂蔣益澧不能威加閩內，其或然歟。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九十回

一四三四

第九十一回 龍頭挨板子苦主伸冤 馬桶滿公堂能員得獎

楊昌濬一見左宗棠的機要文案鍾魯公觀察，恩恩走入，趕忙站起相迎道：觀

前清官場總督對於一位道員本不必客氣鍾氏乃左氏心腹所以如此

何來，欽差的貴恙，這兩天好些了麼？鍾魯公一邊先與

穆圖善、楊載福二人點頭招呼，一邊始答楊昌濬的說話道：欽差這幾天頗好，職道却也被他老人家鬧膩了，故此偷閒來此。鍾魯公說到這裏，把他眼睛望了一望楊載福道：要想和我們這位厚菴軍門談談，楊載福便請鍾魯公一同坐下道：我們正在和他們二位談着，蔣中丞夫人的事情，楊昌濬不候鍾魯公接腔，忙岔口道：鍾觀察和蔣中丞本是通家至好，這位錢夫人的事情，你更知道清楚的。鍾魯公笑着道：她還是我的老把嫂呢，諸位既要聽聽她的歷史，我可詳詳細細的奉告，她的先世也是蘇州吳縣的望族，後來漸漸中落，雙親又早見背，不但景况不佳，且沒兄弟姊妹，因此單身一個，就在他那堂房哥哥錢夢香明府家中居住，夢香明府後往廣西候補，她也一同去到桂林，夢香明府

又是一位名孝廉出身，她又是一位才女，住在一家，文字切磋，更有進益，所以不僅琴棋書畫，件件來得，就是那些大清會典，大清律例，也能爛熟胸中，可是擇婿甚苛，起碼定要嫁位現任道台，那時候，我們這位老把兄正在廣西補了道缺，只因軍務時代，年雖三十開外，猶未正式娶親，穆圖善笑着岔口道：「這樣說來，這位蔣中丞雖未正式娶親，一個壯年男子對於那些鶯鶯紅娘之事，就難免了。」鍾魯公點點頭道：「何消說得，他在湖南原籍的時候，却與一個名叫韓金花的馬班子，馬班子即流妓之稱打得火熱，韓金花自然情願嫁他，他因娶妓作室，不甚雅觀，不肯答應，後來他由軍功出身，做到道台，韓金花就到廣西前去找他，原想重伸前請，做位現任的道台太太，那知我們這位老把兄的脾氣很是古怪，若是單單拒絕婚事，或是多給一些銀錢，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惟他却不然，倒說硬要逼迫那個韓金花嫁給他的幼小小朋友，湖南販布商人羊瀚臣起來，又說韓金花倘肯嫁了羊瀚臣，他一定每月津貼一二百兩銀子，并且還

可藕斷絲連的韓金花本來認識那個羊瀚臣的羊瀚臣又比我們這位老把兄年青貌美一些，於是這場特別交涉，總算辦妥，當時韓金花嫁與羊瀚臣之後，我們這位老把兄，真的和她仍舊私下往來，津貼款子，也未失信，穆圖善一直聽到此地，又問鍾魯公道，你怎麼儘在講這姓韓的事情，倒把正題忘了，鍾魯公接口笑着道，你老人家莫忙呀，且聽我講下去呢，楊昌濬也笑道，老穆專喜說話打岔，穆圖善道，這是我的性子急的原故，鍾魯公又說道，我們這位老把兄，他那等馬步的本領，本是數一數二的，只有對於文學一層上面，因為出外得早，自然欠缺一些，既是做了方面大員，怎好目不識丁，就是御史不去參他，他也自己不便，他就罰誓定要娶個才貌雙全的女子，須得天天教他念書，這樣一來，我們這位老把嫂，便入選了，自從嫁了過來之後，真的把我們這位老把兄，當作小學生看待起來，鍾魯公講到此地，忙去呷上一口茶，潤了一潤喉嚨，方又含笑的接續說下去道，據我們這位老把兄親口對我講過，他因記

性不好，時常的受着那些跪踏板、打手心的等等責罰。楊載福接口道：「我聽得欽差說過，他已能夠自辦奏摺稿子的了，這真難得。」鍾魯公道：「豈止會辦奏稿而已，簡直一手王字，照我說還比我們欽差寫得有力。」穆圖善忽指楊載福對着楊昌濬笑說道：「他也來打岔了，你怎麼不阻止他的呢？」鍾魯公不讓楊昌濬去和穆圖善鬥嘴，忙又接說下去道：「我們這位老把嫂，既是我們老把兄的嚴師慈母一般，楊載福又指指鍾魯公道：「你這慈母二字，下得何等刻薄。」楊昌濬笑着道：「魯公觀察，本是這位錢夫人的小叔子，長嫂當母，古有成訓的。這句說話，一點不算刻薄。」鍾魯公也不辯駁，仍舊自顧自的說着道：「她既有了大功，而又生得極美，於是對於她的一切用度，未免奢侈一點，也是有的。我說此事，只要她的親丈夫情願，旁人何必多去指摘。她有一年，因見我們老把兄陞了福建臬司，她就主張家眷暫不同去，因為既是軍務時代，調來調去，不能一定。臬司又是一個陞缺，不會做長久的。」

前清臬司缺分最是清苦，只要稍有路子陞調本快。

家眷同走，很是麻煩。我們老

把兄本來當她的說話也和上諭一般着重自然一口答應我們這位老把嫂仍舊住在道台衙內、有一天我們老把兄未曾帶走的兩個糧子、因爲鬧餉、忽然兵變起來、那時城裏城外、只有那二個糧子、他們一變、當然沒有可以制服他們的東西了、幸虧那些變兵、雖然把那一座莊嚴燦爛的城池、奸燒擄殺、攪得一塌糊塗、百姓無不大遭其殃、可是不敢前去驚動這位夫人、內中還有一部分變兵、且向這位夫人獻策、說是我們已經辜負大人向日的恩典、做了變兵、省垣上司、不日要來剿辦我們、將來恐有拒捕之事發生、我等要想保護夫人、晉省、只要將要近省的時候、我們不送進城去就是了、當時我這老把嫂聽說也以為然、真的打算由着他們保護進省、正要起程之際、事爲百姓所知、都去向着我這老把嫂跪香道、夫人一走、這些變兵、恐怕還要鬧得厲害、我們這班手無寸鉄、任人魚肉的小民、還有命麼、特此來向夫人跪香、萬求夫人不走、那些說了又哭、哭了又說、我們老把嫂、她就親自走出大堂、提高喉嚨對着那

班百姓說道、官兵既變、我是一個女流、自然沒甚法子、我的晉省、也教沒有法子、你們既來向我跪香、我也見了不忍、男子漢、我不好管、凡是婦女們、准定跟我同走、我這老把嫂說到這句、用手指着她那上房道、我們老爺走後、留下八千串錢、給我零化、我的用度也大、不到兩個月、業已化去五千二百串了、還剩二千八百串、可以做你們的盤纏、你們肯聽我的主張、快快回去收拾收拾、明天大早同走、就是那班百姓、一聽這位夫人如此說法、個個歡天喜地、無不說是願教女眷同走、楊昌濬道、那就是她的長處了、穆圖善、楊載福也一同說道、那個大經緯、竟出一位太太們之口、真正難得呀、難得鍾魯公點點頭、又說道、我們那位老把嫂、確有一些才具、倒說她自從帶走幾千婦女之後、一到第二個縣裏、就命本縣縣官、去把最老年的婦女、查明究有若干人數、連夜報告、縣裏查明回報、說有一千多個、她就命縣裏趕快籌墊五千串錢、每名分給五百、就命這些老年婦女留下、以便家鄉平服一點、便好就近回去、因為走得越遠、

回家越難，此是避難性質，只要離開險地就好。楊昌濬、穆圖善、楊載福三個人一齊拍掌接口道：「着着，辦得真好，真有心思，不是糊亂來的。」鍾魯公一邊點頭，一邊又接說道：「我們這位老把嫂，她就一逕照這個辦法辦去，走過一縣，便把那些較爲年老的婦女留下一縣，不到幾天，十成之中倒有九成半的不在她的身邊了。」又有一天，走到一個縣分，那班亂兵因爲爭奪買雞之事，殺死一個童子，滿城頓時大亂起來。我這老把嫂一見出了亂子，就命旗牌官去傳縣官，要他辦理那件案子。那個縣官據稱還是一位翰林出身，又是曾經帶過糧子過的。當時一見旗牌官前去傳他，嚇得連忙裝病，單請旗牌官好言回覆，并送一椽燒烤酒席。我這老把嫂據報，也不過笑罵了一句，說是這個笨賊。這般沒用，不知一個堂堂翰林，怎麼被他騙到手的。後來我這老把嫂又命旗牌官去向那個縣官說，說是貴縣既是如此怕事，這樁案子只有本太太自己了結。但是須借貴衙大堂一用，好辦這個龍頭。亂兵最凶的謂之龍頭那個縣官當然不敢回絕，我

這老把嫂連夜就去坐堂，問明兩造之後，先好好的安慰了那個死孩之父一番，當堂又賞給二百串錢，以作安葬之費。那個死孩之父，連連磕頭領賞退去。我這老把嫂，還怕死孩之父，在那半途之上，碰見那班亂兵，二百串錢不能安穩到家，復派兩名旗牌，持了太令，沿途護送回去。真正調度有方至於那個龍頭，當堂辦了二百板子，就此結案。穆圖善不待鍾魯公往下再說，忙去攔着話頭問着道：「怎麼二百板子可抵一命不成？」楊載福接口道：「這是亂兵呀，錢夫人薄責他幾下，無非平平民氣而已。倘若真個辦他抵命，他肯服罪麼？所有的亂兵，肯不再鬧麼？」楊昌濬也接嘴道：「這位錢夫人能夠打那亂兵二百板子，已經是她的能耐了，怎麼能夠照平時的案子辦理呢？」穆圖善忽被楊載福、楊昌濬這般一駁，不禁把臉一紅，假裝前去喝茶，用那茶碗藉以遮蔽。筆致如錦鍾魯公又向三人笑上一笑道：「這樁事情，我這老把嫂自然辦得很好的，連那全省的刑名老夫子，無不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此次我這老把兄陞了廣東撫台，到任的頭一天，

我這老把嫂，便鬧上一樁極可笑的把戲。楊昌濬一驚道：「這是何事？難道這位錢夫人真會鬧着笑話不成？」鍾魯公笑答道：「豈敢！這就是我這老把嫂平日奢侈脾氣釀成的。原來大凡督撫到任，照例是首縣辦差的。穆圖善此時已將他那臉上的紅暈退去，忽然又來岔口問着大家道：『我曾經聽見你們漢人講過，縣裏替上司辦差，也有老例的。據說上司本人和他太太，不必說了，老太太的差也辦，未出閣小姐的差也辦，甚至上司姨太太的差也辦，獨有不辦老太爺的差，以及少爺少奶奶的差。這是甚麼道理？』楊昌濬笑答道：『這是已出閣小姐的差，也不辦的。鍾魯公道：『這個道理，就是三從四德的三從了。在家從父，所以小姐的差，必須辦的。出嫁從夫，所以太太姨太太的差，都要辦的。夫死從子，所以老太太的差，也要辦的。至於老太爺乃是一個堂堂男子，他自己有本事，儘管自己前去做官，自然有人辦差，不能來沾兒子的光的。少爺也是堂堂男子，他自己有本事，儘管自己前去做官，自然有人辦差，不能來沾老子的光的。少

奶奶以及出閣小姊，本已都是有夫可從的，也不能來沾公公和老子的光的。穆圖善一直聽得鍾魯公說完，不覺緊皺雙眉的搖頭道：「這個辦差的彎兒，真正繞得太遠了。我們在旗的却不如如此，只要能夠進得老爺衙門的人，統統須得辦差。楊載福笑着道：「這是旗人的辦差，我們漢人不敢變更老例。穆圖善聽了，方要變色，忽又想到楊載福乃是中興功臣，又是左宗棠的幫辦，只好忍氣下去。以此足徵滿漢的畛域分得太凶鍾魯公仍舊說着道：「這時我這老把兄，統共只有一位太太，縣裏又久知這位太太是向來奢華慣的，所辦之差，除非天上的月亮，沒有辦到。誰知我這老把嫂，第一天進衙門，就說那個縣官不會辦差，不會辦差，便難治民。甚麼說話於便教我這老把兄，立將那個縣官撤任，你們三位知道爲了何事，原來我這老把嫂，她是蘇州人，蘇州人的馬桶，不甚高大，廣東人的馬桶，來得很高很大，我這老把嫂，因爲用不慣高大馬桶，只好熬了一天，沒有出恭，到了晚上，真正的熬不住了，只好拏了一個較大較高的飯桶，去當馬桶，這樣一鬧，我

這老把兄，即在通省之內，揀上一位能員，去署首縣。這位能員，姓洪名棣，華據說還是洪秀全的老家，自從調署首縣，他已知道前任撤任的原因，可謂能員馬上出了重賞，四處的搜羅蘇州馬桶，無奈廣東省垣，自然廣東人多，偶有蘇州去的時候補人員，或是生意經人，所有馬桶，却又都是用過的了，用過的東西，如何可以呈諸撫憲太太，於是這位洪明府，洪能員，幾幾乎弄得不能不員起來了。有花後來還虧他的一位錢穀老夫子，替他想上一個妙計，老夫子說：這幾天之中，必有幾家蘇州人家的小姐出嫁的，出嫁的妝奩，必有蘇州馬桶的，東家不妨自己帶領三班六房，前去假裝道喜，一見蘇州馬桶，好則問他情讓，歹則問他硬討，甚至搶了回衙，總不見得敢去控告首縣強搶馬桶的，即使前去控告首縣強搶馬桶，這位撫台太太也會硬出頭的，爲了屁股而硬出頭，真是千古奇談奇文那位洪明府洪能員，自然大喜，立即如法泡製，不到半天，居然被他一連搶到一二十個簇新的蘇州馬桶，馬上親自上院稟見撫台，第一句老實就說：卑職蒙大帥栽培，調

署首縣卑職也知道是爲憲太太的出恭大事

狗而屁之天下竟有如此無恥之官堂堂首縣真是馬桶官了然而事實具在又非作者虛構只好不稱

奇事而稱奇文妙妙

今天卑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辦到了一二十個蘇州馬桶伏乞

大帥轉交太太不過太太在她出恭之際知道卑職一點勞績便好了楊昌濬聽到這裏也會長嘆了一聲道我們蔣中丞將來必受這位錢夫人之累矣鍾魯公此刻已經講得性起也不答話仍舊接說道那位洪明府洪能員自從獻上一二十個蘇州馬桶之後以爲他的勞苦功高只要安安逸逸的等候陞官好了誰知不到一兩個月撫台太太又命一個巡捕指名問他來要蘇州馬桶那位洪明府洪能員不禁大驚失色的直跳了起來道怎麼難道這許多馬桶竟會用完了不成巡捕答稱道老同寅巡捕都是州縣班故如此稱法說得真是發鬆這是馬桶呀又不是甚麼補品可以當飯吃的若不用完何必教兄弟前來奉索洪明府又皺眉的問道這末怎麼這般快法的呢巡捕笑答道我們這位撫憲太太爲人最愛清潔大凡一個簇新馬桶只要用過一二次便不再用老同寅送去的也

不過一二十個，並不算多，照我們這位撫憲太太的意思，還算萬分省儉使用的了。洪明府聽到這句，忽又大叫一聲道：「如此說來，我命休矣。」楊昌濬、穆圖善、楊載福三個一齊捧腹的大笑起來道：「這是甚麼事情？這位洪大令，何致叫出我命休矣四字出來了呢？」鍾魯公自己也在蹀足的大笑道：「原來蘇州馬桶，確已被這位洪明府搜完，一時三刻急切之間，請問叫他那兒去找，那兒去辦，而且出恭之事，又不可以暫記一下，下次再出的。」楊載福此時已經笑得淌着雙淚，一邊忙在乾拭，一邊又問鍾魯公道：「這倒是樁難題，這位洪能員，倒底怎樣辦法呢？」鍾魯公道：「誰知這位洪能員，真是大有才情，倒說趕忙死命的，又去搜羅了三五個來，交與巡捕帶轉，還要再三再四的拜托巡捕，稟明撫憲，求他轉致憲太太，十天之內，務必務必省儉使用，十天之後，他能辦到，一天就用十個，也不碍事。」穆圖善又笑問道：「不是廣東地方的蘇州馬桶，都被這位能員搜完了麼？十天之後，怎麼又有這般多的出來呢？」鍾魯公道：「他便立刻拜托那位錢

穀老夫子親自帶上千把銀子，去到蘇州，找上一二十個箍桶名手，一同到粵，就在大堂之上，作了那班箍桶匠的工場，出品愈多，撫台那邊的誇獎愈好，不過當時省城之中，却出了一種童謠，那個童謠是：

嫁才郎，配才郎，才郎雖是綉花枕，夫人却是讀書牀，有朝大便忽不便，蘇州馬桶自然堆滿了大堂。

鍾魯公的那個堂字，猶未出口，不但二楊一穆重又狂笑起來，連那各人的二爺，無不掩口葫蘆，楊載福忽停下笑聲，正色的對着鍾魯公說道：「你們這位老把兄的一把撫台交椅，真正也是他的性命拚出來的，你們這位老把嫂，如此鬧法，不要被人參上一本，那就不是玩的呢。」鍾魯公聽說，不覺皺皺雙眉道：「我早奉勸過了，無如我這老把兄一見了我這老把嫂，連他的屁股也會發笑的，這個毛病，真沒法兒醫牠。」楊昌濬正待說話，忽見他的一個戈什哈奔至相請，說是衙門裏到了上諭，楊昌濬站起要走，穆圖善道：「慢着，我也坐久了，一同走。」

罷正是

婦女無才便是德，丈夫溺愛釀成奸。

不知楊穆一同走後，鍾魯公尙有何話，且閱下文。

評曰：廣東地方至今猶有此謠。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九十一回

一四五〇

第九十二回 左侯逝世特旨諡文襄 彭氏遇仙誠心問死日

楊載福同着鍾魯公送走楊昌濬穆圖善二人之後，回至裏面，仍復坐下。楊載福話未開口，先自笑了起來。鍾魯公問他所笑何事，楊載福道：「你本是我們欽差那兒的機要軍師，你們這位老把嫂，既是這般的耀武揚威，似於你這老把兄的聲名有累，我說無論如何，總得想出一個法子，規勸規勸她去才好呢。」鍾魯公聽了，連連地亂搖其頭的苦臉答道：「我說這些事情，問題尚小，現在倒是還有一樁大事，我在此地很替我這位老把兄担心，而且還不好替他宣布。楊載福一驚道：「你們這位老把嫂，難道還有楊載福說到這裏，忽又將他話頭停住，便把雙手向那些站在簾子外面的管家一揮，說了退去二字，等得統統退去，方又低聲的接着說道：「莫非還有中冓之恥不成？」鍾魯公一見左右無人，也就很快的回答道：「我聽人說，這個奸夫，就是羊瀚臣的害人精，楊載福不解道：「一座撫台衙門，耳目必然衆多，這個姓羊的，又非親戚故舊，此事怎麼發生的？」

呢、鍾魯公道、這件事情說起來又很長了、據我一位親信朋友說、這個姓羊的自從聽了我這老把兄之話、娶了那個馬班子爲妻、那個馬班子便常常地親到我這老把兄那兒取那津貼、我這老把嫂、她的平時爲人、本是很會吃醋撻酸的、獨有對於這位馬班子、倒說吃了她的馬屁、竟會改變平時態度、甚至准許她去和她大被同眠、那時那個馬班子業已得了癆病、每在我這老把嫂高興的當口、暗暗拜托她道、我已得了膏盲之症、恐怕不久人世、你若等我死後、念我在生可憐、務必照應我這丈夫、當時我這老把嫂、起初還當是說的玩話、後見那個馬班子越說越真、方才答應她道、你放心、你的丈夫、本是我們老爺親自做成這樁媒事的、他們二人、又是多年朋友、你倘真的有了長短、我們老爺一定能夠照顧他的、那個馬班子又說道、男人家本來沒有女人家來得細心、他又是位大官、我那丈夫、輕易不能見着他的、你能答應了我的請求、我死之後、一定感激你的大恩、我這老把嫂當場聽了那些說話、馬上又把她那驕

傲脾氣，拏出道你既講得如此鄭重，我現在立刻就教我們老爺請你們丈夫來當賬房，也好讓你親眼看見我能待他如此，你總可以放心的了。據說那個馬班子，當時聽見我這老把嫂答應了她的事情，曾經替我這老把嫂磕過幾個響頭道謝的。那個姓羊的一進衙門，不久即與我這老把嫂有了曖昧，我這老把兄當然睡在鼓裏，後來那個馬班子果然死了，姓羊的於是無家可歸，更與我這老把嫂打得火熱。鍾魯公一直講到此地，跟着又長嘆了一聲道：「我說這件事情，真正才覺不好呢。楊載福聽了，也難想出甚麼救濟法子，只好又談別樣。」這天鍾魯公一直談到深夜方去，回到行轅，他的家人悄悄的稟知道，剛才聽說欽差的毛病，又有一些重起來了，瀉肚的事情，也沒甚麼藥料可止。鍾魯公不待那個家人說完，趕忙奔進裏面，及見左宗棠果已迷迷糊糊的躺在牀上，疲倦得不能講話，他就走近一步，上了一個條陳道：「欽差的貴恙，既又如此，何不電知家鄉，快請三位少大人來此，也好諸事便當得多。」左宗棠沉着聲

氣的答道：他們來此，多得害我心煩。我現在的毛病，只要一道上諭，教我再打洋鬼子去，毛病一定會好。

忠心爲國  
確非剛愎

鍾魯公忙恭維道：這是欽差愛國之心，重於

愛身，可惜朝廷一時不能知道。職道的愚見，還是准定打個電報去，請三位少大人去。左宗棠剛待答話，忽見一個戈什哈，送進一封信來。左宗棠便命鍾魯公拆開先看。鍾魯公見是左宗棠的故人王柏心，從他家裏寫來問安的，遞給左宗棠瞧過，又問可要就寫回信。左宗棠搖搖手道：此信須我親自覆他，說着一連咳上幾聲，又接說道：柏心這人，是我平生最欽佩的，他自廷試得了主事之後，因見朝廷不能大用，又逢這般亂世，他便灰了心，告請終養，旋充荊州書院山長幾年，著書規切時政，叫做樞言。鍾魯公聽到這句，笑着接話道：這部書本來做得極好，職道見過多次，他的才學，只有欽差可以敵他。左宗棠微笑道：這話我可不承認，我說現充浙江全省營務處的徐春榮，和那曾充劉仲良總文案的文廷式，倒可與他稱作時下三傑。

又提三傑  
暗翻本書

鍾魯公道：職道不久聽得

人說他現在吟吟詩、畫畫蘭、頗得天然高隱幽逸之致。左宗棠點點頭道：「我從前的那個西征方略，便是他所授的，且待我此次回京的時候，一定奏請獎他一獎。」左宗棠說到這裏，忽又一笑道：「我那亡友胡文忠，從前鄉試時候，中在蒲圻，但文恭的房裏的，次日謁見，呈上千金爲贄，但文恭也奇其才，卽以千金爲賀。後來胡文忠巡撫鄂垣，但文恭的世兄但湘良，方以道員聽鼓，我們湖南胡文忠因感師恩，力保但湘良補了督糧道，這等高節，真正令人可敬。」鍾魯公道：「欽差所說極是，職道此時恐怕欽差講話多了，似乎太覺勞神。」左宗棠正在講得有味，倒也忘了他的病軀，便搖搖首道：「你在此地講講，我倒覺得很長我的精神。」鍾魯公聽說，不便再說，只好仍陪左宗棠閒話。後來左宗棠又話到從前的張駱二位湘撫，竟能信任很專，他才能夠放手做事。鍾魯公道：「職道之意，駱花門制軍的德量更遠，就是那位但大令，和這位王主事，也能於亂世之中，賞識胡文忠與欽差二位，的器識才幹，現在果成中興，數一數二的名臣。」左宗棠

很高興的答道、洞庭一湖、當時很鍾靈氣、像我老朽、似乎名實不甚符合、其餘的中興名將、半出湖南、這也是一時佳話、鍾魯公因見左宗棠正在高興頭上、便又乘機請他電召三子來閩侍疾、左宗棠聽說、方始單召孝寬一個、後來孝寬來到、據說王柏心業已因病逝世、左宗棠聽了、很覺傷感、即命鍾魯公擬上一分奏稿、去替王柏心請卹、朝廷自然允准、追卹賜諡、却也隆重、不料左宗棠自己之病、忽又日重、一日起來、延至光緒十一年乙酉、薨於督辦福建軍務任上、數字極其鄭重慈禧太后得到遺摺、輟朝三天、特旨賜諡文襄、所有卹典、異常優厚、左文襄既歿、楊載福也就告病回家、福建洋務、又已早經議和、軍務督辦一職、便即撤去、單放沈葆楨做了福建的船政大臣、駐節馬江、左文襄盤喪回籍等事、不必細叙、單說浙江巡撫劉秉璋一得左文襄逝世之信、因見一班中興名臣、漸漸的次第凋謝、便有歸隱之志、他那得意門生、浙江全省營務處徐春榮也極贊成、正待奏請開缺的時候、忽見現任長江巡閱大臣彭雪琴宮保、青衣小

帽的飄然而至，劉秉璋趕忙將他請入簽押房中，彭玉麟第一句說話，就慨嘆道：「文襄作古，我與你二人，恐也不久人世矣。」劉秉璋也現淒然之色的答話道：「雪琴，我瞧你的精神，近來更是矍鑠，可不碍事？只有我的身體一向不好，恐怕我們的這位文襄公，已在那兒等候我呢。」彭玉麟聽見劉秉璋恭維他的精神還好，不禁把他一個腦袋，搖得猶同博浪鼓的一般道：「我也不行了，我也不行了。我今天的來到你們浙江，原是前來和我們這位曲園親家商量小孫女婚事的，只要此事一了，我也沒有甚麼心事了。」劉秉璋忙不迭向着彭玉麟拱手道喜道：「說起此事，我正在替你高興，你們這位令孫婿陞雲之才，我敢決他必定大魁天下。」

後來俞陞雲果然探花及第，又貢文名，誰謂老成典型沒有知人之鑒。

彭玉麟笑着謙遜道：「但願應了你這位太世伯的金口，我們兩老弟兄，倒也一樂。」劉秉璋又問道：「喜期揀在那天，是否卽在德清舉行？」彭玉麟道：「婚期就在下個月，大概是在德清做事。」劉秉璋呵呵一笑道：「喜期那天，我一定奏請出巡，必去親到道賀。」彭玉麟連聲笑答道：「這個

不敢，這個不敢，我還有一樁得意之事，告訴你聽，你一定很樂意的。劉秉璋忙問何事，彭玉麟道：我因聽了我們這位曲園親家慇懃業已由他替我在此地西湖邊上築上一所小小宅子，取名退省菴三字，從此以後若能天假吾年，我們幾個老友，倒可以隨時詩酒盤桓了。劉秉璋聽說，真的大喜起來，一把執住彭玉麟的手道：我正在此地打算奏請歸田，遂我初服，你既有此莊子，我却要改易東坡的詩句，叫做別後湖山付與你了。彭玉麟笑着用力將劉秉璋的手一摔道：虧你也是一位翰林出身的人物，今天爲何樂得如此，怎麼教做別後湖山付與你呀，不通不通，快快散館去做知縣吧。劉秉璋也大笑道：這就叫做樂而忘形，語無倫次的了。彭玉麟忽又大聲說道：快把你那高足徐杏林請來，我和他又好久不見了。劉秉璋急命人把徐春榮請至，相見之下，略叙寒暄。彭玉麟先問道：杏林，我聽說你已得了貴子，真正可喜之事。徐春榮笑答道：乳臭小兒，何得言貴，但望宮保賜他一點福壽才好呢。

前清慈禧太后後來也吸洋煙，宮人稱洋煙爲福壽膏，近來作者因爲胃病之故，頗有烟

覆麟母彭宮保  
所賜耶一笑

彭玉麟接口道：我已勞苦一世，有何福壽可言？徐春榮正待答話，忽見劉秉璋已將老猿投胎之事簡括的講給彭玉麟聽了，彭玉麟不待劉秉璋講畢，已在連稱真有這般怪事，及至聽完，忙將徐春榮一把拖到身邊坐下，滿臉現出不可思議的神情，對着徐春榮說道：杏林，我有一件很奇怪之事，講給你聽，我於去年的正月間，陡然遇見一樁奇事，同時又知道一個古洞之中，走失一隻老猿，他的主人玄道人，倒是和我細細說過，我那時以爲此事似近神怪，不甚相信，過後也就置諸腦後，誰知此猿居然投胎你家，這倒使我不能不相信了，劉秉璋不禁大喜的忙問道：雪琴，此話不假麼？彭玉麟突出眼珠的咦了一聲道：我這彭鉄頭素不說假，何況你們師生二位面前，徐春榮也急說道：宮保可否把這始末講給大家聽聽？彭玉麟很鄭重的答話道：杏林莫忙，你既生下這位有些來歷的兒子，我也替你高興，我去年的正月間，在蕪湖地方，無意中遇見了黃翼升軍門，他對我說，他不日就要往東梁山去謁那位玄道人，

問我可有興致同去，我因向來不喜歡這些僧僧道道的，當時便覆絕了他，不料沒有幾天，又在東梁山脚下碰見了他，他就連說巧極巧極，不管三七二十一，逼我同走，我在那時自然不便再拒，於是同他兩個一直走到梁山頂上，又進一個極深極深的古洞，尚未走到裏邊，已覺滿眼的奇花異卉，怪石流泉，

確是仙境

真的又是一座世界，我就悄悄的拉着黃軍門問他這位玄道人，是人是仙，他怎麼知道這個古洞，當時黃軍門對我說，他也是蘇州玄妙觀的一位有道方丈，指引他的，及至走入裏面，果見有位老道士，垂眉閉目的坐在一個蒲團之上，我一看見那位老道士，確有幾分道貌，不由得我不去肅然致敬，那位老道士聽見我們兩個的腳聲，方始睜開他那雙眼，頓時就有一道神光射到我們兩個臉上，心地竟會一清，老道士即令我們兩個分坐他的左右，先朝黃軍門說道，軍門一生殺戮太重，上天所賜你的和平之氣，業已銷滅殆盡，以後須要步步留心，不可再踏危險之地，劉秉璋聽到這裏，不覺大驚的問着彭玉

麟道我知道黃軍門不是在去年夏天遊山中風的麼彭玉麟連點其頭的答道他的中風確是走的一塊鬆土以致不幸真個應了那位老道士之言徐春榮接口道如此說來這位玄道人果有一些道行的了彭玉麟又點點頭道確有一點道行我自從得了黃軍門的噩耗之後本已深信去年的冬天我又一個人再去晉謁誰知洞口雲封大似漁父再訪桃源景象不得其門而入只好悵悵而返彭玉麟說到這裏忽又望了劉秉璋一眼道今天一聽見你說老猿投生之事愈覺那位玄道人的說話可信劉秉璋又問道當時那位玄道人究竟和你講些甚麼呢彭玉麟道那位玄道人當時對着黃軍門說過說話便朝我笑上一笑又對我說彭宮保你的結局似乎勝過這位黃軍門我當場便請問他我說仙長方才不是說過我們這位黃軍門因爲殺戮過重已失和平之氣彭某也是打長毛出身豈非事同一例況且現在又在巡閱長江我又常常地斬殺那些貪官污吏土豪強梁的那位玄道人聽了我的說話却連連搖頭

道存心不同，得報有別。我說黃軍門的殺戮過重，並非指他打仗而言，乃是指他平日的性格而言。宮保的斬殺這些貪官污吏、土豪強梁，他們早已得罪於天，應該受此殺戮，不過假手宮保而已。彭玉麟說了這句，又朝劉秉璋、徐春榮二人，很得意的接續說道：我當時並非因為那位玄道人當場在稱贊我，我就信他，實在因他所說之話，尙能分出真假善惡。我就問他我以後的終身如何，那位玄道人立即掐指算着道：明年流年好，後年流年也好，大後年的流年更好。他說到這裏，又朝我看了一眼，笑着道：宮保到了光緒十五年的那年上，還有一場破天荒的大喜事。我又問他甚麼喜事，若是陞官，我可不能算喜。他却微搖其頭道：天機似乎不好洩漏。那時宮保自會知道。他剛說到這句，忽見一個極清秀的道童飄然走入，肅立一旁。玄道人問他有無事情稟報。那個道童道：後洞那隻老猿，忽然不知去向。玄道人聽說，當時似乎已知其事。復又掐指一算，微微地喟了一聲道：這個逆畜，不聽爲師之言，可是早走了一百年。此去

徒得一點虛名而已。我便問他老猿走失之事，可能見告他點點頭道：「我的後洞本來有隻老猿，平日替我挑水打柴，供我使喚，但牠雖有一些道行，仍舊不改喜動不喜靜的猴性，每每求我要想投生人世，我便諭誡牠道：『你還沒有得道，此去投胎，恐怕未必做出甚麼大事，何不再在此地跟我苦修一二百年，也好去到世上，作番事業。』豈知此猴不聽教訓，現已逃走。我當時聽了一嚇，忙又問道：『此猴前去投生，是否又要擾亂世界？』」玄道人搖手道：『這倒不會，牠已稍有一點道行，若再修一二百年，將來去到人世，自可出將入相，現在去得太早，只好做個名士詩人罷了。』名士詩人，不過一點虛名，於人無尤，於世無補。玄道人說完，黃軍門又問他道：『此猴投生誰家，可能見告？』玄道人微笑道：『大概在城北徐公家中吧。』玄道人說了這句，又自己微微地點了幾點頭道：『在我看來，名士詩人，究竟不及作牠一番有益國家的將相，但是世上沒出息的人物太多，一家之中，能得一個文學之士的子孫，也就罷了。』玄道人說到此地，即送我們兩

個出洞、彭玉麟說完這句、又朝徐春榮拱拱手的賀喜道、那裏知道玄道人所說的這位城北徐公、竟是說你、你既有此名士詩人之子、也應該一賀的了、徐春榮的爲人、本極曠達、一聽他的孩子、將來能作一個文士、倒也暗暗歡喜、當下忙向彭玉麟謙遜道、此事不知究竟如何、小兒果真就是那隻老猿投生、只要牠不致擾亂世界、至於名士也好、草包也好、寒家倒也不去管牠、劉秉璋聽說、忽然大笑着的對着徐春榮道、如此說來、杏林、你可要好好好的教養我的這個小門生、索性讓他成個名士也好、徐春榮自然謹敬受命、彭玉麟又叫着徐春榮道、杏林、我倒要請你再替我卜牠一個文王卦、再過五年、究有甚麼喜事、徐春榮便去卜上一卦、卜好之後、笑着道、大概又是朝廷的天恩、彭玉麟皺眉道、我已受恩深重、無可報答、這樣說來、我在這幾年當中、倒不好歸隱了、徐春榮道、中興元老、半已凋謝、宮保乃是國家柱石、就是宮保要想歸隱、朝廷怕也不放吧、彭玉麟道、這末請你再替我卜上一卦、我要幾時、可與文正文襄二公

相見於地下呢。劉秉璋聽說不准徐春榮去卜這卦，彭玉麟如何肯依，只是打拱作揖的要求徐春榮替他再卜。徐春榮無法，只好又卜一卦，誰知一看爻辭，不禁暗暗一驚，正是：

君子問凶不問吉，常人愁死不愁生。

不知徐春榮見了那個爻辭，何以會得暗暗一驚，且閱下文。

評曰：此書名爲曾左彭三傑傳，叙至此處，距文正逝世已十餘年矣。文襄既歿，僅餘彭氏一人，占此書中之重要脚式。若僅單叙彭氏，又未免太覺冷落。以下附叙曾左彭三氏之有關係人物，卽知布局時已有成竹在胸也。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九十二回

一四六六

第九十三回 背國號如數家珍 勸盜魁取材戲劇

徐春榮卜卦之後，一見那卦是個火卦，彭玉麟的性質，以水爲宜，所以平生的事業，盡在水師之上，得功，水既遇火，十六年的那一年上，必定有個關缺，當下雖在腹中暗暗吃驚，臉上並未現出別樣顏色，彭玉麟不知就裏，還在笑問道：杏林此卦怎樣？徐春榮敷衍道：十六年分，宮保或有一個小小關缺，只要一過，定能壽至期頤。劉秉璋在旁接嘴道：僅有一個小小關缺，有甚要緊？彭玉麟也笑着道：莫說小小關缺，就是大大關缺，我這一生，業已闖過了百十個了。徐春榮因見彭劉二人，對於他所卜的的爻辭，都不甚麼經意，疾忙用着閒話混開。彭玉麟又問劉秉璋道：仲良，我曾聽得人說，江西才子文道希、孝廉，也在你這幕裏，不知現在可在此地？我想請來一見。劉秉璋微微地將他雙眉一鎖，的答話道：他於去年上京會試，聽說未曾會上，現又遄回廣東去了。徐春榮道：道希的文學，確是當今奇才，我說與其隨便中上一個進士，不得鼎甲，寧可不

中的好門生曾經私下替他卜過一卦，非得到了庚辰那年，才得合着他的流年，三鼎甲裏頭，必定有他分的。彭玉麟正擬插嘴，忽見一個戈什哈，擎進一個手本，對着劉秉璋稟說道：「回大帥的話，左文襄公的機要文案，鍾魯公鍾大人路過此地，要想稟安稟見。」

前清儀注下屬去見上司必須說出稟安稟見若是不想請見單說掛號稟安而已或未親到謂之差帖稟安

劉秉璋聽說大喜道：

「他來了麼？我正想見見他，快請到此地來。」就是戈什哈出去，不到片刻，即將鍾

魯公鍾觀察導入，鍾魯公先謁劉秉璋，又次第的見過彭玉麟、徐春榮兩個，方

始大家一同坐下。劉秉璋先開口道：「魯公觀察，我知文襄的年紀雖大，精力頗

旺，怎麼竟致出缺？」鍾魯公緊皺其眉的答道：「文襄公的性子最急，自從見了朝

廷與法人的和約之後，他就不知不覺的怒氣攻心，成了膏肓之症。」彭玉麟微

喟道：「我也和文襄的意見相同，那個法國的洋鬼子，未必就是勁敵。」

那時京中頗有帝師王佐鬼使神差

的口號凡屬詞臣在弘德殿毓慶宮授讀者謂之帝師凡屬部曹中書充軍機處章京者以其襄佐恭王辦事謂之王佐一班使臣皆呼兩人為洋鬼子神差即指充當神機營差使者也

彭玉麟說到此地，忽又

問着劉徐鍾三個道：「你們可知道鮑春霆的毛病極重麼？」劉秉璋搶答道：「不錯，

我也聽得如此說法，未知春霆又是何病。彭玉麟道：「正與文襄同病，他自蒙朝廷起用，以欽差名義，命他率統舊部，去到雲南白馬關防禦法人，他便命他舊日部將徐步洲軍門，官印連升做了大統領兼前部先鋒，正擬一戰擊敗法人，不料忽又奉到議和上諭，春霆本是武人，一時因被忠憤之氣所激，竟將那道上諭搶到手中，立即沙沙沙的扯得粉碎，於是朝廷責他扯詔違旨，犯了大不敬之罪，革職而回，他便在四川夔州府城內起上一所宅子，方思安靜一下，度他餘年不知怎麼一來，病就很厲害，鍾魯公接口道：「春霆爵爺和方才所說的那位徐步洲軍門都是職道在浙江時候的老同事，現在左文襄已經去世，倘若春霆爵爺再有一個甚麼長短，真是國家的大不幸了呢。」徐春榮坐在一旁，已在暗暗的替那鮑超掐上一卦，尙未掐畢，不禁破口連說不好不好，劉彭鍾三個忙問何事驚訝，徐春榮老實說出道：「我與春霆爵爺略有一些私交，剛才因見宮保說他的毛病厲害，我即替他袖起一卦，徐春榮說着，又露出悽慘之色的。」

道、但願此卦不准、春霆爵爺方無危險、劉彭鍾三個一齊異口同聲的說道、你的文王卦、本是卜一卦准一卦的、此卦怎麼又會不准、徐春榮微點其頭的答道、所以只有望牠不准、大衆嘖嘆一會、劉秉璋又問鍾魯公道、文襄前在陝甘、他出嘉峪關的時候、魯公觀察也在那兒麼、鍾魯公忙肅然的答道、職道從未離開文襄寸步的、那時職道可巧有些賤恙、一到哈密地方之外、真正是個不毛之地、事事不便、彭玉麟聽到這句、跟着側頭的想了一想、又因一時想不起來、便問徐春榮道、我曉得那個伊犁一帶、就是都被漢武帝征服的西域國度、杏林還記得那些名目麼、徐春榮笑上一笑道、伊犁就是烏孫國、喀什噶爾就是疏勒國、葉爾恙就是莎車國、烏魯繞齊就是車師國、庫車就是龜茲國、闐展就是蓀善國、樓蘭塔爾巴哈臺近哈薩克、就是康居國境呀、京中的西域圖志館、統有載着、談地理者讀此小說豈不有益不是閒文彭玉麟不等徐春榮說畢、連連的領首道、對對對、杏林的記性真是不錯、劉秉璋笑着道、記性錯不錯、我且不管、可是我的肚子餓、

你們講得上勁不餓麼、說着、卽命左右添菜擺飯、一同吃畢、鍾魯公首先告辭、回他成都原籍、彭玉麟一宿之後、次日他至德清、會着俞曲園、忙他喜事去了、沒有兩月、劉秉璋忽然奉到陞補四川總督的上諭、急將徐春榮請至、帶恨帶笑的說道、我和你兩個、還在商商量量的、要想奏請歸田呢、豈知天恩浩蕩、又把我補了川督之缺、此事你看如何、徐春榮很快的答道、照門生之意、老師萬難辜負這個聖眷、只好去到那裏、混牠一二年、再想別法、門生是、正好趁此機會、回到家鄉、以娛家慈晚景、劉秉璋聽了、大驚失色的說道、咦、這是甚麼說話、你不同去、教我如何去法、徐春榮忙笑答道、老師何必苦苦拉住門生一個、老師手下的錢玉興、軍門、萬應禪、總鎮、吳吉人、參戎、都是很能辦事的、劉秉璋搖手道、他們都是武官、怎麼能夠幫我、現在總而言之、一句、你若能夠同去、我就立辦到任的謝恩摺子、你若不去、我就立辦奏請收回成命的摺子、便了、徐春榮不便再說、只得推在他那童氏太夫人身上道、老師既已說得如此盡頭極

地門生馬上寫信稟知家慈，只要她老人家答應，門生再沒二話。劉璋點點頭道：「這話倒也公平，不過此信須得勞你第四位師母親自送到白巖府上。」徐春榮道：「這又何必呢？」劉秉璋把手向楫上一指道：「你不管這個，你只快快寫信，我還要教你出差一趟。」徐春榮便去寫好了信，交與劉秉璋之後，始問出差何

劉秉璋袖好那信

描寫仍極細緻

即命左右取出一件公事，一邊遞給徐春榮去看，一邊

很鄭重其事的說道：「這件公事就是萬應禪從台州專差送來要請救兵的。」徐

春榮不待看完，已知其事。當下也在連連自搖其首的說道：「這個王金滿」

金滿姓金名滿

人稱金滿大王簡稱王金滿自光緒初年一直獨霸一方自立爲王官兵死其手的不下十餘萬猖獗勝于來王

真也太覺猖獗了，照門生之意，早就要親去

一趟的，都因老師顧憐門生，說門生上有八旬老母，下有三歲幼子，不教親去冒險，以致因循自今。現在老師既要尅日入川，此事非得了結了走，方才對得起浙江。劉秉璋拍着他的大腿道：「我本是爲你家中老有老的小有小的，一身關繫重大。」徐春榮接口道：「食君之祿，應該忠君之事。」門生一定前去了結此事。

不過還是帶兵前往，還是隻身前往，且讓門生回家打定主意再講。劉秉璋笑上一笑道：「這些事情，做你老師的萬萬不能過問，只有你自己前去斟酌。」徐春榮回家之後，想了一宵，方才決定主張。第二天大早，又去見着劉秉璋道：「老師，門生原籍離開台州不遠，王金滿所住的那座山頭，名叫獅岩坑，自峯頂至山脚，竟有三十里路的高，誰也知道真是一個一夫當關，萬人莫入的所在。王金滿還有彈擊飛鳥，手打猛虎的絕技，所以官兵去一千死一千，去一萬死一萬。門生昨天晚上，一個人想上一夜，只有單身前去。劉秉璋聽說，把他雙眼釘着徐春榮的臉上，抖擻擻的問道：「你真一個人前往，莫非不怕危險不成？我却有些擔心。」徐春榮微笑道：「門生家有老母在堂，現在倒也不敢立於岩牆之下，自蹈危機，以貽老母之憂。只因知道王金滿他在山上，每每坐着綠呢大轎，戴着紅頂花翎，此是一個盜魁，本來不怕甚麼法紀，他要穿黃袍，坐金殿，也無不可的。現在既在坐綠轎，戴紅頂，可見他還有以官爲榮的心思。門生猜透他的心。」

思故而情願一個人前去，當面勸他一番，只要他肯投順，不妨真的給他一個小小武職，命他帶個糧子，搜剿兩浙的各路匪徒，這也是一個以毒攻毒之法。劉秉璋不等聽完，早已呵呵大笑起來道：杏林真有一點特別見解，這個法子極妙，准定如此辦理。徐春榮忙又回到家中，換了青衣小帽，正待動身，誰知他的汪氏夫人、葛氏夫人、萬氏夫人、劉氏夫人，統統將他團團圍住起來道：老爺一身關係家國兩度，何等重大，就是要去剿辦那個王金滿去，也得帶他十營八營人馬，怎麼可以單身前去冒險呢？徐春榮即把告訴劉秉璋之話，重又述了一遍，告知大家。汪葛萬劉四位夫人，還未答腔，那時做書的尙止三歲，却去拖着先嚴杏林公的衣蓋道：伯伯，你這法子，可是書上那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道理麼？作者自幼聰慧，確有神童之目。說着，又回身向着四位母親，把他小腿彎着跪上，高拱一雙小拳道：四位母親，快快不必阻攔伯伯，伯伯此去，定能馬到成功的。四位夫人聽了，都也笑了起來，先嚴也笑道：三歲孩子都知此理，你們何必替我害

怕先嚴就在這話之中、飄然出門而去、等得到了台州、萬應禪總鎮業經得信、早已親自接到城外、二人密談一會、同到萬應禪的坐營、萬應禪又蹙額的說道、營務處真要單身去會那個王金滿、標下情願親率幾個糧子、悄悄地跟在營務處之後、萬一有變、也好聽候指揮、徐春榮笑着搖頭道、不必不必、王金滿本是此地土著、徧地都有他的心腹偵探派着、若一帶兵前去、豈非與我宗旨不合了麼、萬應禪只好連連應着幾聲、是是、第二天黎明、徐春榮一個人便向那座獅岩坑山上進發、未到正午、已經到了山脚、及至走到山頂、已是太陽下山時分、那時山頂上的一個匪探、一見有人上去、慌忙飛報、王金滿知道、王金滿聽了一愕道、天下竟有這般胆大的人不成、快去問了姓名、報我知道、匪探又去問明、徐春榮老實以真姓名相告、匪探也當場一嚇道、你就是白岩的徐營務處麼、說完這句、急又飛奔進去報告、王金滿乾笑一聲、即命導入、徐春榮剛剛一脚踏進房內、就見王金滿身穿棗紅色的開啓袍子、一個人躺在一張

烟鋪之上，一見徐春榮進去，急向烟盤上抓起一枝裝有子彈的手槍，對准徐

春榮的前胸就放。

寫得令人汗毛凜凜

徐春榮趕忙將身一側，忽見子彈沒有打出，忽又向

着王金滿拱手道。

寫得鎮定雍容不然何故隻身來入虎穴

你且不必放槍，我現在只有一個人，你要打

死我，何時不可打死我，何必忙在此時。姑且讓我說明來意，至於是好是歹，那

時再定分曉。未晚，王金滿因見槍子忽然不能放出，心裏已是一奇。

金滿之槍百發百中

又

知徐營務處既是好官，又是孝子，不禁略起一點好感，忙將手槍向那他烟盤

之上，一丟，又把手一招道：這末你且請過來坐了再說。徐春榮走近幾步，即在

王金滿的對面坐下，王金滿把嘴一指道：徐大人。

恭敬起來

你快躺下，讓老子

稱人自大人自

稱爲老子頗有黑旋風李達之形狀

燒幾口大烟，你吸。徐春榮笑謝道：我是素來不吸烟的，我知道你爲

了這個大烟，往往殺人如泥，似乎不妥。王金滿笑喝一聲道：不講此等廢話，還

是快講你的正經。徐春榮笑問道：你可念過書麼？王金滿氣烘烘的搖着頭道：

讀書的却是奸臣，宋朝的秦檜便是狀元。

罵得刻毒

徐春榮不接這腔，又笑問道：這

末梁山上一百另八條好漢的戲文，你該看過。王金滿又很快的說道：這是我老子看過的，不過好的人也少，只有黑旋風李大哥、行者武二哥、豹子頭林三哥，最對老子脾胃。

對於書中人稱起大哥二  
哥三哥使人忍俊不置

徐春榮又笑道：就算這三個是好人，後來也難自保。首領徐春榮說到此地，又問王金滿道：你自己想想看，你有這三個的本領麼？這座獅岩坑，有那梁山上的險峻麼？從前的髮匪、捻匪、回匪，其勢何等猖獗，現在又到那兒去了呢？你在此山獨霸一方，平時殺人如麻，省裏的劉撫台，沒有派着大兵前來剿你，無非恐怕糜爛地方而已，並不是一定沒有辦法的呢。我因見你愛坐綠呢轎子，愛戴大紅頂子，大概很想做官，所以單身前來勸你，你肯誠心投降，同我去到省裏，包你馬上就坐綠呢轎子，馬上就戴大紅頂子，便了。王金滿聽了一樂道：我的罪孽深重，恐怕難邀赦免。徐春榮拍拍胸的力，保道：你放心，有我保你。王金滿道：小人還不放心同去。

老子之後頭稱我字我字之  
後頭稱小人真有文法也

徐春榮很誠懇的答道：我可在此爲質，你先掣了我的親筆信件，上省去見劉

撫台、他若給你做官、你可寫信教我回省、否則他殺了你、你們此地也可以我抵命、王金滿聽了大喜道、這個辦法極好、准定如此、說着、一連抽上一二十口大樂意的大烟、方去喚入一個小匪、又和那個小匪、輕輕地說了一陣、小匪退出、他又笑問徐春榮道、徐大人、你是忠臣孝子、所以方才我這百發百中的一枝手槍、竟會打不出去、王金滿說了這句、又叫了徐春榮一聲道、徐大人、你將來還得大發、徐春榮笑謝道、我要大發、早就大發的了、曾文正公、左文襄公、彭雪琴宮保、他們三位、徐氏對於中興人物只提三人足徵尤稱三傑都是我的老上司、他們候的候、爵的爵、我却不甚希罕、所以你不必恭維我、我倒要恭維你將來一定大發呢、王金滿一楞道、何以見得、徐春榮笑答道、起先這枝手槍、倘發放出彈子、我一定被你打死、不過我雖被你打死、請問省裏的官兵、肯不肯放你過門的呢、此槍驟然不能放出、安知不是天上念你可以歸正、方有這個朕兆、如此說來、你豈不是定要大發的麼、王金滿聽說、口上雖在謙遜、心裏可極快活、正待說話、忽見一個

小匪已來請吃晚飯，王金滿卽邀徐春榮來到另外一個石洞之中，連說大人來得息息，此地沒有好菜，徐春榮正待道謝，忽見那張石椽之上，擺上一盆東西，不禁大嚇一跳，你道爲何？原來那盆東西非別，却是兩個業已煮熟白白胖胖的週歲嬰孩，當時王金滿瞧見徐春榮面有驚駭之色，便指著那兩個嬰孩大笑的說道：我雖不是甚麼大官，向來自奉不菲，至於那些八珍上的龍肝鳳腦、猴腮、猩脣、熊掌，王金滿剛剛說到這裏，忽然聽得洞外有了虎嘯聲音，立卽飛步奔出洞去，同時只聽得拍拍拍的兩聲手槍，王金滿這人，早又返身回了進來，笑着說道：大人的口福不壞，我因大人不吃嬰孩，正在爲難，恰巧有隻老虎走過，我已將他一槍打死，稍停片刻，我請大人吃虎肉吧，徐春榮聽說，只好笑着答應，果然未到片刻，已見幾個小匪，送進一大盤熱烘烘的老虎肉來，主客二人食罷之後，回到原處，徐春榮又教了王金滿一番官場禮節，又寫好了一封信，此事不可少的大家方始安寢，第二天大早，王金滿拏了徐春榮的信件，也是單

身晉省、劉秉璋因有徐春榮的信件、自然事事照辦、當下即委王金滿做了親兵營的營官、又答應他可以保他一個副將銜的參將、並命担任剿辦兩浙土匪、王金滿至此、當然十分滿意、立即寫了稟帖、用稟帖矣恭請徐營務處回省、等得

徐春榮回省、劉秉璋豎起大拇指頭誇獎徐春榮道、杏林、你真能夠料事如神、徐春榮正待謙虛時候、劉秉璋又攔着他的話說道、你們師母、已從白岩回來、說着、即向身邊摸出一封信來道、你們太夫人也已答應我回到四川、徐春榮還怕其中有假、忙去拆信觀看、劉秉璋笑着道、杏林還有疑心麼、可是你雖是一個徐元直、我可不是曹阿瞞、此典用得巧合劉氏倒底是翰林出身也徐春榮收好了信道、既是家慈

准門生回到四川去混幾年、我們何時起身、可惜道希回到廣東去了、否則一同去到四川、豈非更有一個帮手、猩猩惜猩猩二賢相得之樂劉秉璋道、他要會試的人、這樣遠

法、不好邀他、劉秉璋說着、又去拏出一張宮門抄來、遞給徐春榮道、此人放了四川的遺缺、使我辦事有些爲難、徐春榮見是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署禮部

儀制司郎中汪鑑放了四川成都府的遺缺，府不覺微微地笑上一笑，劉秉璋仍在恨恨地問道：「杏林，你笑甚麼？我的在此爲難，無非謹慎之意而已，正是。」

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不知徐春榮答出何語，且閱下文。

評曰：王金滿名滿兩浙，紅羊後一股巨匪也。省中軍隊疲于奔命，復又無不爲其擊退。現在紹興府志載之綦詳，徐氏數語而伏巨魁，頗有武侯之風。作者寫其先德之事，稍稍簡括者，恐蹈自詡其功之意耳。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九十三回

一四八二

第九十四回 抱病臣特旨賜人參 強項令當場罵蠹蛋

徐春榮因見劉秉璋說出謹慎二字，微覺不以爲然的問道：「老師所說謹慎之意，門生有些莫測高深。」劉秉璋也問道：「杏林，你難道不知道他曾經參過我的麼？」徐春榮道：「此事雖聽老師提過，却還不甚詳細。」劉秉璋道：「這末讓我再細細的講給你聽。」這個汪鑑，字叫筱潭，乃是我們安徽旌德縣人氏，一向頗負清名，後來在那戊辰科點了翰林，那科的狀元，就是江蘇的洪文卿洪鈞，現已放了德國欽差，汪鑑點了翰林之後，太后見他素負清名，又能言事，便將他陞了御史，我聽人說，他似乎還是李少荃制軍的門生，我那年在安慶幫打四眼狗的當口，他曾參過我縱兵殃民，辜負朝廷愛民之至意的，當時因在軍務時代，朝廷僅將原參摺子發給我看，教我自己明白奏覆，劉秉璋說到此地，又向徐春榮望了一眼，接說道：「那時你正請假回籍省親去了，那個覆奏摺子，還是我自己親擬的，現在他忽放了四川遺缺府，查四川成都府出缺，照例是那個夔州

府陞補京裏放出來的遺缺府就補那個夔州府不過夔州府是兼夔關的却

是天下第四個優缺

粵海關爲第一滬海關第二津海關第三

我若照例而辦將他補了夔州府缺他一定

當我怕他有意拏這個優缺去給他的如此一來豈不以後事事和我頂撞釀成尾大不掉之勢此乃使我爲難者一也我若不照例辦換個壞缺給他旁人雖沒甚麼說話他本是懂得例子的豈不一定怨我公報私仇此乃使我爲難者二也將來我和他見面時候我若怪他從前參得不是那就須得當面責他幾句一個制台和一個實缺知府有了意見如何再能辦事此乃使我爲難者三也我若承認他從前參得是的我如何肯担這個惡名況且我的確未曾殃民此乃使我爲難者四也我若意氣用事不給他去到任世人都知他和我有過芥蒂的必要怪我沒有容人之量此乃使我爲難者五也我所說的謹慎之意無非想將此事預先有個兼全之法你怎麼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不成徐春榮一直聽到此地慢慢地摸着他那八字鬚鬚微微的一笑道老師所說的

這個謹慎那能教做謹慎，門生不怕老師生氣的說話，這個主意只好說牠荒唐呢。劉秉璋大驚道：「真的麼？杏林，你的說話，我本來沒有一句不聽的，你既說是這個主意荒唐，你須講出道理。」

從前左文襄任湘撫，張亮基、蔣章幕府時，張駱遇事出省，必將撫院臨防交與左文襄，使其得以便宜行事。左文襄也認爲張駱二公信任之專，照註

者意劉之對於徐更勝張駱二公之對於文襄也。

徐春榮聽說，却朗朗的答道：「此理甚明，何用細說？」汪守從前參得是的，朝廷早降嚴譴，朝廷一經老師自己奏覆，便沒事情。汪守之參已經虛了，不過御史參人，照例有那風聞二字冠首，風聞二字未必件件是真。汪守虛參了人，他對於朝廷都沒甚麼處分，對於老師自然更不必負着甚麼責任。況且當時有他那樣一參，一經老師一奏，便沒事情，世人因此反知老師的軍紀之好了。照門生說來，老師非但不必氣他，而且應該感他呢。劉秉璋聽了，笑上一笑道：「這話也覺有理。」徐春榮忙接口道：「老師既說門生之話有理，那末對於汪守這人，不必再有芥蒂。既沒芥蒂，自然以那夔州補他。汪守這人，倘是明白的，自知難道老師公事公辦，不記舊事，以理而論，他方感激欽佩老師之不暇。」

怎會事事頂撞，致有尾大不掉之嫌呢？汪守這人，倘是糊塗的，老師應該以他到任後的辦事錯與不錯爲標準，拏到把柄，要參就參，要降就降，只是不必記着前事罷了。徐春榮說到此地，又補上一句道：「老師方才所說的謹慎二字，何嘗謹慎呀？」劉秉璋聽完大喜道：「着着着，杏林之言甚是我真正有些老糊塗了。這末你回去收拾收拾，蜀道難行，我們家眷是要一起走的。」徐春榮聽說，便回公館一進門去。汪葛萬劉四位夫人都來問他道：「老爺，我們真的一同到四川去麼？」徐春榮點首道：「太夫人既已答應，只好如此。」萬氏夫人又單獨說道：「剛才那個金滿，王字應該除去營官已經來過，據說他的性命是老爺救出來的，他的功名是老爺抬舉他的，他擬辭去此地差使，情願伺候我們一同到川。」徐春榮連搖其首道：「萬萬不能，此地土匪全要他去剿辦，不過他的一片好心，我們知道就得了。說着，即命差官就將此意告知金滿，後來金滿也能分別事之輕重，盡心剿辦兩浙土匪，不在話下。」結過金滿沒有幾天，徐春榮便率了家眷，隨了劉秉璋直向

成都進發那時川口尙沒小輪由杭州赴滬還是坐的無錫快民船由滬到漢是大輪船由漢到宜昌也是大輪船由宜昌到重慶水旱都可旱路是在萬縣起旱十天可到水路坐民船至少要兩個月

帶敘入川程途甚詳因作者平生曾說水滸一書對於地理不熟也

分家眷都是起旱而行及到重慶自有衆官迎接不防劉秉璋也有望七的年紀了因爲沿途受了風霜一病極重他的正夫人李氏便與汪葛萬劉四位夫人商量打算就此因病奏請開缺不再入川徐春榮一聞此事正合他的心意又與劉秉璋商酌一下立即電奏進去候旨遵行等得奉到軍機處的回電說是太后不准所請仍命扶病入川光緒皇上且說劉督本有徐某幫同辦事到川也可將養的說話劉秉璋奉到此電只好真個扶病進省又因有病在身恐走水路更加耽擱日子於是仍由重慶起旱重慶到省謂之東大道十五站即可到達成都每站九十里到省接印之後徐春榮仍充四川全省營務處之職不過又兼着洋務局總辦機器局總辦火藥局總辦牙釐局總辦支應局總辦以及錦

川書院山長、華陽書院山長、等等差使而已。那時四川的藩台，乃是旗人松壽，既有官場架子，對於大清律例又熟，於是和這位徐營務處，似乎有些吃醋的味兒。徐春榮却不知道其事，也不睬他。有一天，馬邊雷波等處的蠻子，鬧得極其厲害，錢玉興軍門、萬應禔總鎮、吳吉人參將，先後都吃敗仗回省。劉秉璋便命徐春榮親自出馬。徐春榮當然一口答應，但因馬邊雷波的蠻子，不是旦夕可平，若是耽擱一久，營務處的差使重要，不能因此久懸，須得有人代理，方好不必心掛兩地。劉秉璋也以爲是，便請徐春榮保舉一人。徐春榮當場便保舉了劉秉璋的幕府陳石卿大令。劉秉璋聽說便蹙額道：「陳令才也開展，代理此職本無不可，但是他的底官，却是一個候選知縣，一旦教他充當這個道班差使，恐怕對於司道有些難處。」徐春榮道：「這不要緊，雖是代理，也得出奏委派，應以差使爲標準，不能以底官爲標準的。況且以候補游擊代理提督的也多，劉秉璋因見徐春榮舉出例子，又以爲是。」

信任不可謂不專矣

徐春榮說完這話，就去調齊人

馬逕自出省，剿辦蠻子去了。這裏的陳石卿接了關防之後，第一天就得拜客。第一個就得去拜藩台松壽，他的差官便去向他請示，說是去拜藩台，應用甚麼帖子，他見那個差官，雖然問得不爲無理，但是營務處的差使，照例不是由藩臬兩司兼着的，也是一位極紅極闊的候補道員充當的，司道本是同一個官廳的，所以道台去拜藩台，照例用愚弟帖子，有些人間有用晚生帖子的，這是有或世誼的關係，或是自己謙虛的關係，甚而至於拍馬屁的關係，道台充當營務處的差使，去拜藩台，不生問題，他是一個知縣，去見藩台，照例須下官廳，須上官銜手本。官銜手本，應書候補知縣，或是候選知縣某某，知縣對於知府，即須用手本矣。不過既經當了營務處的差使，萬萬不能把這營務處差使的手本，用在藩台面上，因爲營務處差使的手本，只有去見督撫，或是將軍，照例不應該用在第三個人面上的。陳石卿想到此地，倒也有些爲難起來，半天不能答覆那個差官，那個差官也知他們主人的爲難之意，忙又進言道：沐恩也知今天這個帖子，有些稍稍爲難，因爲若用營務

處的手本去拜藩台，照例用了手本，必須去下官廳，從古以來，也沒有看見一位營務處去下藩台官廳的，就是大人謙虛爲懷，朝廷的功令，也難隨意褻瀆。若是僅用愚弟帖子去拜藩台，大人的底官，到底只有七品，似乎也難援那頂門拜會的例子，況且這位松藩台，最肯講究儀注的，陳石卿聽完道：「這個禮節，我豈不知，我正爲以一個知縣充當營務處的差使，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因此

沒有甚麼例子可援，要末就用個一注香的帖子吧。」

一注香的帖子只寫本人姓名不寫官銜照例可以不下官廳的猶之乎學生去拜先生

用那受業某某一樣

那個差官聽說，也以爲很妥當的了。那知一到藩台衙門，投帖號房之後，忽見一個執帖二爺，大模大樣的把那帖子向他一丟道：「我們大人吩咐出來，教你們貴上須換官銜手本，須到官廳裏去聽候傳見。那個執帖二爺還沒說完，陳石卿坐在轎內，早已聽得清清楚楚，這一下臉，使他氣得非同小可，立卽在他轎內，用手拍着扶手板，氣烘烘的吩咐他的差官道：「快快回去，快快回去，我情願不當這個差使，不見得定要下他官廳，等得回轉公館，却又不便把

此事逕去稟明制台，只好裝病請假，不到營務處裏辦事。劉秉璋不知內中底蘊，還當陳石卿真的有病，還在傳諭出來，說是營務處的公事很多，快請陳大人趕緊醫治，莫要因此悞了公事等語。陳石卿本來沒病，試問教他去醫甚麼，做書的對於此事，只好攔牠一下，要等徐春榮回省，方有解決。現在先說北京的那位汪鑑，汪太守那天已經船到東門碼頭，並未上岸，就有成都華陽二位首縣上船稟見。汪鑑一見二位首縣，含笑的說道：貴縣來得甚好，兄弟此次出京的當口，曾蒙兩宮召見數次，最後一次，又蒙太后交下人參一斤，命兄弟順道帶來轉交制軍的，現在擬請二位貴縣就去稟知制軍一聲，究在甚麼地方接旨。成都華陽二位首縣聽說，連忙上岸，坐了他們的弓桿轎子，飛奔的前去稟知制台。不到一刻，早已回轉下船之後，即與汪鑑說道：卑職等已將大人之話，稟知制軍，制軍傳諭出來，說是病猶未愈，不良於行。照例在英花館中接旨只好請大人明天辰刻，將這御賜人參，攜到督轅，制軍就在大堂接旨。汪鑑聽說，自然照辦。成

都華陽二位首縣照例又寒暄一陣，方始告辭。第二天大早，成都府率同成華二縣，已在督轅大堂伺候。果見汪鑑手捧一隻黃緞包着的小匣子，如期來到。下轎之後，直到大堂，那時大堂之上，已經排着接旨的香案。四川總督部堂劉秉璋，也在一旁由人扶着肅然而立。汪鑑仍把那隻小匣子捧在當胸，面南站着。劉秉璋先行三跪九叩首之禮後，始向汪鑑問話道：「兩宮聖體安否？」汪鑑謹敬答道：「兩宮聖體甚安。太后賜有人參一斤，交與卑府帶出京來，交給大帥。汪鑑說完，劉秉璋仍又叩首謝恩。那隻人參匣子，自有戈什哈前來接去。這個禮節過後，汪鑑照例要用庭參之禮。見劉秉璋的巡捕，也照例說聲免參。汪鑑方始向着劉秉璋磕頭下去。原來照前清的大清會典載着：從知縣以上，去向督撫將軍磕頭。督撫將軍都須回叩。惟有那時的直督李鴻章，他却倚老賣老，不但對知縣以上等官，不肯輕易回頭，甚至遇見資格輕淺一些的巡撫司道，他也假裝腿痛，不能下跪，隨意一彎其腰而已。後來有一次遇見一位

新由部中選出去的知縣前去見他，尚未謁見之際，坐在州縣官廳裏面，可巧聽見一班同寅私下在談李鴻章架子太大，不肯回頭之事。這位知縣便插嘴道：「這是那班督撫司道以及府縣自己輕視自己的原故，以致釀成少帥的驕傲脾氣，否則大可引出大清會典，指名要他回頭，他也沒有二話。」內中有個知州駁他道：「老同寅，此說恐怕未必吧。大清會典只要稍稍留心儀注的人，誰不看過，但是大家要想做官，如何敢去挑剔上司的眼兒？這位知縣便將他的腦袋一別道：「這倒不然，下屬比較上司，自然上司大於下屬，若以上司比較朝廷，自然朝廷大於上司。大清會典乃是朝廷的法制，誰也不能不遵，誰也不能含糊。諸位同寅不信，兄弟可以講件眼見的故事，與諸位同寅聽聽。大家都說很好，一定洗耳恭聽。這位知縣未講之先，還去打掃了一打掃喉嚨，方才朗聲說道：「去年兄弟因事去見直隸藩台裕堃，裕方伯却是普通見的，當時連兄弟一共有十二人之多，及至大家說話完畢，裕方伯就端茶送客，他剛送到花廳門

口正在微彎其腰、要想回進去的當口、內中忽有一位散館知縣名曰皮鳴皋的、却去向着裕方伯朗聲的說道、卑職要請大人多送幾步、查大清會典載着、藩司送知縣的儀注、應在二堂檐下的、當時裕方伯也只好紅了他臉、連稱是、是的、送到二堂檐下了事、這個知縣說完這個故事、又向大家鄭重其事的說道、今天已是十二月二十五了、兄弟打算不去稟見這位少帥、且俟明年的元旦那天、兄弟再去見他、而且要他一定回我的頭、嘴上并且非常客氣、大家聽了不信、這個知縣當場也不深辯、及到第二年的元旦那天、這個知縣去朝李鴻章磕頭的時候、李鴻章仍照老例、推說腿有毛病、只是彎腰而已、這個知縣磕完了頭、起來之後、重行朝着李鴻章一邊磕下頭去、一邊口上說道、這個頭是卑職替大帥的老太太叩年的、李鴻章一聽見替他老太太叩年、只好連稱不敢不敢、慌忙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回這知縣之頭、這個知縣將要走出花廳門口的時候、故意放重聲音、自言自語的罵道、中興功臣、本來多於狗毛、像

這樣自大身分，不照大清會典的儀注，直受下屬之頭，那兒好稱功臣，簡直是個驕蛋罷了。這個知縣罵完這話，揚長下階而去。後來李鴻章因他很熟律例，非但不記罵他驕蛋之恨，還去給他補上優缺。當時的那位劉秉璋，也曾瞧見申報載着此事，但他爲人素來長厚，對於下屬一切的禮節，倒也能照會典辦理。况又允了徐春榮的條陳，對於這位曾經奏參他過的汪鑑汪太守，當然比較別人客氣。回頭之後，就請升坑，那知那位汪鑑汪太守，不待劉秉璋開口，却先提起從前之事道：卑府從前奏參大帥，乃是做御史的天職，後來大帥自己奏覆之後，太后也未再命呈出證據，卑府當時雖知風聞不及目見，但是朝廷既准御史風聞奏事，自有深意存在。此次卑府蒙恩簡放此間遺缺，知府來作大帥屬下，對於前事早已忘懷，豈知太后記性真好，深恐大帥和卑府兩個，尙有從前芥蒂，特旨命卑職攜參來此。太后又面諭道：爾將此參帶給劉督，他見此參，便知啗在調和你們二人之至意了。劉秉璋一直聽完，很感激天恩，道：仰

蒙太后如此操心，真使遺府和我無可圖報。其實我的門生徐杏林早已勸我過了。他說貴府從前參我，應該感激你的。汪鑑聽說口上也在客氣幾句。心內已在欽佩徐氏爲人確識大體。劉秉璋又說道：兄弟因爲不知貴府何時可到，所以不能先將夔府恩守。

旗人官諱壽字光緒二十八年已至江蘇巡撫之位作者曾充江蘇撫轅總文案卽其委也

陸補首府現在貴府已

到，兄弟就命藩司辦理此事。貴府卽補夔府遺缺可也。汪鑑並未道謝，口上僅說一聲：大帥照例辦事，很是可敬。卑職將來到任之後，只有力圖報効國家而已。

語不及私確屬諍臣

汪鑑說完，卽行辭出。沒有幾天，果已奉到飭赴夔州府新任的飭知。

摒擋到任頭一天，就接到鮑超族人候補提標都司名叫鮑藩的一張狀子，說是鮑超打髮逆時，曾經借他五萬銀子去墊軍餉。後來屢次延約，推說沒錢，不肯歸還。當時他在邊省當差，還當鮑超之言是真。及至去年回川，始知鮑超業已病故。不過見他所住夔府城內的一所宅子，異常奢侈，不似無錢之輩。嗣又探知鮑超之子，

卽光緒二十四年補授浙江溫處道員因開改奏奉旨充發邊疆効力者也

雖已外出，可是鮑妻藏有大宗軍火，似

有謀爲不軌情事，請求秘密查抄，并將欠款如數發還具領，因被縣裏批駁，特此上控等語。汪鑑曾充刑部司員多年，見此巨案，不免大吃一驚，又因事關造反情事，立即飛稟川督請示，正是。

黑心武職裁賍去，強項黃堂密稟來。

不知劉秉璋如何批法，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看去似屬閒文，不與三傑有關，其實確非枝節，洵屬當時一件極大之欽案也。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九十四回

一四九八

第九十五回 死爵爺真箇抄家 賢總督欣然作伐

四川總督劉秉璋接到夔州府汪鑑的稟帖，不覺大驚失色，急命戈什哈傳見那位代理營務處陳石卿，那知陳石卿仍舊推說有病，不肯應召。劉秉璋沒法，只好拍了一分密電去請恭親王的示，要想把那重大責任，交給恭親王去負。原來那個時候，咸豐皇帝的親弟兄，僅剩老六老七二人存在，老六就是恭王，老七就是醇王，醇王現管神機營事務，以及內務府諸事，不暇再問朝政。恭王既充軍機處領袖，又掌總理衙門，對付這等謀叛之事，本是他的分所應爲。當時一見劉秉璋的密電，連連的頓足大叫不好道，鮑超在時，因爲要打法國的洋鬼子，連那議和的上諭都敢撕碎，他的子孫，既有謀爲不軌情事，自在意中。況且他是第一個中興勇將，他的下代，必有非常驚人之技，倘一發難，試問誰能抵禦。恭王想到此地，慌忙前去面奏慈禧太后，太后不待恭王奏畢，也在連稱不妙不妙。恭王一直奏完道：「奴才愚見，自應立即電覆川督，命他即去查抄。」

若無形跡可疑之處，就好作罷，免有打草驚蛇之舉，惹起一班功臣，否則先將鮑氏家屬就近拏下，也好以此挾制他們。太后聽說，蹙額的低聲說道：「啗們就怕這班將官的子孫造反，從前的呂太后，她若不早把那個韓信悄悄的處死於那未央宮中，那座漢家天下，未必能夠傳到二十四代呢。」恭王道：「此刻尚在叛跡未彰之際，似乎有些難處，因為長毛造反，本是反對啗們滿人，倘若一班中興名將的子孫，大家抱着兔死狐悲之感，統統羣起而攻，啗們的這座天下，那就有些靠不住了。」

滿人如此防備  
漢人焉得不亡

太后又問道：「啗們知道劉秉璋的身邊，不是有個會卜文王卦的徐某人在那兒麼，何以這件事情，弄得漫無布置，如此驚惶的呢？」恭王回奏道：「聽說徐某出省去打蠻子去了，或者劉秉璋沒有和他商酌，太后聽了忽然一樂，頓時面露笑容起來。」恭王驚問道：「老佛爺此時忽有笑容，未知想到何事？」奴才愚魯，一時莫測高深。太后見問，又是淡淡的一笑道：「劉秉璋做了幾十年的官，一箇腦兒用了一個姓徐的，姓徐的雖將那個孝字，看得

重於忠字自然難免認題不清，但是既在幫劉秉璋的忙，劉秉璋是嗒們的封疆大員，嗒們就有便宜之處在裏頭了。太后說着，更加現出很放心的樣子，又接說道：你既說姓徐的出省去了，嗒就知道劉秉璋就彷彿失去了一個魂靈，因此對於一點小事，自然要大驚小怪起來了。這件事情，若是姓徐的在省也沒甚麼辦法，那就有些怕人。夔州府汪鑑本是一個念了幾句死書的文官，怎有這個應變之才呢？所以嗒倒高興起來了。恭王道：這末奴才下去，就叫劉秉璋先去查抄了再說。太后點頭應允，恭王退出，立即一個十萬火急的回電，說是奉了懿旨，着將鮑超家裏嚴行查抄奏聞。劉秉璋一接回電，一因沒人商量，二因乃是懿旨，如何還敢怠慢。當下也是一個十萬火急的電報，打給汪鑑，命他照辦。汪鑑奉到電報，即去會同本城的協台，就把鮑超的那座住宅，團團圍住，馬上查抄起來。可憐那時的鮑超，除了鮑超的棺木，停在中堂之外，只有一班婦女小孩，大家一見奉旨前去查抄，自然個個嚇得屁滾尿流，一時號哭之

聲震達屋瓦，也有長毛殺來的那般厲害。汪鑑和協台二人，一邊命人鎖了婦女，一邊進進屋子的查抄進去，等得抄畢，兵丁衙役等人，呈上一張清單。汪鑑接至手中一瞧，只見寫着是：

後膛槍二十三枝，手槍四枝，各種子彈一千二百餘粒，馬刀十六柄，大刀兩柄，盔甲一副，號衣五十六件，大旗八面，銅鼓一架，軍號五具，衣箱三十四隻，首飾四匣，煙土四櫃，煙槍十枝，煙具八副，御筆福壽字各一副。

汪鑑猶未看完，那個協台，早在一旁跳了起來，發狠的說道：「反了反了，這些都是造反的東西，快快先把這班叛婦砍了再說。」汪鑑因知這個協台曾經當過鮑超的親兵的，此時又見他那種冒冒失失的樣兒，不禁暗暗的好笑。當下便笑着接口道：「老兄說話，尚須檢點一些，難道太后的御筆也是叛器不成？」

挖苦得妙

汪鑑如此說法，始把臉蛋一紅，沒甚言語，起先那班鮑家的婦女，聽得協台要殺她們，早又號淘大哭起來，及聞汪鑑在說，未經奏聞，未問口供，不能亂殺，雖然放心一點，鮑超的大媳婦，還去向着汪鑑呼冤道：汪大人，這些槍彈，却是先爵爺防家用的，職婦的丈夫，現往河南岳家探親，不日就要到北京引見，怎敢忘記天恩祖德，竟至造反？汪鑑聽了，便含笑的答道：此種聲色便是好官這件案子，本是有入舉發的，按照本朝律例，上諭上面，若有嚴行字樣，便得刑訊，現在本府，第一樣對於這些槍枝子彈，認爲武將家中，應有之物，第二樣看在鮑爵爺確是一位中興功臣，暫不刑訊你們，且俟制台覆奏之後，看了上諭再講。汪鑑一邊這般說着，一邊卽命衙役，先將鮑氏婦女，送往縣裏，發交捕廳管押，那個協台却不識趣，又向鮑家大媳婦喝聲道：你們赶快叩謝府尊大人的恩典，去到縣裏好好守法，那知這位協台大人的一個法字，尙未離口，不防那個鮑家的大奶奶，陡的走近幾步，出那協台的一個不意，撲的一聲，吐了他一臉的涎沫，恨

恨的罵道、汪大人倒還公允、我就罵你這個一聲負心賊、你莫非忘了在我們爵爺部下、當那小兵的時候麼、汪鑑在旁聽得清楚、恐怕這位鮑少奶奶要吃眼前之虧、所以不等那個協台接腔、忙命衙役好好的扶着鮑家婦女出去、然後又去親自檢查一遍、眼看封屋之後、方向那個協台拱拱手、回他府衙、辦他公事去了、現在不講那個協台、明明求榮反辱、只得揚揚肚皮回去、單說汪鑑回衙之後、即把查抄經過、據實稟知制台、劉秉璋接到公事、見有槍枝子彈、更加怕受失察處分、忙又電知恭王知道、

劉氏向有忠厚之名、既懼失察處分、就應該瞞過槍彈等物、既是據實電知恭王、就難免失察處分事、雖矛盾正是他的忠厚

王又去奏知太后、太后想了半天、方始略現怒容道、國家的槍彈、何等重大、鮑超怎敢藏在家裏、此事若不重辦一下、何以殺一儆百、太后說着、便吩咐恭王下去、電知劉秉璋迅速嚴行審問、按律懲辦、恭王奉諭退出、當然照辦、劉秉璋一接此諭、不覺連連叫苦、你道何事、原來劉秉璋人雖忠厚、倒底是個翰林出身、況且也是中興名臣之一、他與鮑超、又是知好、倘若一經按律而辦、鮑氏全

家便得滿門抄斬莫說自己一時不忍下此狠手就是一班中興功臣聞知其事怎肯甘休將來大家向他責難起來也不得了劉秉璋正在左右爲難的當口那位錢玉興軍門恰來進見劉秉璋先把電諭遞給錢玉興看過急問道你視此事怎麼辦法這不是汪筱潭明明來使我爲難的麼錢玉興聽說半晌不能答出武官難怪好一會方始皺眉的答道此事真正有些爲難徐營務處又不在此地要末趕緊請他回省一趟劉秉璋搖首道他在那邊正在打得得手怎麼能夠教他回省要末派個妥當人物前去取決於他劉秉璋說到此地又唉聲嘆氣的怪着陳石卿道早也不病晚也不病他若不病大家商量商量也好一點錢玉興便低聲說道我聽我的部下說朝廷真的要辦鮑爵爺的子孫大家一定不服將來有得麻煩呢劉秉璋聽說急將雙手掩着耳朵道嚇死我也此等逼我爲難的說話我却沒有胆子敢聽寫得有趣活畫其人劉秉璋掩了雙耳一會一面放下手來一面又問錢玉興道你說說看究教那個去問杏林呢錢玉興道

還是請石卿勞駕一趟才好，劉秉璋連連點頭道：說得不錯，說得不錯，只有他去說着，即命一個親信文案，拏了全案卷子，去教陳石卿看過，馬上動身，陳石卿本來沒病，又見事關重大，於是漏出省而去，誰知去了月餘，尚沒信息到省，恭王那兒的催言，倒如雪片一般的飛至，沒有幾天，劉秉璋忽又一連接到二十多封電報，繙出一看：

第一封是直隸總督李鴻章

第二封是長江巡閱大臣彭玉麟

第三封是福建總督楊昌濬

第四封是馬江船政大臣沈葆楨

第五封是浙江巡撫衛榮光

第六封是福建水師提督歐陽利見

第七封是西江巡撫李興銳

第八封是南京總督劉坤一

第九封是在籍紳士三品卿銜劉錦棠

第十封是記名提督譚碧理

第十一封是前湖北提督郭松林

第十二封是前兩淮運使方濬頤

第十三封是出使英德俄法大臣曾紀澤，第十四封是前湖北布政使厲雲官

第十五封是前涼州鎮周盛波

第十六封是丁憂巡撫潘鼎新

第十七封是前右江鎮周盛傳

第十八封是在籍紳士曾大成

第十九封是山西布政使聶緝槻

第二十封是前浙江提督黃少春

第二十一封是前壽春鎮郭寶昌

第二十二封是廣東提督蘇元春

第二十三封是欽差大臣婁雲慶

第二十四封是前皖南鎮潘鼎立

第二十五封是前欽差大臣唐仁廉

第二十六封是記名提督陳濟清

第二十七封是前台灣巡撫劉銘傳

第二十八封是浙江海門鎮楊岐珍

劉秉璋恩恩看畢、只見大家不約而同說是、同是功臣、誰無子孫、如此一辦、天下凡有功者無噍類矣、賣反獻功之人、余等必有以處之、解鈴繫鈴、公好爲之、內中尤以彭玉麟、李鴻章、潘鼎新、潘鼎立、周盛波、周盛傳、婁雲慶、唐仁廉、楊岐珍幾個、說得更加決裂、彭玉麟、李鴻章、周氏弟兄、潘氏弟兄、以及楊岐珍、還怪着徐春榮不應助紂爲虐、劉秉璋只好仰天長吁道、天亡我也、說了這句、又自

己搖頭道、雪琴西園

西園爲楊岐珍之字

兩個、他們是最欽佩我們杏林爲人的、怎麼也在

瞎怪起來、劉秉璋剛剛說到此地、忽見一個戈什哈報入道、徐營務處打退蠻子和陳石卿老爺、已經回省、馬上就來稟見、劉秉璋聽說、連連的拍着几案道、快快請來、快快請來、不准再在別處耽擱、戈什哈只好又去傳話、沒有好久、只有徐春榮一人走入、劉秉璋一見徐春榮之面、幾幾乎轉了悲音的說道、杏林你雖剿平蠻子回來、我却被大家逼死了呢、汪筱潭也是一個害人精、徐春榮微微的一笑道、老師不必着急、門生已有辦法在此、劉秉璋撲的跳了起來、一把抓着徐春榮的衣袖道、真的麼、徐春榮將手輕輕一抬、先請劉秉璋仍舊歸坐、方在一旁坐下道、汪守前來請示、並不爲錯、所錯的老師應該拍電問我一聲、此非徐氏恃才既是久已參預機密應該事先商酌劉秉璋忽把他的大口一張、似要說話的樣子、却又急得氣喘喘的說不出話來、徐春榮忙問道、老師要說的話、可是汪守前來請示、並不算錯、這末老師去向恭王請示、也不能算錯了、劉秉璋不待徐春榮說完、忙把

他的嘴巴閉攏跟着把脚一頓，雙手向他兩隻大腿上用力一拍，道對囉。徐春榮因見左右無人，忙不迭的低聲說道：「這倒不然，難道老師不知道恭王是旗人麼？」太后確有漢朝呂后之才，不過沒有全用出來罷了。此言可已遭太后之忌矣劉秉璋聽說

急把眼睛連眨兩下，又輕輕的說道：「隔牆有耳，杏林今天何故如此大意？」此是劉氏老成

之見若單看作者描寫其發急之狀，豈非一個駿子焉能作督撫耶

徐春榮一聽此言，方才想到劉秉璋身邊確有一個戈什

哈，是醇親王荐來的，當下不免一嚇，幸虧功名之心本淡，略過一會，也就鎮定

下來，道：「此人在此，門人不能說出主意。」劉秉璋點點頭，當下叫了一聲來呀，就

有幾個戈什哈一同奔入，劉秉璋望了一望，不見那個名叫霍神武的在內，便

問道：「霍戈什呢？」內中有個回話道：「方才還見他站在門外，此刻不知那兒去了。」

原來霍神武正與醇親王荐來的，起先徐春榮在說太后像呂后的時候，他已

聽見，嗣恐劉徐二人有話避他，有意托故走開，此刻聽見制台問他，忙又走入

劉秉璋便朝他說道：「我要問岐將軍。」

岐將軍元方任四川將軍

討樣滿洲餉，你去才好討來。」

神武聽了，忙笑答道：「沐恩就去。」劉秉璋等得霍神武走後，始問徐春榮道：「杏林，你是甚麼主意，快快說來。」徐春榮道：「老師快快電託雪琴宮保，請他約同一班中興功臣，由他領銜出奏保奏，太后有了面子，自然會賣這個人情的。」劉秉璋聽了大喜，即將几上一大疊的電報，拏給徐春榮去瞧道：「你且看了再說。」徐春榮看完道：「這末老師就將此意告知他們，他們也好銷氣。」劉秉璋即請徐春榮擬了覆電，說明此事原委，果由彭玉麟領銜出奏此事，太后照准，各方方才不怪劉徐二人。當時浙江海門鎮楊岐珍，本是徐春榮的譜弟，而且童太夫人待如己子，做書的落地那天，楊西園世叔適由海門晉省，回完公事，正待告辭，劉秉璋太夫子忽向他笑說道：「你們杏林盟兄，日內正要得子，你和他親如手足，大該前去幫忙。」楊西園世叔連連答應，回至我們公館，一見先嚴，便一把抓住道：「大哥，你有弄璋之喜，何以不告訴兄弟一聲，還是中丞留我來此幫忙。」先嚴大笑道：「一個孩子之事，如何可以驚動老弟，我又知道你們台州的那個王金

滿猖獗萬分，萬萬不能以私廢公。楊西園世叔道：這不要緊，王金滿已經鬧了多年了，也不在乎這幾天。況且此人非得大哥前去智取，恐怕不能由兄弟力敵的呢。先嚴聽說，方留西園世叔在家照料。後來西園世叔眼見一猿入室，他就大驚起來，還是先嚴教他守秘，他才等做書的落地之後，回任去了。他的繼配楊氏太夫人，更爲先祖妣童太夫人所鍾愛。當時直稱童太夫人爲母，不加世誼字樣。先嫡母汪太夫人，先庶母葛太夫人，先生母萬太夫人，家四庶母劉太夫人，同時也與楊太夫人十分知己，親同姊妹。嗣後先嚴由劉秉璋太夫人奏調到川，從此與楊家便沒往來機會。及至光緒十八年九月，先嚴由川請假回籍，西園世叔可巧先一月陞了福建水師提督到任去了。以後忽忽四十年來，不通信息。直至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三日，暴日攻我閩北，做書的危坐斗室，編此曾左彭三傑傳的時候，忽接西園世叔的長孫公子，名叫祖賢，號叫述之的，寄來楊氏重闈紀念二集一冊，又席蓀千酬唱集一冊，乞我題詩，方始結此。

一段前因後果

此書無一字杜撰作者早已聲明在前註者復又担保在後今見此節絕之纂詳益見冥冥之中楊西園軍門洵有靈也述之公子適于此時前來乞題豈非巧合

現在接說先嚴

辦好那椿公案，彭玉麟、李鴻章、潘氏弟兄、周氏弟兄、楊岐珍總鎮，都向先嚴道  
歉。汪鑑也向劉秉璋謝罪，又向先嚴訴說他的苦衷，似有告退之意。先嚴安慰  
再三，又去告知劉秉璋。劉秉璋一經先嚴告知，也去慰留汪鑑，復又自任月老，  
便將汪鑑的長女名繡仙的聘給做書的三女名桂仙的，聘給做書的第三個  
胞弟名梁生的。我們弟兄二人，現在成了聯襟，不能不感激這位太夫人之情。  
汪筱潭即爲作者之泰山而作者敘其查抄鮑超之家並無一句褒辭足見據實而書然以書中人敘書中事安得不詳乎 後來先岳汪鑑，又陞了成都首府，就在那  
時，成都省裏，又到了一位欽差，出了一件天大的案子，正是

川督雖教守秘密，清廷却已起疑心。

不知究是一件甚麼案子，且閱下文。

評曰：此書若易一局外之人，焉有如此之詳。書局選人，頗有眼力。

第九十六回 投鼠忌器騙子發橫財 愛屋及烏親家問數學

先岳汪鑑自陞成都府後，有一天忽據一個差役密報，說是草堂祠裏

草堂祠內塑有諸葛武侯

暨劉關張三公等像與青羊宮武侯祠皆爲四川名勝

上個月到了一班匪類，行爲很是詭秘，似乎不能不查。汪鑑

聽說，便問那個差役，怎麼知道此事？那個差役又說道：草堂祠裏有個香火和尚，本是小的親戚，昨兒晚上親到小的家中，告知此事。大人要知這個底細，只要立將草堂祠的方丈傳來一問，就得。汪鑑卽命那個差役去傳方丈，等得傳到汪鑑，問那方丈祠裏到了匪類，何故秘不稟報？方丈聽了一嚇，道：大人怎麼知道他們都是匪類？僧人看來恐怕還是一位北京出來查辦事情的王爺，也未可知的呢。汪鑑道：你且把此事細細稟明本府，本府自然明白。方丈道：上個月的初上，有天來了三四個客商模樣的人物，據他們說要租一座院子，以便辦事。當時僧人便問他們，說是城內有的是客棧，你們何故一定要租這個祠裏的院子呢？他們說：城裏客棧人頭太雜，我們是大商家，進出銀錢很多，當然

謹慎爲妙，你們此地清靜一點，就是房金貴些，倒也不妨。僧人的祠裏，本靠出租院子，去做香火錢的，因此就答應了他們，他們也照例付了定銀而去。第二天大早，卽搬進二三十個人去，以及不少的行李。僧人還算仔細，當場又去暗暗留心一番，並沒甚麼異人之處，故而一任他們住在那座西院子裏頭。一直到了本月的初上，僧人瞧見他們進進出出的人衆，雖很忙碌，但是都還正派，故又不去注意他們。不料却在前天的下午，他們的下人，出去叫了一個剃頭司務進去，等得剃頭司務出來的當口，頗有一些令人可疑之處。僧人就在那個剃頭司務，喚到方丈房裏，正待設法用話盤問他的當口，他已不待僧人盤問，早已神色張皇起來。僧人便去檢查他的身上，卽在身上搜出一隻五十兩重，戶部所存二七色的元寶。僧人當時還當是偷出來的，正要命人前去告知那班客商。那個剃頭司務，就僧人跪地磕頭，說是那隻元寶，並非偷竊，確是一位王爺賞給他的剃頭錢。僧人當時自然不信，那個剃頭司務又說，王爺因爲

我替他剃頭、在捲領子的時候、忽然被我瞧見了他那裏面穿的龍袍、所以賞此元寶、封封我的嘴的、汪鑑一直聽到此地方、問方丈道、此話靠不住了、就算是位王爺、也不穿龍袍的呀、方丈點首道、大人說得不錯、僧人當時也用這話去駁那個剃頭司務的、他回答僧人說、龍袍不龍袍、我是一個剃頭的、自然弄不清楚、不過我見他所穿花花碌碌的、我們川裏人、從沒瞧見過這種衣裳、所以我才敢咬定他是王爺、但是我當場並未稱呼他王爺、他就賞我這隻元寶、叫我千萬不准在外面張揚、我因他既吩咐這句說話、我又只剃了一個頭、就得一隻元寶、心裏有些着慌、因此所有的舉動、反被你這位大和尚看破了、僧人一聽此事的關係很大、一面放走那個剃頭司務、一面等到深夜、就叫一個香火稍稍的走到西院子裡、瞧瞧有沒甚麼怪異的地方、果有甚麼怪異的地方、本要報官的、那知那個香火稍稍的進去之後、就見那班客商已在收拾東西、似乎次日早上就要動身的樣子、別樣地方、雖沒甚麼可疑、只是一疊一疊

的公文案卷很多，方丈講到這裏，忽把話頭停住，反問汪鑑道：「近來地方上，很有一些謠言，都在說北京怕有欽差到來，要來密查此地的幾樁大案，大人可也聽見這些說話沒有？」汪鑑點點頭道：「這些謠言，可也發生好久好久的了，但也不能一定說是謠言。」方丈接口道：「對囉，他們既有那公文之案卷，必非客商可知。」僧人當時一據香火回報，正待連夜前來密報大人和兩縣，就在當晚上，又得一個秘密信息，說是他們還有幾天耽擱，僧人因此還想再探一番，再來稟報，否則所報不實，僧人也有罪名的。方丈說完，又問汪鑑道：「不知大人怎麼已經預先知道，是不是就是那個剃頭司務前來報告的？」汪鑑搖搖頭道：「並不是剃頭的，倒是你的那個香火，前來報告我們此地的一個差役。」方丈聽到這裏，又接口說道：「今天早上，西院子裏的一班人物，忽然統統出去，直到大人去傳僧人的時候，尙未回去。」汪鑑忙不迭的問道：「此刻呢？」方丈笑上一笑道：「僧人已來大人這裏半天的了，怎麼會得知道？」汪鑑聽得方丈如此說法，也不覺失

笑起來道：「本府這句說話真的未免問得太急了。本府此刻打算同你回去私探一下，你瞧怎樣？」方丈大喜道：「大人能夠自己前去一探，僧人的責任便好輕了一大半，怎麼不好呢？」汪鑑聽說，立即傳到成都華陽兩縣，大略告知幾句，就與兩縣各自換了青衣小帽，便同那個方丈，一脚走到草堂祠裏，因見西院子裏的客商，尙未回來，赶忙命人開鎖進去，第一眼看見棹子上面堆上幾大疊的公文案卷，汪鑑就同兩縣分頭翻開一看，果然就是密查四川一切弊政的奏摺，內中雖有些捕風捉影之話，可是若被太后知道了去，倒也有些麻煩，原來滿清官場的老例，本有好些瞞上不瞞下的公事，此弊由來已久，早成習慣，但被太后知道，一經打起官話起來，那就上自督撫將軍，下至州縣佐雜，個個都有發往軍台効力的罪名，汪鑑雖是一位強項官兒，然已做了年把夔州府的實缺，因知此等舊例，斷斷不能由他去翻案的，當下也會嚇得將他舌頭一伸，問着兩縣道：「此事一經鬧出，大家都是不好，究竟如何辦法，貴縣可有甚麼」

主見麼、兩縣異口同聲的答稱道、照卑職等的愚見、只有趕緊稟知督憲、餘外別無辦法、汪鑑聽說笑上一笑道、兄弟真正晦氣、鮑超抄家一事、督憲已在怪着兄弟、兩縣不待汪鑑再往下說、忙又接嘴說道、此事關係歷任督撫的考成、更比鮑超的案子爲大、大人似乎不可輕視、汪鑑聽說、只好吩咐方丈幾句、同了兩縣去稟制台、

事也真巧、兩件大案連一接二而來、汪太守猶是做過御史的都也不能力矯其弊、然後知前清之政治腐敗如此

劉秉璋一見又有巨案發

生、恨得拍着棹子道、快快去請徐營務處和陳石卿、陳老爺、戈什哈奉命去後、沒有多久、卽來回報、說是徐營務處立刻就到、陳老爺有病不能前來、劉秉璋聽了、又很生氣的說道、石卿的毛病、真也生得奇怪、倒說一逕沒有好過、汪鑑方待答話、只見他的親家徐春榮已經恩恩走入、劉秉璋將手向大家一攔道、此地不便、且到簽押房裏細商、劉秉璋說着、先在頭裏領路、大家進了簽押房裏、分別坐下、汪鑑卽將私查草堂祠一事、重行詳細說給徐春榮聽了、徐春榮靜心聽畢、始問汪鑑和兩縣道、親翁旣和二位仁兄

前清督撫寫信與知縣例稱仁兄、徐氏爲方面大員、應有此稱

去查勘過的，這末可曾查出他們是不是真的王爺呢？劉秉璋首先問道：杏林，你莫非還疑心是騙子不成？據我看來，天下那有這般胆大的騙子？汪也接口說道：就是騙子，也得設法敷衍，因為此事一被御史知道，誰不搶着奏聞，奪這大功？劉秉璋對着汪鑑一笑道：你就做過那些多嘴御史的。回憶前情多嘴二字不禁脫口而出作者處處映照前文真細也汪鑑也和劉秉璋略開頑笑道：大帥怎麼未忘此事，好在卑府沒有參動大帥。汪鑑說着，用手指指他的嘴巴道：我還恨牠不會多呢。徐春榮不來插嘴，這等玩話，單對劉秉璋說道：只要老師包得定他們不是冒充王爺，門生有法對付他們。劉秉璋道：不管是真是假，你的法子姑且說給我聽。徐春榮笑笑，道：門生因為現在皇帝所得的天下，未免太覺便宜，我們那位崇禎皇帝，死得也太可憐。徐春榮的一個憐字，猶未離嘴，一座之人，無不嚇得變色。徐春榮雖見大家替他驚慌，他却仍舊形若無事的笑着說道：老師和親家，以及二位仁兄，何必如此害怕？我昨天晚上，因為別件事情，已經私下卜了一卦，這座大清朝的

天下怕不長久了吧。劉秉璋又一嚇的問道：將來誰做皇帝？徐春榮微微地皺眉答道：爰辭上面，非但瞧不出誰做皇帝，而且連皇帝的名目，似乎還得斷稱不知何故。

此卦真奇惜乎失傳註者誠爲作者可惜也

劉秉璋搖手道：我們此刻應該急其所急，緩其所緩。

先將這樁案子，商妥再談閒話。徐春榮聽了，却正色的答道：門生何嘗在談閒話，正爲這等瞞上不瞞下的弊端，狠於我們大漢百姓有益。例如好些報荒的錢糧，國家雖少一點收入，百姓却極沾光，再加這班旗人，一生下地來就有皇糧可吃，這些弊端，倘若一被滿人知道了，去我們大漢百姓，豈不更加吃苦，所以我主張大家坐觀其敗，保全此弊，萬萬不能去給滿洲皇帝知道。汪鑑聽說大贊道：我們親家大有思明之意，這個所謂清朝的弊，正是給漢民的恩惠呢。汪鑑說着，又問徐春榮如何辦法，可了此案。徐春榮道：只要捨出一二十萬銀子，去叫那個方丈，去和那位王爺交涉，我是久知道的。滿洲人的貪錢，更比我們漢人厲害萬倍。劉秉璋連說兩聲好好，即命成都華陽兩縣下去辦理。汪鑑

便向劉秉璋請示，如果說成此款何處開支，劉秉璋未及答言，徐春榮岔口道：「這很容易，我此番打平馬邊一帶的蠻子，本有一筆報銷，只要開在這賬上，各方都安逸的。」劉秉璋忙問道：「你此番出差，前去打平了蠻子，可要四五十萬的，用度麼？」徐春榮伸掌一比的說道：「不過五萬。」劉秉璋一樂道：「怎麼只用了這一點點的數目麼？」怎麼歷任的制台，動輒就是幾十萬的報銷呢？」徐春榮笑着道：「這就是歷任制台和下屬的好處。」徐春榮說了這句，又向汪鑑說道：「我跟我們老師一二十年，從前打長毛時候，因為費用真大，確有幾十萬的報銷，自從在那江西四五年，又到我們敝省浙江兩三年，何曾有過幾十萬的報銷呀？」汪鑑未曾答言，劉秉璋又來岔口道：「那是打土匪，不是打蠻子，我知道蠻子確比土匪厲害。」汪鑑笑着道：「我們這位親家，他能實報實銷，正是大帥的春風化雨所教，方能如此不欺。」徐春榮也笑笑，道：「這就叫做春風化雨之中，沒有莠草。」劉秉璋連聽汪徐二人之話，很是樂意，忽然抬頭瞧見成華兩縣，還在候他的示。

下、便朝兩縣一笑道、款子已有着落了、你們爲何還不去呀、兩縣聽得制台如此吩咐、方與汪鑑略畧斟酌一下、先行告辭而去、汪鑑等得兩縣走後、很認真的問徐春榮道、親家的文王卦、聽說卜一卦准一卦的、從前左文襄、彭玉麟宮保、李少荃制軍、他們三位進京的時候、對於親家的文王卦、確曾面奏太后過的、太后也極贊許、我此刻倒要請教一聲、徐春榮道、有何見教、知無不言、汪鑑道、我知道古人講易、言理不言數的、因爲理字較實、數字稍泛、況且數之一道、自從康節先生之後、沒有真傳、現在講太乙數的、竟有能驗運祚災祥、刀兵水火、并知人之死生貴賤、其考陽九百六之數、歷歷靈驗、其說可得聞乎、徐春榮莊色的答道、宋南渡後、有王湜著太乙學後備檢三卷、爲陰陽二逆、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以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惡、其專考陽九百六之數者、以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以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陰數之窮、王湜之說、謂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

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此以年代考之、歷歷不爽、又謂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百六之數、確有可驗、然又有不可驗者、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正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亨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卒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漢朝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至唐貞觀二十三年、得百六之數二、此皆不應何也、甚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叛唐、得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又是何故、據我所授者說來、數不敵理、因爲理生於自然、數若有預定、所以聖人只知言理、不肯言數、數之全部、僅不過理之一端而已、汪鑑、劉秉璋、一同大悟道、着着此論甚明、真正可破古今之疑的了、徐

春榮又微笑道：「話雖如此，我的往常卜卦有時理不可測的當口，偶也以數來決之，倒也十分靈驗。」汪鑑又問道：「親家，這末你的這個學問，究爲何人傳授？」劉秉璋接口道：「我也常常問他，他總含含糊糊的答應。」徐春榮道：「老師既是如此說法，門生今天只好略說一個大概了。」我家住在白岩，白岩的對面有座嶠山，歷代相傳，都說嶠山最高峯上，那塊大石，石中有個玉匣，內藏天書一部，就是數學，可惜無處去尋鑰匙。我在十九歲的那一年上，因痛先君無疾而終，理不可解，數亦難知，便到那塊大石之下，前去痴望，要想覓得那部數學，解我疑團。後來忽有一位老人走去，問我望些甚麼，我卽老實說出想得天書，老人笑謂我道：「此乃子虛烏有之事，你何以想信如此？」老人說完，卽以上說講給我聽，我還不甚明白，他又畫了一個樣子給我去看，我方有悟，老人忽又不見。又過年餘，又見那位老人一次，復又指示一切，我現只好以此而止，其餘斷難宣布。汪鑑大喜的說道：「親家，旣得數學真傳，這是我的這位坦腹東狀，一定可以繼述。」

先人的事業了，徐春榮連搖其頭道，不能不能，此子倘若早生二十年，此學或望有傳，現在這個孩子太小，我又不能久於人世，汪鑑不待徐春榮說畢，忙接口道，親翁此話太奇，難道真個能夠預知自己的壽數不成，劉秉璋雙手亂搖道，林杏此話，我早不信，劉秉璋說到這句，又問徐春榮道，石卿究生何病，自從你保舉了他代理這個營務處，可是他一天也沒辦過甚麼事情，徐春榮聽說先望了一眼汪鑑，始接說道，彼潭親家，也非外人，說說不妨，徐春榮說着，即將陳石卿受了松藩台之氣的事情，詳細告知劉秉璋聽了，劉秉璋聽完，微微地將眉一蹙道，這也難怪石卿，松藩台太沒道理，石卿可下他的官廳，營務處卻不能下他的官廳，況且本朝定例，只講差使，不講底官，譬如參將署了提台，他的部下，狠有總兵副將等職，難道一位提台還去遞部下的手本不成，汪鑑笑着岔嘴道，松方伯確也難得說話，卑府有天前去稟見，等得公事回畢，他因瞧見卑府的靴子太舊，便向卑府開頑笑道，貴府這雙靴子，未免太覺破舊，

若被歡喜說笑話的人看見，豈不要以那個破靴黨的牌子，加在你這位堂堂知府的頭上了麼？卑府當時聽了，便答還他道：「卑府此靴的面子雖破，牠的底子狠好，大人的靴子，面子雖好，可是說到底子，那就不及卑府多了。」徐春榮接口道：「親家的這句不及卑府多了六字，松方伯一定大氣之下，因為你是翰林出身，他的出身自然不及你呀！你若在不及卑府四字之下，多了二字之上，加進靴子二字進去，他自然不生氣了。」汪鑑連聲着着着的說道：「親家此話一絲不錯，我當時却是無心的，那知他却有意。」汪鑑說着，還想再說，劉秉璋已在問徐春榮道：「這末石卿難道儘病下去不成麼？」徐春榮笑上一笑道：「門生已經教他一個報復的法子，叫他馬上去報捐一個雙月道，再請老師就替他明保一下，那就變了特旨道了，這個營務處的差使，暫且讓石卿代理下去，等得石卿的上諭一下，松藩台自然要去拜石卿的，那時教石卿一面吩咐請，一面又教執帖的去對松藩台說，說是營務處現看要緊公事，請大人稍候一候，那時松

藩台當然在他轎內等候，讓他等他三四個時辰，方把他請入，這也可以算爲報復了。劉秉璋、汪鑑兩個，不待徐春榮說完，都一齊指指徐春榮道：「你真刻薄，此計虧你想出。」徐春榮又笑着對劉秉璋道：「這末門生下去照辦去了。」劉秉璋一面點頭應允，一面端茶送客。徐汪二人出來，分別回去，正是：

計策全虧才去用，聰明也要福能消。

要知以後還有何事，且閱下文。

評曰：徐氏之文王卦，此回方述大概，作者既能如此詳細寫出，未必不知此卦之學，或無其先德之精耳。

清代三傑曾左彭

第九十六回

一五二八

第九十七回 公誼私情彭公護命婦 雪膚花貌錢氏受官刑

徐汪二人出了制台衙門，汪鑑自行回去，督率成華兩縣，辦理草堂祠交涉之事。徐春榮回到公館，即將陳石卿請至，告知制台業已答應行計，報復松藩台之事。陳石卿聽說，自然十分歡喜。他的假病，頓時好了。一邊回去，上兌報捐道員，一邊銷假視事。後來他那特旨道台到手，就照徐春榮之計，很很的報復了松藩台一下。松藩吃了那個暗虧，起先當然怪着陳石卿的。以後探出此計，乃是徐春榮代爲出的，於是又恨徐春榮起來。那時四川將軍，可巧又是旗人岐元，他們兩個暗暗商量，打算害死徐汪二人。方才甘休，誰知事有湊巧，居然被松岐兩個，查出徐汪二人兩樁把柄出來。一樁是徐春榮去打馬邊蠻子，僅化五萬軍費，却報銷了一十五萬之多。此款即給假王爺的一樁是汪鑑命成華兩縣去和草堂祠的王爺交涉，王爺得了十萬款子之後，立即飄然而去。後來打聽出來，京中並沒甚麼王爺到川查辦案子，明是一班騙子。這個騙子能夠探出四川的弊政，一樁樁的寫在假的奏摺之上，竟使劉徐汪三人明知他是假的。

因爲投鼠忌器只好送他十萬款子此騙亦神乎其技矣騙子的賞制頭司務元寶正是要他出來告人使人知道方好進去偷看奏摺也

汪鑑身爲現任首府當然要負不會

辦事之嫌松岐兩個正待暗託北京御史奏參徐汪二人之際還要火上加油復又得到徐汪二人兩樁錯事徐春榮的是背後謗毀太后說她有那漢朝呂后之奸以及清朝不久滅亡之語汪鑑的是那個鮑超族人鮑藩却在岐將軍處控告汪鑑任夔府的時候本已批准了他的五萬借款何以至今一字未題

五萬款子本要向鮑超家屬追的嗣因那樁奏案既由彭玉麟領銜向太后求情下來便成懸案劉徐汪三人本在幫助鮑超家屬此款因之未題

汪鑑似有受着鮑超家屬賄賂之嫌

這些事情徐春榮的功名心淡只要能夠安全回籍得以奉事乃母的天年終身已是喜出望外至於奏與不奏參與不參毫不在他心上只有汪鑑他是寒士出身十年燈火十年郎署才得熬到一個知府地位只要從此循資按格的好好做了下去將來陳是開藩陞到督撫甚至入閣大拜都是意中之事況且他那兩樁事情本是奉了制台之命而行的如何肯受這個冤枉所以一經得着松岐兩個預備奏參他和他們徐親家之信立即氣烘烘的前去告知徐春

榮說是要他捐陞道員離任

前漢例子實缺府縣因事不能離任者只要捐陞一級便可如願

赴京去與松岐二人大告京

狀

即赴都察院左都御史處控告因汪氏會充御史左都御史乃其舊上司也

當下徐春榮笑着相勸道親家你也上了年紀的人

何必如此盛氣凡事總有一個公論斷無不水落石出之理的汪鑑道這些事情論情方面我們自然不錯若論大清律例我和親家二人就有與制軍通同作弊之嫌我若進京去和我那舊上司老實說明他便不去出奏只要不去出奏我們二人便沒事情徐春榮聽說想上一會道這樣也好我們准定一起同走汪鑑道制軍不肯放你走路你又怎麼呢徐春榮道照我之意連我那位老師春秋已高也好歸隱的了汪鑑道這末我們二人快快分頭行事徐春榮點首應諾汪鑑欣然告辭回衙誰知汪鑑和劉秉璋本沒甚麼深交他的捐陞道員離任之事倒已被他辦妥立即離川赴京只有徐春榮這人却是劉秉璋的靈魂如何肯放他先回家至於劉秉璋自己本也贊成辭官歸隱的計劃無奈聖眷尙隆每逢奏上總是慰留劉秉璋無可奈何自然死死活活的留住他這

門生不放，後來汪鑑到京之後，竟蒙太后召見兩次，問問四川情形，便將汪鑑以道員交軍機處存記，遇缺開單簡放。吏部書辦要他化筆銀子，說是可以立即放缺。汪鑑是個強項官兒，焉肯做此舞弊之事。於是一怒出京，即在安徽六安州城內買下一所巨廈，享他林泉之樂起來。甲午那年，李鴻章因赴馬關與日本議和，曾經奏調他去充作隨員。前清此等差使均有優保，例如一個試用道可放藩臬二司。他也一口謝絕，只與在

籍紳士前任台灣巡撫劉銘傳

綽號劉六麻子字省三

却極投機，因此把他第三位小姐許與

劉銘傳的胞姪，名劉樹人的。

此人即作者之聯襟舅爵以道員分發雲南現已作古

一直又納了二十多年的清福。

方始壽終正寢。

此處結過汪氏

算起年代，還比他那徐春榮親家遲死幾年。汪鑑之事，既

已叙完，現在又回過來再說徐春榮。既被劉秉璋苦苦挽留，只好仍舊黽勉從

公爲民造福。因之四川的一班老百姓，見他很爲制台相信，有權辦事，於是替

他起上一個小制台的綽號。這樣一來，更遭松壽岐元兩個的妬嫉了。有一天

徐春榮方將應辦公事辦畢，正待休息一下，忽見一個差官報入，說是在籍紳

矜鍾魯公鍾大人拜會

此公却久別矣

徐春榮聽了大喜，急命請入簽押房中，叙話。鍾魯

公走入，首先緊握徐春榮之手不放道：「杏翁，我們二人又好久好久不見了呢。徐春榮請他坐下道：「魯翁，我本想早去瞧你，無奈連一連二的事情，鬧不清楚，真正是契闊久矣。鍾魯公道：「我的事情，恐怕杏翁尚不知道，我自那年回川之後，又被彭雪琴宮保找去，幫着辦了年把事情，此次因爲先荆逝世，還是苦苦的請假回來的。徐春榮聽了一楞道：「我若知道魯公又被雪琴宮保找去，我的幾樁事情，老早就好前去拜託你了。魯鍾公忙問道：「可是報銷的事情麼？徐春榮道：「不止一件，說着，便把入川之事，簡括告知魯鍾公聽了。鍾魯公聽完道：「雪琴宮保對於杏翁，真是二十四萬分的心悅誠服的，莫說杏翁的事情，毋須你去叮囑，斷無不關心之理，就如那位蔣薌泉中丞，蔣益漣之號他們二人的私交，還不及杏翁多多，他也十分關切。徐春榮聽到這句，忽岔嘴道：「薌泉中丞，不是已經作古了麼？我還聽說他的那位錢夫人，似乎還在打着家務官司。鍾魯公皺眉

的答道、豈止家務官司而已、錢夫人此次的事情、若沒雪琴宮保、暗中替她幫忙、恐怕此時早已身首異處的了、徐春榮大駭道、錢夫人究犯何罪、何至于說到身首異處、難道也有人冤枉她和鮑爵爺的家屬一樣、要想造反不成、前事一映鍾魯公道、杏翁遠在此地、當然不很清楚、你且莫問、讓我細細的告訴你聽、原來這位錢夫人、雖然很是能幹、可是她的性情、未免有些風流、她與那個羊瀚臣、名雖居於賓主、實則已是情同伉儷的了、自從薌泉中丞逝世之後、她就同了羊瀚臣兩個、雙雙扶柩回籍、薌泉中丞既是湖南安福縣的巨紳、她的靈柩到家、當然有人前去祭奠、當時不知怎樣一來、她和羊瀚臣兩個的行徑、已被一個名叫蔣榮柏的壞本家瞧破、那個蔣榮柏、開口就要借二十萬銀子、薌泉中丞在日、本來不會貪錢、又加錢夫人化得厲害、算起蔣府上的家產、不過三五萬銀子、怎麼拏得出來這筆巨款、當時自然一口覆絕、誰知那個蔣榮柏、也和鮑爵爺的那個鮑藩一樣、遙遙相對既是發了風、總得下些雨、於是便到安福縣裏、

告了一狀，第一樣告的是錢夫人自開藥方，謀斃了薊泉中丞，這是應該凌遲的罪名。第二樣告的是錢夫人和羊瀚臣通奸，這是杖一百流三千里的罪名。第三樣告的是錢夫人和奸夫二人，虐待十歲的一個入繼之子。

支名叫麒麟入的繼

錢氏無出族中人於蔣中丞死後即以近

這又是杖一百流三千里的罪名。當時雪琴宮保既知此事，便命我去拜托湖南巡撫，須得格外看顧。徐春榮忙問道：「難道三樣事情都是真的麼？」鍾魯公搖頭道：「只有第一樣事情是冤枉她的。錢夫人本來知醫，她雖和那羊瀚臣有染，此事已經多年的了。對於薊泉中丞，本沒甚麼殺父之仇。只要薊泉中丞不去捉她之奸，她已別無奢望。何致去害丈夫之命？至於虐待繼子，一個十歲孩子，打兩下也是有的。其事甚小，所以雪琴宮保對於這樁案子，本是雪雪亮的。不然，難道眼看薊泉中丞被人謀斃，反而去幫淫婦不成？當時湖南的那位奏中丞，雖然不認識薊泉中丞，却是很尊敬雪琴宮保的。一見我去囑託，自然一口答應，立即派人傳諭安福縣官，叫他模模糊糊了事。豈知那個蔣榮柏，

竟去請了一個有名訟師，倒說第一堂就把錢夫人釘得不能開口，徐春榮又問道：「不是錢夫人很會講話的麼？」鍾魯公笑上一笑道：「要末鄉泉中丞恨她犯奸，竟在陰間顯靈，也未可知。」徐春榮道：「後來倒底怎麼了呢？」鍾魯公道：「姓羊的杖一百，充發三千里；錢夫人杖一百，流三千里。」徐春榮太息道：「唉！一位一品命婦，真去赤身露體的，在那公堂受辱，這也未免有負蔣中丞了。」鍾魯公正待答話，陳石卿奉了劉秉璋之命，忽來和徐春榮有話，等得說完，徐春榮方將鍾魯公介紹見了陳石卿。陳石卿本也久仰鍾魯公之名的，自然相見恨晚，彼此道了寒暄，徐春榮又把鍾魯公方才所講這樁案子，述給陳石卿聽了。陳石卿聽完道：「我雖歷充文案差使，可是沒有做過刑名老夫子，對於一部大清律例，真有好些不解，我只知道尋常百姓，只要化上一百多兩銀子，捐上一個監生，便好作爲屁股架子，何以一位堂堂命婦，竟致不能折贖的呢？」鍾魯公笑着道：「照大清律例所載，凡是婦女，非但逢杖可以折贖，就是流罪，也可折贖。這位

錢夫人本是辦的流三千里的，她只化了十五兩三錢銀子，便把罪名折贖。陳石卿道：五兩銀子一千里，倒也便宜。這個三錢的另頭，又是甚麼費用？徐春榮接言道：這是補折的庫平。前清庫平是二七寶，民間紋銀成色較低。陳石卿道：這末三千里的流罪，都能折贖，何以這一百下刑杖，反而不能折贖的呢？鍾魯公道：因為她是奸案，凡是奸案，便不准贖。徐春榮道：朝廷設律，本也幾經斟酌，凡是婦女可以折贖的道理，因欲保其廉恥，若是奸案，本人既已不顧廉恥，與人犯奸，國家也就不必再去保她廉恥了。陳石卿連連點頭道：杏翁此論，極有意味，說着，又對鍾魯公道：魯翁，你能把錢夫人受杖的內容，詳詳細細的講給我聽聽麼？鍾魯公笑笑道：我是親眼所見的，倒也十分詳細，不過那班皂隸在他行杖的時候，不免有些凌辱婦女。陳石卿道：魯翁此言，可是因為脫去下衣受刑而發？鍾魯公道：不是為此，這是大清法律，怎好怪他？現在且讓我來從頭講起，你們方能明白。我當時既奉雪琴宮保之命，去托湘撫，湘撫立即如命辦理，命人前去知照安福縣官。

誰知那個蔣榮柏所請的訟師，十分來得，第一堂錢夫人就被他駁得無言可答。安福縣官不能了結此案，湘撫便命把那案子提省，發交善化縣裏審問。幸虧署理善化縣的那位文大令，也與雪琴宮保友善，我又前去囑托一番，文大令回覆我說：「這件案子，打了好久，鬧得通省皆在注目。錢夫人的這個對頭，又很厲害，我當見事行事，第一樣總要保全她的性命。至於面子，可不能保，因為原告本有叩閣之說，倘若真的鬧到叩閣，錢夫人一個嬌滴滴的身子，如何受得起那些宮刑？就是官司打贏，恐怕已經半條性命不着槓了。」鍾魯公說至此地，又朝徐春榮單獨說道：「杏翁，你是知道雪琴宮保脾氣的，我所以必待那樁案子了結，方好回去覆命。」徐春榮道：「雪琴宮保爲人，本是最講公誼私情的，現在的世人，見他常常的斬殺貪官污吏，惡霸土豪，已經替他起上一個彭鉄頭的名號。鍾魯公點點頭，又接說道：「我那時既然不能空手回去覆命，索性住在善化縣的衙門裏面，所以錢夫人一共問了十四堂，方才結案。我可沒有一堂

不去看審，那位文大令確能公正無私，第一堂問過，就將錢夫人發交捕廳看管，沒有下監，這就是賣了雪琴宮保的私交。當時錢夫人明知難免刑訊的了，她便托人去和值刑差役講定鋪堂之費，每逢提審，不問是否動刑，每堂都給五百元的堂費，捕廳那裏也講定每天十元，所有飲食一切，仍由錢夫人自己出錢，堂費既已講定，那班差役都去向她各獻殷勤，有的教她對於縣官不能稱公祖，須稱大老爺的，有的教她自己不可就稱犯婦，應稱職婦，因為案未斷結，罪名未定，尙無犯字可加。徐陳二人一同說道：「這個教得就有理。」鍾魯公又說道：「有的還去教她，說是官府如問誥封，可說未曾發下。」前清誥封並非一請即能發下，須在寧恩之時一併發下。因為刑部只管刑名，吏部只管吏治，二部各不相問，只要外邊沒有指名請革誥封的公文到部，他們毫不過問的。陳石卿接口道：「此事我倒明白，縣裏對於犯人，要動刑的時候，照例須得詳請革職，或是革去誥封，只要不是死罪犯人，大家一任刑訊，不肯提着官銜誥封字樣，因為案子一了，可以保全功名，或是誥

封徐春榮笑着道、石卿很懂這個訣竅、何以方才還在推說不懂大清律例、陳石卿也笑道、此事本來不關律例、都是一班滑吏蠹役、想出來的弊端、鍾魯公不來插嘴、此話單接說道、總而言之、銀錢是好東西、錢夫人既肯化錢、那班差役真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了、陳石卿又問道、這末那位文大令、究竟是第幾堂才動刑的、鍾魯公道、大凡對於命婦動刑、照例總在三堂以後、當時錢夫人更有面子、第四堂方受刑訊、陳石卿道、莫非第一次就挨小板子不成、鍾魯公道、第一次僅打了二百嘴巴、以後一連審上十堂、錢夫人一共挨了二千多下嘴巴、三千多下籐條、至於那些甚麼天秤架、甚麼老虎凳、甚麼跪練、甚麼夾棍、凡是衙門裏應有的刑罰、這位雪膚花貌的錢夫人、可是沒有一樣未曾嘗過、後來據她自己說、別樣刑罰、固是厲害、都還罷了、當場最難承受的、就是那樣解去裹腳、站在一塊磚頭上面、不到半個時辰、全身筋骨縫中、都會發痠起來、鍾魯公說到此地、又低聲說道、我當時眼見她的小便、竟會直流出來、陳石卿

道、這是裏過脚的吃虧了、倘若是雙天足、那就不怕此刑、徐春榮大笑道、石卿真在亂說了、若是天足、他們何必去用此刑、我知道還有一種拔手指指甲、指甲的刑罰、真是非刑、陳石卿不答此話、又去問鍾魯公道、那位文大令、既然在賣雪琴宮保的交情、又有本省撫憲交代過的、何以連用這般大刑呢、鍾魯公道、我當時也用此話問過、據文大令說、原告是有訟師在他身邊指點的、倘不經過這些大刑、他們要去京控、被告到了京裏、恐怕受刑還要厲害十倍、陳石卿點點頭道、這末難道錢夫人真肯認了奸案不成、鍾魯公道、她在頭一堂的當口、就認了奸情虐待兩案、這都是那班差役指教她的、陳石卿聽了懸空的罵了一聲狗屁二字道、這叫甚麼說話、原告一共只告三樁案子、頭一堂就認了兩樣、若說謀殺親夫、是真有其事的、還可以說是避重就輕之法、這樁謀殺之案、既是冤枉、難道三樁案子、照例都須硬認的麼、鍾魯公笑上一笑道、石翁此話、自然不錯、不過那個訟師、當時業已教唆蔣榮柏、當堂呈出藥方證據、藥

方上面之藥，本來可以辦錢夫人悞殺親夫之罪的，誤殺親夫之罪，可以辦絞立決的，奸案虐待兩案，倒底沒有死罪，至於當堂受杖，一則照例而辦，二則也是平原告之氣的，當時因爲原告已經聯合了全族人等，動了公呈，文大令若不把錢夫人當堂一辦，錢夫人之命，我可以說一定難保，鍾魯公說着，又問徐春榮道：「杏翁，你說一個婦人，除了斬立決，絞立決的罪名外，裸體受杖，是不是已算很重的了麼？」徐春榮點頭道：「斬絞徒流杖流的罪名，雖在第三等，可是比較斬絞罪名，一死一活，那就相去很遠了。」鍾魯公道：「這話對了，否則我在善化縣裏，也不肯答應的呀。」陳石卿笑着道：「魯翁，這末你就講錢夫人受杖的事，我還要去回制軍的話去呢。」鍾魯公道：「錢夫人受杖的那一天，却是十月初一，她外邊仍是補掛紅裙，裏邊穿的銀鼠小袄，銀鼠褲子，她被皂隸拖下，擡在地上的當口，皂隸要她自己去下衣，她呢，自然害臊不肯，那個皂隸便在她的耳邊悄悄的說了一句說話，她竟不待皂隸說完，頓時紅暈雙頰，連忙自褪下衣。」

起來、鍾魯公的一個來字、猶未出口、徐陳二人一齊忙問皂隸所說何話、正是  
衙中惡習原該殺、口上歪才足濟奸、

不知鍾魯公答出何言、且閱下文、

評曰、好戲將終、場頭愈緊、此書亦然、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九十七回

一五四四

第九十八回 皂隸獻殷勤水果四色 皇家多護衛火神一尊

鍾魯公因見徐陳二人一同現出詫異之色，跟着問他那個皂隸在向錢夫人耳邊究說何話，當下便笑答道：「你們問他所說的甚麼說話麼？他說大凡可禡婦女下衣的人物，除了丈夫之外，只有奸夫，你若不肯自禡下衣，要我動手，你就承認我是你的奸夫，將來我得奸你一奸，以避這個晦氣。」陳石卿聽了，就撲嗤的一笑道：「皂隸杖及婦女，本有晦氣星臨頭之話，這個皂隸他要錢夫人自己禡去小衣，却是做皂隸老祖宗傳下來的法子，我也聽人講過。」鍾魯公一邊點頭，一邊又說道：「我說這個皂隸所講的這句說話，尚不甚麼奇怪，最奇怪的事情是，凡是皂隸杖責犯婦的時候，還有祖傳的四項秘訣，一樣叫做剝菱角，剝菱角就是解去犯婦的裹腳，說是若不解去裹腳，這個犯婦受杖之時，全身血脈凝滯，將來萬難生育，一樣叫做挖荸薺，挖荸薺就是將要行杖時候，用手先把犯婦的肛門大挖一下，若是不挖這下，這個犯婦受杖之際，立時可以氣

閉身死，一樣叫做栽黃瓜，栽黃瓜就是第一杖打下去的時候，犯婦的臀肉一定飛起空中，皂隸早已留心，即將此肉拏去，塞在犯婦的陰戶之內，等得杖畢，犯婦臀上必無片肉存留，再將塞在犯婦陰戶中的那一塊肉取了出來，貼在臀上，以後方能長出新的肌肉，否則永遠不能長出新肉，一樣叫做搬柿子，搬柿子就是犯婦受杖之時，前陰伏在街沿石上，五杖一換的時候，犯婦的陰肉，摩擦石上，勢必腐爛，形似腐爛柿子一般，必須五杖一停的當口，用手從那犯婦胯下伸進，前去移動犯婦小腹，使其略易地方，否則杖未行完，犯婦已經死去。前清非刑如此惡毒，於此可見一斑。徐春榮苦臉說道：此話我也曾經聽人講過，但沒如此詳細。今照魯翁方才所說，既有這種原因在內，倒也不好就怪那個皂隸凌辱犯婦。陳石卿也接口問道：錢夫人既化了許多鋪堂之費，那個皂隸難道一點沒有容情的地方不成？鍾魯公道：據說這四樣秘訣，不問有無鋪堂之費，照例都須用的，不然當場打死了犯人，縣官也有罪名的。據那個皂隸事後對錢夫人說的，

容情已到十分，因為杖犯婦是杖在臀部上的，笞犯婦是笞在大腿上的，若不容情，杖完之後，臀上看去，可以一點沒有皮破血出之狀，不過臀部外面儘管沒有皮破血出之狀，犯婦內部的筋骨，可以統統腐爛，連那心肝五臟，也得大受傷，此人必成殘疾，笞則不然，徐春榮道：這般說來，錢夫人是不至於成殘疾的了，鍾魯公點點頭道：我當時見她受杖的當口，却也號呼甚慘，可沒一點眼淚，事後又據皂隸說：犯人無論怎樣號呼，照例不會有眼淚落出來的，這個原因，連他們做皂隸的也不明白，我後來又聽得錢夫人的心腹婢女對我說：錢夫人於受杖之後，不過兩個多月，臀肉已經長出，醫生也沒本領醫治，還是皂隸藏有秘方，全是草藥，所服皂隸的草藥，每服是十五兩銀子，一共僅服了三四劑，居然就好，鍾魯公說到這裡，還待再說，忽見徐公館的管家呈上一封電報給他，說是這封電報是他家裏打發人送來的，鍾魯公接到手中，趕忙譯出一看，見是彭玉麟打給他的，上面寫着是：

四川成都縣速轉鍾觀察魯公兄鑒，別後甚念，尊夫人喪務想已蕝，事務希見電立即東下，弟頃得軍機處函稱，奉太后面諭，來歲正月皇上大婚，典禮不妨稍稍隆重，着派彭玉麟來京，就近統帶神機營，照料大婚事務等語，囑弟從早入京，免致遺悞，特旨事件，查神機營之設，原爲兩宮護衛，本朝二百餘年，皆屬嫡支親王統帶，其中僅有左文襄曾經仰蒙特恩一次，弟何人斯，如何敢膺如此重任，業已奏請收回成命，現尙未奉批回，若因固辭不獲，弟則不能不先期入京，接洽一切，惟此間巡閱長江事務，極關重要，兄係熟手，無論如何，務必速來代我主持一切，奏稿爲要，曩歲弟因辦理孫女婚事，入浙謁仲良制軍時，浙江全省營務處徐杏林方伯曾經爲弟一卜，據爻辭云：明年爲水年，弟之五行逢水大吉，必有特別喜事，今果蒙此非常聖眷，杏林方伯之卦洵可謂絕無僅有神乎其技者矣，兄如晤面時，可爲一謝，

又將前事一映文勢便緊

何日起程，迅速電示切盼

彭玉麟印

魯鍾公一直看畢電文，便把電報送與徐春榮去看。等得徐春榮看完，轉遞陳石卿去看的時候，鍾魯公忽朝徐春榮拱手笑道：「杏翁的文王卦，怎麼這般靈驗！我此刻就要求杏翁代我一卜，我想不應彭宮保之召，不知可能辦得到否？」此時陳石卿已將電報看完，一面送還魯公，一面接嘴笑道：「杏翁之卦，本來不肯輕易爲人卜的。我說彭宮保既來相請魯翁，魯翁如何可以不去？何必要勞杏翁卜這一卦呢？」鍾魯公未及答話，徐春榮望了陳石卿一眼，始對鍾魯公說道：「石卿此言，我很贊成，非但不必卜卦，而且有件大事，要託魯翁前去面懇雪琴宮保一下。」鍾魯公聽說，忙問甚麼大事，說得如此鄭重。徐春榮又朝陳石卿低聲說道：「我託魯翁去和雪琴宮保講的說話，石卿千萬不可去對我們老師說知。」陳石卿連連點首道：「你放心，我決計不多嘴。」就是徐春榮因見陳石卿如此說法，忙對鍾魯公說道：「兄弟家有八十多歲的老母，下有兩個孩子，大的不過幾歲，所謂仰事俯蓄的事情，一樣沒有辦妥，我又自己曾經卜過一卦，爻辭

上面却有生於秦而死於楚的一句說話，倘果應了那話，我作他鄉之鬼，倒不在乎。如此一來，豈不急煞我的老母？徐春榮說到這句，不禁轉了悲音，同時落下淚來。不愧孝子之稱鍾魯公、陳石卿兩個忙不迭的一同勸慰道：「杏翁純孝天成，快快不可如此傷感。」徐春榮拭着淚道：「魯翁能夠應允兄弟之託，兄弟全家一定感激。」鍾魯公極誠懇的答道：「快請吩咐，決不相負。」徐春榮道：「我們仲良老師生平最佩服的是雪琴宮保，我想求他老人家將我咨調到他那裏，然後讓我回籍隱居。」鍾魯公聽說，不覺現出很躊躇的顏色出來道：「兄弟平常時候常聽雪琴宮保說起，一遇機會，他想奏保杏翁去做江西巡撫，或是湖南巡撫的，又說現在一班中興名將已經寥若晨星，兄弟猜他之意，未必就肯讓杏翁就去高蹈呢。」徐春榮連連的雙手亂搖道：「大凡能夠忠於君上的人物，一定能夠孝他父母。」確是至言可勵薄俗我料雪琴宮保只要魯翁爲我委曲陳情，定蒙採納。鍾魯公聽到這裏，不禁義形於色的答道：「既是如此，杏翁放心，兄弟本因家事糾纏，不願重行

出山，再作馮婦，現在杏翁既要兄弟去和雪琴宮保一說此事，兄弟單爲這個面上，也要再走一遭的了。徐春榮忙拱手相謝道：「既蒙諾金，還求玉成。」

熱中之人往來求官不得

只好竭力托人去向上臺進言，今徐氏去官而竟用此說話，豈不奇哉。

事不宜遲，愈早愈妙。陳石卿進望著鍾魯，道：「我聽說皇

上大婚的日期，本來定在今年正月間的，不曉得爲了何事，又改在明年正月二十六日。魯翁既已答應了杏翁，此刻已是九月底邊了。雪琴宮保至遲總在十一月裏，定得到京。魯翁自然早到那兒去，與雪琴宮保接洽接洽爲妙。鍾魯公正待接腔，忽又想到一樁事情，一看左右無人，便低聲的問着徐春榮道：「我似乎聽得杏翁曾替雪琴宮保卜過一卦，說他明年庚寅有個關口難過。」

點出本年是光緒十四年己丑

學分文筆細致

此話怎樣？徐春榮也輕輕的答道：「我看那個卦上爻辭，雪琴宮保乃是火命，生平遇水必旺，遇火必尅。明年歲在庚寅，恐怕難過。所以我急急的催你從早動身，便是爲此。」鍾魯公聽了一嚇道：「如此說來，雪琴宮保真的壽僅如此不成？」徐春榮點點頭道：「大數已定，似難挽回。」鍾魯公聽到這句，慌忙站起告

辭道：這末我就趁早回家收拾收拾，立即動身。總要辦到雪琴宮保，先把杏翁咨調離川才好。陳石卿笑着道：你們二位這般說話，難道雪琴宮保真的馬上就有不幸不成？徐春榮道：照我替他所卜之卦，似乎很難挽回大數。要末但願此卦不准，或是雪琴宮保積德所致，人定也可勝天。鍾魯公不及多談，恩恩告別，一到家中，摒擋一切，即日起早東下，沿途既不耽擱。十月下浣，已抵太平府城。長江巡閱衙門設在太平彭玉麟一聽鍾魯公到了，連忙奔出內堂，走到鍾魯公向來住的那間房內，發急似的說道：你來得正好，我已奏報進京，後天准定動身，沿途稍稍巡閱一下，十一月內定得趕到京裡。鍾魯公便將當時應問之話，將來應辦之事，恩恩的和彭玉麟當面接洽一過，方將他在成都往謁徐春榮，以及徐春榮託他轉求彭玉麟咨調離川之事，真的委委曲曲告知彭玉麟聽了。彭玉麟聽畢，也就一口答應，但因起程在卽不及趕辦，只好次年出京南下之時再辦。鍾魯公此時也見彭玉麟精神飽滿，就是有隻猛虎在前，也能一拳打死。徐春榮

的文王卦縱能十分靈驗，照此情形看去，彭玉麟未必立時就有不祥，等得送走彭玉麟動身之後，即發一封電報入川，告知徐春榮使他放心，徐春榮接到電報，又發一電進京，一則去賀彭玉麟兼統神機營照料大婚之喜，二則自己又去叮囑一番，免得彭玉麟忘記，彭玉麟到京之時，已是己丑年十二月初五，到他預定寓中看過徐春榮的電報，也覆一電，說是次年出京，必定替他辦理等語，彭玉麟發電之後，忽然自己失笑起來，暗暗忖道：杏林真在發痴，他又不是閻羅天子，怎麼說他一個鮮龍活虎的人物，竟至生於秦而死於楚的亂話，他曾替我卜過一卦，也說明年庚寅似乎我有關口，我却不能十分相信，描寫彭氏此時不信愈見所卜之卦靈驗彭玉麟一個人暗忖至此，可巧恭親王命人前去請他，及見恭親王之後，恭親王首先替他賀喜道：雪翁大喜，太后命你統帶神機營照料大婚之事，除了從前的左季高之外，這個特旨隆恩，真正可喜可賀，彭玉麟肅然的答稱：道，太后命某兼統神機營事務，已經使某受寵若驚，還要命某照料大婚之事。

教某怎樣辦得下來，恭親王笑着搖首道：雪翁大才，何用客氣。至於說到大婚的典禮，本朝開國至今，連這一次的確不過三次，頭一次是康熙佛爺大婚，他老人家原是七歲登基的，第二次便是同治佛爺大婚，他老人家也和今上一

都是掌故  
不是閒文

樣都是從小登基的，除此三位以外，其餘的皇上都是沒有登基時候娶親的，本朝列祖列宗的成法，向來不立太子，皇子娶親，所娶的無非一位福

晉、福晉的典禮，自然不及皇后的排場了。這次大婚的典禮，誠如尊論，却很隆重的。恭親王說到此地，又朝彭玉麟笑上一笑道：好在將來照料大婚典禮的人物，不止雪翁一位，嗒們已經知道派出親王四人，郡王八人，貝子貝勒一十六人，都是嗒們滿洲人呀。雪翁果有稍稍不知道的地方，嗒們都可互相關照得拉。彭玉麟謝了恭親王之後，忙又問道：彭某此次恩恩進京，還未曾知道預備皇上選后的，是那幾家呀。恭親王見問，便又輕輕的答話道：嗒們老佛爺的意思，她却看中桂祥的格格。格格即旗人的小姊之稱葉赫那拉氏的，無奈今上嫌憎她的相

貌不及現任江西巡撫德馨的格格，來得美麗，其次也不及老伯愚詹事的兩個妹子。志伯愚官印銳鑲黃旗現官詹事府正詹頗負文名一個名叫瑾姑，一個名叫珍姑的漂亮，因此我們老佛

爺就命葉赫那拉氏和德馨的格格瑾珍二姑統統站到今上面前，由他老人

家自己去賞如意。前清規矩皇帝選中何人即以如意賞與何人之手那知德馨這個老頭子，真是功名心重，他竟

悄悄的叮囑他的格格，一等站到今面前的時候，有意捧上一交，這交一捧，自然犯了失儀的處分，不但沒有后選之望，連妃子的地位也不能夠的了。彭玉麟聽說，很詫異的問道：天下怎有不願女兒作后之人？這位德中丞，究竟是甚麼意思呢？恭親王笑着道：照本朝的定例，凡是國丈，僅能賞給三等承恩公的爵位而已。德馨因為一個三等承恩公的俸祿，不及江西巡撫的收入百分之一，所以有意教他格格失儀的。彭玉麟道：彭某知道凡是選后的時候，本人因是將來的一位國母，自然不應失儀。若是妃子，似乎不要緊吧？恭親王道：雪翁所說甚合例子，但是咱們老佛爺因惡德馨的格格，太覺妖嬈，倘若做了今上

的妃子，恐怕聖躬因此不能保重，於是就在選后的第二天，已把德馨的格格，特旨配與景善之子爲妻，以死今上之心。彭玉麟道：現在可是桂祥的格格，應了后選的麼？恭親王點點頭道：她是老佛爺的嫡親內姪女，因親結親，自然好些。老佛爺也防今上不甚願意，因准今上選了志伯愚的兩個妹子爲妃。恭親王說到這裡，又輕輕的說道：瑾珍二妃，聽說就是江西才子文廷式的女學生呢。彭玉麟聽了大喜道：怎麼瑾珍二妃，就是道希孝廉的學生麼？道希現在何處？彭某很想見他一見。恭親王道：他就住在志伯愚的家裏。本朝的定例，凡已選定之妃，除了父母弟兄之外，其餘統得迴避，只有受業師傅，可以不用迴避。這也是嚙們列祖列宗重視人師的至意。彭玉麟聽到這裡，忙又敷衍一番，出了恭邸，急到志銳的家裡，去拜文廷式孝廉。原來這位文公，自從出了浙撫幕府，卽到北京會試，無奈他的文章，雖然名滿天下，可是時運未至，連會兩次，均爲額滿見遺。他又回到廣東一次。

文氏之先德曾在廣東嘉州殉難，因此流寓羊城。

復又入京，志銳因慕他的才

名將他請到家中、適館授餐、備極尊敬、瑾珍二妃、未應選時、也常見面、及至既選之後、文公乃是外省舉子、照例須得迴避、只因志銳不願一刻離開文公、想出一個法子、當即奏明太后、說是文公是瑾珍二妃的受業師傅、所以不必迴避、至今猶寓志銳家中、

他書記載咸謂文廷式為瑾珍二妃從小之受業師不知內中尚有如此曲折此書可視為勝朝之掌故書觀也

當時文廷式接到彭

玉麟拜會名片、馬上請見、彼此互相談過仰慕之話、文廷式又將志銳介紹與彭玉麟相見、彭玉麟因為志銳確是一位滿洲才子、倒也相見恨晚、這天一直談到深夜、彭玉麟忽然想到他在內城、正待告別、志銳和文廷式一同笑阻道、此刻城門已關、宮保只好再坐一時、倒趕城出去的了、

北京內城十二點鐘即開以便上值諸臣入朝辦事入未出城者索性等得開

城再出謂之倒趕城

彭玉麟無法、只得再與志銳文廷式二人談些文學之事、志銳忽在口

上念出一首七律道、吾弟看山夙多興、導我名勝窮幽微、賞心泉石境漪美、聞根桂檜香依稀、著蔡示兆无咎悔、霏雨需才寧遯肥、緬懷清芬起恭敬、良遊惜別還霑衣、彭玉麟不待志銳念完、搶着大贊道、好詩好詩、若是置諸山谷集中、

誰人分得出來，志銳把嘴指指文廷式，笑答道：「這是我們道希兄的二令姊芸英女史做的。」彭玉麟更失驚道：「怎麼如此說來，天下才只一石，文氏一門，却占八斗矣。」彭玉麟吐屬風雅，不愧爲才人名將。文廷式忙謙遜道：「此是今年八月十八那天，我與二家姊同遊橫龍洞時，偶有所作。」二家姊和我原韻的。彭玉麟道：「快把尊作念給我聽。」文廷式便念出道：「濟尼能說林下韻，往往輟塵登翠微。秋深旣雨城郭淨，寺僻無僧鐘磬稀。幽巖香高桂空老，放生泉清魚自肥。徘徊父祖舊遊地，日暮風緊可添衣。」彭玉麟又大贊道：「此詩却有仙氣，可惜沒有一朵紅雲捧牠上天。」志銳即把他手，向着東方一指道：「那兒不是一片紅光麼？」文廷式道：「怎麼今天晚上，這般短法，難道已經天亮，太陽出來了麼？」文廷式的一個麼字，尙未離口，陡見一班管家奔入報告道：「不好了，正陽門走水，聽說不到一刻，統統已經化爲灰燼。」彭玉麟急向窗外一望，猶見半空之中，黑烟如芝，很是可怕，便即告辭出城，不及安睡。第二天大早，前去進謁七王爺，以及各位軍機大臣的時候，路過地安

門始知不是正陽門失火，乃是太和門失火，不禁一嚇，暗中自忖道：太和門卽在宮禁，旣已化爲灰燼，明年正月二十六的那一天，皇上大婚，如何趕造得及？等他回轉寓中，只見志銳文廷式二人已在候他好久，彭玉麟忙問二人道：你們二位，可曾曉得昨天晚上燒的不是正陽門呀？二人點頭道：我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彭玉麟道：這末明年正月大婚，怎麼趕造得及？二人一同答出一句說話，更把彭玉麟奇怪不置，正是：

金城銀闕奚爲貴，鬼斧神工始是豪。

不知二人究說何話，且閱下文。

評曰：此書愈作愈妙，不僅奇文可贊，前清之軼事搜羅盡矣。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九十八回

一五六〇

第九十九回 硬鐵頭朝房揮涕泗 騷韃子妝奩炫奢華

彭玉麟因聽文廷式志銳二人和他說，宮保不必這般着急，這是天上的火德星君來賀今上大婚之喜來的，即所謂愈燒愈發是也。當下始笑着答話道：二位既是如此幸災樂禍，我是一位奉旨特派的照料大婚人員，爲自己的考成計，惟有據實奏參，幸勿見怪。志銳聽說也，和彭玉麟開着頑笑道：我却是位簇新的國舅，恐怕皇上瞧在我的兩個舍妹分上，不准你奏，也未可知。文廷式接口道：宮保，我有一句說話，你可相信。彭玉麟忙問何話。文廷式道：我說的就是那座太和門的工程，今年年內，一定能夠造好。彭玉麟不信道：天下斷沒有這般快法的工程。我也曾經幹過幾次監造水師營房的委員，三句不離本行可發一嘆若說這座太和門的工程，最快也得半年。志銳道：宮保且不管牠，到了年底再談。志銳說着，即從袖內取出一張詩牋，遞給彭玉麟去看道：宮保請瞧此詩做得怎樣。彭玉麟接到手中心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昨偕志伯愚詹事左笏卿刑部煦延堂郎中同遊極樂寺望西山率賦二絕  
地貧僧守半殘菴、雨過山流深色嵐、且喜飛蝗不相害、稻田旆旆似江南、  
西山變態有千萬、吾輩交親無二三、不問花開問花落、夕陽無語祇紅酣、

萍鄉文廷式未定草

彭玉麟順口吟哦了一遍道、這又是道希兄的佳作、我說只有從前的袁隨園、  
和現在的敝親家俞曲園二位、可以敵他、這且不說、彭玉麟說着、卽把那張詩  
牋、一面遞還了志銳、一面又笑着說道、我此刻倒想拜讀拜讀伯翁的佳章呢、  
志銳收藏了那張詩牋之後、真正一筆不漏方才說道、元白在前、教我怎樣班門弄斧、還  
是請宮保的大筆一和吧、彭玉麟不待志銳說完、連連的雙手亂搖道、我是武  
夫、如何敢和文廷式插口道、宮保爲甚麼如此謙法、你當年的那首十萬軍聲  
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之句、何等雄壯、豈是我們這班腐儒風花雪月之作  
可比、彭玉麟聽說、便很高興的說道、甚麼叫做可比不可比、你們二位、今天倘

肯和老夫比試拳頭，老夫倒可奉陪。文志二人一同大笑道：「宮保乃是一位擎天之柱，所以太后才命宮保統率神機營事務，照料皇上大婚的。況且現在又是八方無事，詔書稀的時候，何勞我們三個打仗？」彭玉麟也大笑一會，又問文廷式道：「我知道道翁不是曾和敝友徐杏林方伯在浙江同過事的麼？現在可還通訊？」文廷式見問，不覺露出抱歉之色的答道：「我和他一別數年，真的天天要想寫信，只因上次會試不上，以致無從寫起。」彭玉麟正待答話，忽見一個家人來報，說是剛才軍機處打發人來通知，說是太后傳旨，明天辰刻召見老爺。前清老例，不論自己主人，何大官悉以老爺二字稱呼。彭玉麟點頭答應。文志二人因見彭玉麟次晨既要應召，自然須得預備預備，便不再坐，告辭而去。第二天五鼓，彭玉麟即到朝房守候，等得叫起的當口，太后因為彭玉麟確是一位碩果僅存的中興名將，首先慰勞一番，及至提到太和門失火之事，便覺有些不快活起來。彭玉麟奏對道：「皇上下婚，自有百神到來護衛，此乃蓬勃興發之象，很可喜的。」太后聽了，方才微笑。

道：這末你是一員福將，所以嗒們要你照料大婚事務。彭玉麟免冠叩頭道：臣謝太后金口，將則不敢辭，福則未必，只有皇上，一過大婚之期，定兆三多之喜。

三多者多福多壽多男子也。光緒後為太后幽禁瀛台，不能算福。死在太后先一日，民間尚右被毒之謠，不能算壽。復無子嗣，不能算多男子。彭氏之言適得其反。

太后點頭道：但願能夠如此，大

家都好。太后說着，又望了彭玉麟一眼道：你現在的精神還好麼？你替嗒們也辦了好幾十年的事情了，嗒們閒一閒的時候，也得替你找件較為安逸的職務辦去。可是還有甚麼人才，你得保舉幾個上來，讓嗒好用。彭玉麟忙奏陳道：江西舉子文廷式，就是一位人才。太后笑笑道：此人還是皇上新選妃子的受業師傅，且俟他會試之後再講吧。

西后此時自然不料文氏將來要做光緒之忠臣一聽彭玉麟奏保，有才所以很是許可。及至戊戌政變，文氏去職時，若非瑾珍二妃從中為

力事亦甚險

餘外還有沒有呢？彭玉麟又奏陳道：還有現充四川全省營務處的徐春

榮，素隨督臣劉秉璋辦理軍務，也是一位封疆之材。那知彭玉麟的一個材字，猶未離嘴，已見太后陡然大變其色的發話道：你怎麼也來保舉他起來？嗒們從前聽得曾國藩、左宗棠兩個，說他會卜甚麼文王卦，本也想用他一用的，後

見劉秉璋去做江西巡撫，就奏請派他做江西的全省營務處，去做浙江巡撫，又奏請派他做浙江的全省營務處，去做四川總督，又奏請派他做四川的全省營務處，一步不能離他，只好緩緩再講，那知直到如今，不是七王爺來說，咱們真的還當他是個好人呢，彭玉麟一直聽到此地，不禁在他腹內暗叫一聲，不好道，這樣說來，我倒反而害了杏林了，彭玉麟一邊這般在想，一邊就忙不迭的問着太后道，徐某並沒甚麼壞處，太后何以疑他不是好人，太后又恨恨的說道，他在外面，口口聲聲的，在說咱們是滿洲人，你想想，瞧可氣不可氣啦，彭玉麟聽了太后這句說話，不禁很詫異的說道，太后本是滿洲人，徐某這句說話，似乎也不講錯，太后道，光是滿洲人的一句說話，自然沒甚關係，他的在分咱們滿漢，明明是要想造反啦，彭玉麟更不爲然的奏答道，徐某幫着督臣劉秉璋，曾經打過十多年的長毛，他倘要想造反，何必又替國家出力，太后道，長毛又是長毛，造反又是造反，他又不是咱們大清朝的老祖宗，爲甚麼要他

來管滿漢不滿漢啦，既是在恨嚙們滿洲人，他就有思想明朝之意，彭玉麟道：

太后如此說法，莫非聽了甚麼人的讒言不成？

西后明說七王爺彭氏故作不知

照老臣的愚見，現在

的人才，很是缺乏，莫說此話是否徐某所說，臣還不敢就信，即是他說，似乎也沒甚麼歹意。太后道：徐某乃是劉秉璋的心腹，又不是你的心腹，你又何必如此幫他？嚙們現在要辦皇上的事情，沒有工夫去和這個妄人算賬。彭玉麟一嚇道：難道太后真的還想懲辦徐某不成？太后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況嚙是一國之主？彭玉麟道：太后放心，老臣願以身家性命保他。太后搖頭道：此事不是嚙們不相信你，只怕你已經爲他所蒙。彭玉麟只好磕上一個頭道：先帝在日，曾說老臣和曾國藩、左宗棠三個，尙有知人之明。老臣既蒙先帝獎諭，似乎不致爲人所蒙。太后若是信臣，就是不用徐某，也請勿以亂臣賊子之名加他。若不信臣，臣願同着徐某一齊領罪。太后聽了一愕，略過一會，方才說道：此是小事，你且下去辦理照料大婚之事，因爲同治皇上的大婚的妝奩，

後來照單一點，少了二三十件啦。彭玉麟聽說，只好磕頭退出。一到朝房，正遇  
仁和王文韶、善化瞿鴻禨兩個，剛從軍機處散值出來。大家寒暄幾句，王文韶  
先問彭玉麟道：雪翁今天奏對很久，太后講些甚麼？彭玉麟老實相告。瞿鴻禨  
太息道：徐杏林方伯，還是我的老譜兄。我去年放四川學差的當口，就知道松  
藩台與岐將軍兩個，很在和他作對。在我們這位老譜兄之意，早就想辭差歸  
隱的了。無奈劉仲良因他辦熟了手，確實不能離他。王文韶接口道：我們這位  
敝同鄉，他在我們本省做了好幾年的營務處，據小兒輩的來稟，說他極能辦  
事，何以太后有此諭旨？瞿鴻禨道：烏盡弓藏，本是老例。我們這位老譜兄，他的  
文王卦，真是無次不准的。他曾自卜一卦，爻辭上面，却有一句生於秦而死於  
楚的說話。難道現在真要瞿鴻禨說到這裡，雖然連連把話停住，但已有些悽  
慘之色。呈出。彭玉麟覩此光景，忽也想到徐氏說他明年庚寅有個關口，不覺  
悲從中來，竟至無端的涕泗滂沱起來。王文韶笑慰道：雪翁不必傷感。我知道

你有那個彭鉄頭的綽號，誰也硬不過你的。我說對於太后面上，也不可不事和順。

王文韶庚子以後太后常常罵他爲琉璃蛋，言其滑而光也不料倒叫彭氏不可不和順可笑甚也。

這就是朝廷之上，貴有諍臣的意義。彭玉麟

聽說仍作悲音的答道：我已說到情願陪同徐某一齊領罪。太后依然未消怒意，叫我也沒法子。瞿鴻禨正待接腔，忽見醇親王已經搖搖擺擺的走將進來。

搖搖擺擺四字形容盡緻讀者閉目一想自能如見其人

只好同了大衆肅然相迎。醇親王僅僅把頭略點一下，卽向

正首一坐，又把他的二郎腿一蹺，連向左右搖着笑對瞿鴻禨說道：子玖

子玖爲瞿氏之

人家都在稱您爲三國先生，啗說這個話兒確不含糊。瞿鴻禨未及答話，又

見奔入一個內監，對着醇親王說了一句：老佛爺有旨，召七王爺進宮問話。醇

親王單朝彭玉麟將腰微彎一彎，仍舊大搖大擺的同着那個內監進宮去了。

彭玉麟一等醇親王走後，便對王文韶瞿鴻禨二人冷笑了一聲道：老七的架

子真大，我却瞧不下去。王瞿二人不便接腔。彭玉麟也知他們怕事，就不再說。

單問王文韶道：老七方才說我們瞿子翁甚麼三國不三國，我可不懂。王文韶

笑上一笑道、三國者、乃是華國的文章、敵國的富強、傾國的妻房、彭玉麟聽完、忙朝瞿鴻禨拱拱手道、失敬失敬、瞿鴻禨連稱不敢道、宮保不可相信我們王相國的瞎話、彭玉麟還待再說、因見時候不早、只好恩恩的別了王瞿二人、出了朝房、回到寓中、很是不樂、却又一時想不出搭救徐氏的法子、第二天便去告知文廷式、志銳二人、文廷式聽了也是一嚇道、這倒不好、怎樣辦呢、志銳接口道、我雖有個法子、不知有用沒用、文彭二人忙問甚麼法子、志銳忽尷尬其面的說道、我們兩個舍妹、都蒙皇上自己選中的、等得她們入宮之後、我叫她們一面暗暗留心、果然聽見有了不利於徐方伯的事情、飛即送信給我、我就聯合全體的翰詹科道、一同諫阻、一面再由兩個舍妹暗中懇求皇上、再由皇上去求太后、文廷式道、這個法子雖好、但恐緩不濟急、我的意思、宮保再去拜托恭親王和李少荃制軍一下、彭玉麟聽了、話都来不及答覆、先去晉謁恭王、恭王也怪醇王多事、答應遇機設法、彭玉麟又向太后請了幾天事假、親到保定

彼時直督衙門未駐天津

去托李鴻章幫忙，李鴻章皺眉的答覆道：「此事我才知道，且俟明正皇上大婚的當口，等我見了太后，見事行事。」李鴻章說着，又問彭玉麟道：「劉仲良爲甚麼死死活活的不放杏林回家，我的意思，杏林如果回家，似乎較爲穩當一些。」彭玉麟道：「這也難怪，仲良一則杏林跟他多年，一切的事情都辦熟了手的，二則仲良又未知道松壽、岐元、七王爺等人都在太后面面上咕噥，李鴻章點頭道：「這末這個信息，姑且莫給杏林知道，否則豈不把他氣死？」彭玉麟太息道：「人家打了幾十年的天下，落了這個結果，真正使人寒心。」李鴻章卽留彭玉麟住在簽押房內，二人又商量了幾天，彭玉麟方才回京，急將李鴻章之話，又去告知文廷式、志銳二人，文志二人稍稍放心一點，時光易過，已是封印之期。

前清十二月十九爲封印大吉之期，正月十九爲開印大吉之期。

這天大早，李連英命人來請彭玉麟、志銳二人，去到宮裏

瞧那大婚時候的妝奩冊子，防有疏失等事，及至彭志二人經過太和門的當口，彭玉麟陡見那個工程果已完竣，不覺連連稱奇起來道：「天下怎麼真有這

般快法的工程呀，志銳忽然大笑道：「宮保，您覺得這個工程，可和從前的一樣？」彭玉麟忙又仔仔細細的看過一遍，復又用手摸過道：「真正的一模一樣。」志銳又問一聲道：「真的一樣麼？」彭玉麟很快的答覆道：「自然真的一樣，不見得還是紙紮的不成。」志銳把臉一颯道：「偏偏是紙紮的，你又怎樣？」彭玉麟還不十分相信，忙又用手再在壁上掐了幾下方，始覺得有些不像磚瓦造成的，便問志銳道：「伯愚，你快老實對我說了。」志銳道：「宮保，您是在外省做官的，難怪您不知道京裏紮彩匠的本領，他們的本領，真正好算得天下第一的了，莫說宮保不知道，就裏自然瞧不出牠是彩紮的，就是老在北京的土著，若不和他們老實說明，誰也瞧不出牠是假的。」彭玉麟聽了，不覺驚喜交集起來，忙又抬頭再去打量一番，只見那座彩紮的太和門，非但是高卑廣狹的地方，和那磚造的無少差異，甚至那些榱桷的花紋，鴟吻的雕鏤，瓦溝的深淺，顏色的新舊，也沒走了一絲樣子，更奇怪的是，那天適在發着很猛烈的朔風，倒說刮到那座高逾十丈。

有奇的彩紮牆上，竟能一點不致動搖。彭玉麟至此，方才信服。文志二人所說，十天再談的說話，並非欺人之言。彭玉麟還待鑑賞一會，志銳却與他一同走到李連英那兒。李連英一見彭志二人到了，忙將一部妝奩冊子，雙手遞與彭玉麟道：「宮保趕快過目，不得交還承恩公的府邸裡去呢。」彭玉麟慌忙鄭重其事，的接到手中一看，只見寫着是：上賞金如意成柄，進上金如意二柄，帽圍一九一匣，帽檐一九一匣，又一匣，各色尺頭九疋一匣，又一匣，又一箱，銅法瑯太平有象桌燈成對，紫檀龍鳳玉屏風銅鏡台一件，紫檀雕福壽鏡支一件，金大元寶善字燈成對，金福壽雙喜執壺杯盤雙對，金粉妝成對，金海棠花大茶盤成對，金如意茶盤成對，金福壽碗蓋成對，黃地瓷茶盅成對，黃地福壽瓷蓋盃成對，金胰子盒成對，銀胭脂盒成對，金銀喜相逢檳榔盒成對，玉人物盆景成對，紅雕漆太平餉餉棹成對，脂玉夔龍插屏成對，黃面紅裏百子五彩大果盤成對，古

銅獸面雙環罐成對、脂玉葵花御製詩大盃成對、古銅三足爐一件、古  
 銅蕉葉花觚一件、脂玉雕魚龍一件、脂玉雕松鶴山子一件、翡翠大盃  
 成對、漢玉松鶴筆筒一件、碧乘福祿圓花璧一件、郎窰大盃成對、漢  
 玉雕八仙插屏成對、青花白地西蓮大盃成對、漢玉雕和合山子一件、  
 璧瑕雕荷葉雙連一件、脂碧玉鑲嵌乳璧榼成對、漢玉雙環喜字獸面爐一  
 件、璧瑕雙獸面蓋瓶一件、翡翠瓷觀音瓶成對、漢玉獸面方爐一件、  
 碧玉盤龍扁瓶一件、古銅周雲雷鼎一件、古銅周父癸鼎一件、金轉花  
 西洋鐘成對、金四面轉花大洋鐘成對、銅法瑯大火盆成對、翡翠坑案  
 成對、翡翠嵌事事如意月圓桌成對、珊瑚嵌花茶几成對、白玉紫檀八  
 寶椅八張、琉璃琴桌成對、香玉連三成對、金面盆成對、金銀翠玉匣  
 子成對、紫檀嵌玉箱子一百隻、紫檀金鑲玉嵌大櫃十對、進上玉如意  
 成對、領圈一九一匣、又<sub>四二</sub>匣、鉢<sub>花巾</sub>一九一匣、又<sub>四二</sub>匣、瑪瑙喜字燈

成對、珊瑚福壽連三鏡支成對、金小元寶福壽燈成對、金玉油燈成對、  
金漱口盂成對、金抵頭缸成對、金香水瓶成對、金粉盒成對、金牙  
箸八雙、金喜字羹匙八雙、金壽字叉子八雙、金飯盃成對、玉漱口盂  
成對、金麥斗成對、金洗脚盆成對、金痰盂成對、金漚子罐成對、金  
靴刷成對、金恭桶成對、銀便壺成對、玉恭桶成對、翠便壺成對、金  
玉翠瑚子孫器成對、

彭玉麟看畢之後，將那冊子遞還了李連英道：「倒底不愧皇家，真正的滿目琳瑯，美不勝收。」李連英笑答道：「這還是老佛爺再三吩咐過從儉省的呢。」從前同治皇上下大婚的妝奩，就多一倍。至於康熙皇上的，是那更不用說了。彭玉麟也笑道：「如此說來，我的責任，豈不十分重大。」李連英志銳兩個，且不答話，只把四隻眼睛朝裏在望，正是：

漫道皇家真富貴，須知宮闕降天仙。

不知李連英志銳究在望些甚麼，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寫彭玉麟爲友之忠，使人可敬，大婚妝奩之奢，使人可嘆，或謂僅有瓷銅玉石，以及金銀等器，而無珍珠鑽石，殊不知爲時代關係，且滿人多忌諱，西后益尖刻詭怪，嘗見燕台雜記所載云：西后深惡珍珠圓而不穩，恐新婦有蓋過其才之虞，復惡鑽石，明而太空，恐國家有虛懸不久之患，如此妄測，洵屬胡奴之故技焉。

清代三傑會左彭

第九十九回

二五七六

第一百回 忠臣返本大義炳千秋 孝子歸真全書結三傑

彭玉麟因見李連英和志銳兩個都把各人的眼珠朝着宮門之內在望，於是也將他的雙目跟着李志兩個所望之處望去，却見一隊異乎尋常美貌的宮女都在那兒奔進奔出，忙忙碌碌的不知幹些甚麼，正待去問李連英的當口，同時忽又聽得有那很乾脆的聲音在說，這個老頭子就是大家喊他做彭鉄頭的硬頭官兒啦，他就一邊笑着，一邊問着李連英道，這班究屬甚麼人物，怎麼也在背後嘖嘖喳喳的議論老夫，志銳接口笑答道，這班人物都是新皇后葉赫氏的貼身宮娥，因爲大婚之期已近，特來擺設妝奩的，彭氏入宮恭讀妝奩冊于皇后的宮娥進宮擺設妝奩，遙遙相

對布局之文勢便不寂寞

李連英也笑答道，彭宮保，您這彭鉄頭三個字的綽號，真不含糊，連這

一班新皇后的宮娥彩女也都知道，了彭玉麟還待再問，又見宮中有人出來，說是太后在喚李連英進去，彭玉麟既見李連英有事，只好恩恩的忙與李連英接洽一下，卽同志銳出宮前去辦他應辦之事，沒有幾天，已是正月二十四

了、彭玉麟既在忙那照料大婚的妝奩事務、志銳也在忙他兩位妹子、先期進宮的事情、

清制皇妃應先入宮以便教導皇上與皇后合盞之儀舉因爲妃乃妾婦例須伺候皇上也此等陋舉亦屬滿清之笑史

文廷式此時又在會試期內、所

以彭志文三人、都少見面、

總寫一句省却多少煩文

等得二十六的上午子正、光緒皇上已與新

皇后葉赫氏、行過大婚典禮、同時吃過長壽餠子孫麪、當天晚上、合盞之喜、

因有瑾珍二妃、遵着清室列宗列祖的成法、大概已將皇上須與皇后行那周

公之禮的事情教會、自然十分美滿、太后因見這位新皇后是她的內姪女兒、

一切賞賜的典禮、反比那位同治皇后來得隆重好些、

此句哀憐同治皇后不少

又因彭玉麟此

次照料大婚事宜、所有進呈幾百抬的妝奩、毫沒一點遺失、也賞不少珍玩、並

下一道懿詔、說是彭玉麟須俟皇上新婚滿月之後、方准交卸神機營差使、出

京回任、彭玉麟既奉特詔、便也安心供職、當時又碰着一件最高興的喜事、就

是文廷式已經點了庚寅科的榜眼、後來又知道文廷式本已可望點元嗣、因

錯寫了一個字、雖已臨時設法改正、但因此故、遂至改爲一甲第二、彭玉麟既

得此信，前去替文廷式道喜的時候，還替他十分大抱委曲，幸虧文廷式是位名士，對於失去狀頭之事，毫不介心，所最關心的，倒是不知道李鴻章究在太后面前，已替徐春榮討下人情沒有。

現在世風愈下，人心不古，此等道義之交，何處去求。

彭玉麟更爲關切，卽把他

已見過了李鴻章，李鴻章說是太后已經應允不傷徐氏性命之話，告知文廷式聽了，文廷式聽畢道：太后之話，想來不致反悔，好在杏林方伯本來早想辭官歸隱，就是將來功名上有些甚麼不利之處，却也不在他的心上。彭玉麟聽到這句，忽然皺着雙眉的說道：道翁，我這個人，恐怕真被徐杏林的那個文王課說着了呢。文廷式忙問此話怎解。彭玉麟道：前幾天我在神機營裏看操的時候，內中有個將官對我不守營規，我就把他軍法從事，誰知全營的將官都去和我爲難，當時雖由恭王趕到喝止，沒開甚麼亂子，可是我已因爲此事一氣，這幾天常常的口吐鮮血。徐杏林說我今年一關難過，我怕要與道翁就此長別了呢。

此卽彭氏得病之因，徐氏之卦確爲絕學。

彭玉麟言罷，似有唏噓之意。文廷式忙安慰道：官保不

必疑慮，莫說宮保爲官清正，爲友忠心，皇天不負好人，自然壽登耆頤，只有清室的一班少年皇族，自恃或是皇子皇孫，或是椒房貴戚，早把我們漢人不放在他們眼中，物必自腐，然後蟲生，文廷式說到這裡，便又低聲說道：「昨天我接到廣東發來的家報，說是那裏的香山縣中，出了一位名叫孫文的少年志士，對於清室，似有革命之意，宮保此番出京回任，對於此等人物，須得暗爲維護。」彭玉麟聽了，大驚道：「如此說來，徐杏林確有未卜先知之明的了。」他本在說清祚恐怕不能永久，太后恨他，原是爲此，目下既出一位少年志士，含照後來鼎革之事我必不讓他做呂留良第二便了。文廷式點首道：「宮保能夠這樣最好，我當乘機奏明皇上，趕速親政，和善外交，總要辦到太后撤簾罷政，這就是我們的百姓將有好日子過了。」此段談話，非空文，後來甲午戊戌庚子三件大事，已爲文氏逆料知之矣。彭玉麟聽到此地，忽又色喜起來，道：「道翁既是這般說法，我當一俟大婚滿月之後，即行出京，因爲我倘能夠多活一日，便好多辦幾個貪官污吏，文廷式聽說，便又誠誠懇懇的慰藉了彭玉麟一

番彭玉麟也就告辭回寓，預先收拾行裝，及至大婚滿月，立即陛辭請訓出都，回到他那太平府的巡閱行署，只見鍾魯公替他所辦之事，都極井井有條，毫未悞事，當下一面慰勞鍾魯公，以及告知在京諸事，一面便發一份電報去給川督劉秉璋，說明自己在京得病，要調徐春榮東下幫忙，那知劉秉璋的回電，竟不允其所請，電中并述川邊順慶一帶的蠻子，又有蠢蠢發動之勢，徐某既任全省營務處之職，自顧不遑，焉能東下云云。彭玉麟看完電報，便問鍾魯公如何辦法，鍾魯公道：杏林方伯雖然急於辭官，但他是位富有責任心的人物，川中既有蠻子蠢動之事，只有等他辦完軍務，再行計議。彭玉麟道：只好如此，別無他法。鍾魯公道：職道近見宮保的精神，似不如前，何不趕緊延醫診治。彭玉麟聽了大笑道：我現在正擬出巡長江，要去好好的懲治一班貪官污吏，惡霸土豪，倘一服藥，便須在署養病，如何使得。彭玉麟便不聽勸，即於第二天溯江而上，先到金陵，次到安慶，再次到九江，再次到漢口，以及武昌等處。

其實長江流域應到四川

之重慶江頭爲止前清既以上地點爲限彭氏遂不入川

當時彭玉麟正在做那個包龍圖第二工作的時候，正是徐春榮也在四川順慶一帶做他大殺蠻子安輯良民工作的時候，不料徐春榮的工作，還沒蕺事，可憐這位三朝元老，現任巡閱長江大臣的彭玉麟宮保，竟至不能再與徐氏一見，業已撒手西歸去了。北京得信，兩宮輟朝三日，以誌其哀，並賜諡剛直，諭知湘撫行查彭氏子孫名單，以備服滿時送部引見。一班百姓，一知彭玉麟逝世的消息，無不如喪考妣一般，甚至有人以身殉的，也屬不少。徐春榮因在川邊，得信較遲，及見官報所載，方始伏案大慟道：「雪琴宮保，你老人家真的先我而去了麼？」說了這句，哭至暈去。左右幕僚，爭相救醒，安慰道：「彭宮保不幸去世，朝廷失去一隻臂膀，固屬可痛，不過營務處這裡，現當大敵當前，似宜暫時節哀，先治軍務要緊。」徐春榮聽說，因見左右既以大義相勸，只好去顧軍事。那知徐春榮的生平打仗，全憑那個文王課的爻辭爲旨，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自從弱冠之歲，投筆從戎以來，從未吃過一次敗仗，只

有這次因爲傷感彭玉麟去世，急切之間，無暇再去卜而後戰，總算吃了一次大大的敗仗。

如此描寫非寫徐氏之敗，乃寫徐氏之義，不但寫徐氏之有身分，卽作者之筆墨亦有身分也。

這仗一敗，自然給了那些蠻子戰略

上的一個便利，害得徐氏一直打到第二年的冬天。

注意是十七年冬天。

始將川邊一帶的

蠻子治得伏伏貼貼，班師回省，去見劉秉璋的時候，劉秉璋不及慰勞，卽緊執了徐春榮的雙手，很抱慚的說道：杏林，你可不要怪我。徐春榮陡聞這句無頭無腦的說話，當然不解。劉秉璋又嘆上一氣的接說道：我的留你在川，無非爲着國家之事，並不是爲我個人之事。無奈卸任入京的岐元和那松壽總是死活活的與你作對。劉秉璋說着，急在簽押桌上，拏起一封京電，遞與徐春榮去看道：此是瞿子玖私下拍給我的，你且看了再談。徐春榮忙將那電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仲良制府勛鑒，馬密昨日晨正，岐元松壽均蒙叫起，太后垂詢川事甚久，事後探知岐松奏對之辭，進讒杏林方伯遺悞軍事，尅扣餉糈，賣官鬻爵，輿論

沸騰等語，猶慮太后不信，又說成都東門之杏林堂藥店，卽杏林方伯受賄過付之機關，並且牽涉錢玉興軍門，謂其開設玉興錢店，與杏林方伯通同舞弊，太后本已深恨杏林方伯，所以不卽立下嚴旨者，尙顧彭剛直在日，力爲求情，暨李合肥爲之再四辯白，今太后又聞岐松之誣奏，遂觸舊恨，已派貴畹香侍郎入川密查，此案不派漢人而派旗人，杏林方伯與玉興軍門，恐極不利，特此飛電奉聞，務希注意。

弟禮叩

徐春榮看畢，將那電報交還劉秉璋之後，始淡淡的笑道：

于心無虧故能神色自若也

此事怎好

怪着老師，旣派欽差來川密查，自然容易水落石出，徐春榮說到此地，忽又失笑道：門生却知道成都省裏，並沒甚麼杏林堂藥店，以及玉興錢店的呀，劉秉璋恨聲答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照我之意，最好是你就在年內請假回去，徐春榮搖頭道：這倒不必，我若一走，反而像個情虛畏避的了，劉秉璋正待答話，忽見一個戈什哈送上一份京電，譯出一瞧，見是文廷式拍來的，內中大旨也

與瞿鴻禨的相仿，徐春榮略略一看，單對劉秉璋說道：門生近來有兩三個月，沒有接到家慈的平安信件了，此刻急於回到寓中一查此事。平生不忘一個孝字可敬劉秉璋急急揮手道：這是我那四位門生媳婦，連同三個小門生，何嘗不在惦記於你？徐春榮趕忙回到寓中，四位夫人尙未知道欽差入川密查之事，只因已有兩年不見，一旦奏凱回來，自然喜形於色。徐春榮先問近日有無家報到來，萬氏夫人忙去拏出兩封童太夫人的手諭，徐春榮看畢，因見老母尙安，方始放心，略談出差之事，才把瞿文二人電中之話，述給四位夫人聽了。四位夫人聽說，一齊笑說道：我家果然有錢去開藥店，太夫人豈不早早責備。家教如此，可謂賢母徐春榮微蹙其額的說道：只要沒有性命之虞，得能歸見老母一面，於願即足。四位夫人譬解一番，陳石卿也來勸慰，等得貴欽差秘密入川查過，回京奏覆，說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太后據奏，火氣略退一些。李鴻章、曾紀澤也求慶親王代爲緩頰，文廷式又去聯合一班翰詹科道，一同上摺伸辯，太后却不過衆人之情。

始將徐春榮、錢玉興二人革職永不叙用，了結此案。徐春榮既見保全性命，不覺大喜。

此喜非爲性命乃可事奉老親

卽於光緒十八年三月初一那天，叩別劉秉璋，率眷回籍，及

到白巖童太夫人，早已得信，一見兒媳、孫子等等，平安回家，索性諭知大家不

准再提四川之事，免去煩惱。

童太夫人見解有理

只是每天的舍飴弄孫，享受團圓之樂。徐

春榮本是孝子，便於承歡色笑之外，又把所有官囊分做了二十份均攤。太夫人得一份，六弟六妹各得一份，祠堂祭掃之費得一份，族中卹貧之資得一份，其餘幾份留作自己過活。太夫人瞧見她的愛子安排公允，自然更加高興。這樣一來，日子過得便快。轉瞬之間，已是十九年的八月中旬了。徐春榮因見到家已有年餘，並無甚麼疾病發現。本月中旬，就是老母八秩晉三的壽誕。他這個人竟能生於秦而並未死於楚，心裏很覺快活。當下便命四位夫人，中秋那天，須得好好的替他老母祝壽。四位夫人自然照辦。中秋的那天大早，徐春榮便率領四妻二子，以及六弟六妹，去與童太夫人拜壽。午間開出壽筵，童太夫

人坐了正中，所有兒孫，連同女兒女婿，分坐兩旁四席。酒過三巡，童太夫人笑

對徐春榮說道：「弟老，」

此是萊縣民間  
老母愛子之稱

爲娘活到八十三歲，要算今天第一快樂了呢。

春榮公忙與童太夫人敬酒之後，方始含笑答道：「國家承平，」

忠

家庭無事，」

孝

你

老人家身體康健，都是祖宗的積德。大姑太太插嘴道：「大哥方才所說，果是人生難得之事，現在再望我們這三個內姪，早早成名，那更好了。」春榮公微蹙雙眉的答道：「大妹如此期望，自是正理，可惜你的這三個內姪，年齡太小，不能繼我之學。大姑太太方要答言，只見做書的手執一封信札，由外走入，雙手呈與祖母、童太夫人，卽命春榮公拆開觀看。春榮公看畢，不禁喜動顏色的對着童太夫人說道：「孩兒剛才正愁你老人家的三個孫子，年紀太小，兒子又是風中之燭，不及教訓他們學業，說着以手指信接說道：「文道希現已放了江南正主考了，他的學問勝過兒子十倍，將來三個孫子，如遇不知之學，不妨前去就正於他。」春榮公說到此地，又把信中附着的一張詩箋遞給做書的道：「你把此詩，

解給祖母聽聽，做書的慌忙接到手中一看，只見寫着是奉命典試江南出都門作九朝文獻重三吳，常譬人村海孕珠，況是明時須黼黻，要令奇士出葫蘆。不才恐負文章約，經亂庶幾民物蘇。雨後西山添爽氣，山靈知我素心無。做書的看畢，即將詩意解與祖母聽過，祖母笑着道：汝弟尚幼，汝雖只有十歲，大家都在贊汝能吟小詩，汝父方才之言，須得牢牢記着，做書的謹敬受命。一時席散，春榮公這天微有醉意，表示天倫之樂晚餐既罷，即由萬氏夫人扶着上牀安睡。剛剛入夢，忽見一位紅袍紗帽的官吏，含笑走入道：徐方伯，下官奉了三傑之命，來請方伯前往議事。春榮公忙問三傑何人，如此布局點醒題目那個官吏道：見後自知。春榮公不便盤問，只好同他出門。一時到了一座公廨，尙未走入大堂，已見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三位中興名臣，再點本題降階相迎，邀入一所簽押房中，一同笑着道：杏林方伯，我們中國的劫數正在方興未艾，以後事情正多，須得你來幫忙。春榮公聽了不解其意，順眼看去，只見案上擺有甲午劫數人名錄，戊戌劫數

人名錄、庚子劫數人名錄、辛亥劫數人名錄

此書真是奇觀惜乎限于篇幅然亦有餘音繞樑之味妙極

的四本簿子、正

待去翻、曾左彭三公、一齊按住道、天機不可漏洩、此時還早、杏林方伯、快快回去安排身後之事、兩來復後、定當飭人相送、春榮公不覺一嚇、已經驚醒轉來、方知做了一個奇夢、當時默憶夢境、猶覺歷歷在目、急把夢中之事、詳細詳細的告知萬氏夫人、萬氏夫人大驚、竟至不能對答說話、春榮公却又正色的說道、自古皆有死、我已安然到家、侍奉老母年餘、此正我的意外之幸也、你們即從明天起、好好替我預備後事、不到我的臨歿那天、不准去給太夫人知道、

即此

大孝善體親心

萬氏夫人含淚答、應第二天暗暗的告知汪葛劉三位夫人、以及做書的

弟兄三個、那時兩弟很小、做書的業已十歲、略知事務、但又不敢高聲哭泣、以違老父之命、心中所希冀的、只有盼望此夢不准而已、及至八月大盡日的那天、白天、春榮公仍與往常一般、並沒甚麼可異之處、做書的便悄悄的安慰萬氏夫人道、母親放心、父親之夢、未必應驗、萬氏夫人急問何以見得、做書的伸

述已意道、父親前曾卜過一卦、

又提前文

爻辭所載、說是生於秦而死於楚的、此卦

既不應驗、此夢難道會准不成、萬氏夫人聽說、也認有理、

此處還將文法一宕真正筆有千觔

誰知一

到九月初一上午的子時、春榮公陡然雙頰生火、料知有變、卽把做書的召至榻前、遺囑道、爲父夢中曾蒙曾左彭三公諭以天機不可洩漏、但是對此舐犢之情、不能無言、甲午、戊戌、庚子、辛亥、這四年之中、既有劫數字樣、國家必有大亂、汝年尙幼、趁此在家侍奉重堂、並須好好念書、春榮公說到此地、氣息已經僅續、又諭知做書的道、爲父平生最佩服的文人、只有你那文道希世叔、你的世兄文永譽、字公達、現在僅比你長兩歲、不過他是名士才子之子、將來的學業、作者極受公達文字之益當然在你之上、你可好生求之、春榮公說完、竟至無疾而逝、做書的寫至此處、一則因爲曾左彭三傑之事、已經叙畢、二則若要再寫、便是我家徐姓孤兒寡婦之辭、就是要寫、恐也不能成文了、正是、

野史祇宜觀事蹟、吾生原不擅文詞、

卽以此句作爲本書的結束、

評曰、嘗觀陳琳檄文起首一段有句云、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評者仿其筆法、評本書云、有非常之人、始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始有非常之文、本書洋洋五十萬言、而以忠孝二字爲之歸結、若非有大學問者、安得有此筆力、



清代三傑曾左彭終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

清代  
三傑  
曾左彭全書六集

▲定價銀六元  
外埠酌加郵費隨費



編著者	徐哲身
評者	徐枕亞
註者	徐卓呆
印刷者	大眾書局
出版者	大眾書局
發行者	大眾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坊

東方柯南道爾  
程小青先生  
最近傑作

# 霍桑探案外集

九三三年最新出版——請注意書名中有「外集」二字

偵探小說是小說中最有價值的小說。不看小說則已。看小說而不及偵探。就等於入寶山未曾見寶。因為偵探小說。內容的曲折離奇。文筆的精雋鋒利。皆在他種小說之上。西洋人士。對於偵探小說之興趣。非常熱烈。『福爾摩斯探案』著者柯南道爾。在生時每日平均可接到讀者讚美和詢問的信數百封。最近范達痕所著之『斐洛凡士探案』。銷數在五十萬以上。於此可見偵探小說之受人歡迎。一方面即可推想偵探小說之價值。程小青君在中國偵探小說界之地位。因偵探小說之不易作。所以做偵探小說的人才極少。尤其是在中國。著偵探小說的人才。可稱鳳毛麟角。程小青先生素有東方柯南道爾之號。所作『霍桑探案』大小不下百篇。成績不在柯南道爾二人之下。實為中國偵探小說界之首席。某名士曾言。我國別的都比不上西洋。惟有程君之偵探小說。足與西洋相頡頏。

本書是程君近數年來嘔心瀝血之作 共十六長篇

篇篇曲折 篇篇離奇 篇篇精采 篇篇動人

而時枝節橫生 而時疑陣四佈 一字一語 莫引人入勝

一書在手 案未結 非有極緊要事 斷斷不肯輕易放手！

看到緊急處：氣為之閉 看到危險處：心為之跳

看到奇異處：神為之往 看到劇烈處：血為之沸

總之 撰廣告者以一枝禿筆 半幅報紙 寫不盡此書之千萬妙處

本局願以信用擔保 ● 諸君在讀此書時之滿意！

偵探救國 願諸君細讀此書而成中國偵探人才

犧牲一千二百八十元

——請諸君細看下列一段——

下摘情節。係本書中最簡單一案中之一段。讀者試將這個姓葉的是作何職業及有無犯罪意味。猜答在下列表中。剪表前來購買本書。全中者得享照特價再打八折之權利。

## 姓葉的到底是幹什麼的？

——一段一案(客房怪)書本錄摘——

枝：然……說。員。說。一。然。枝。……  
 說。員。說。一。然。枝。……  
 說。員。說。一。然。枝。……

不。數。千。這。注。毛。得。聽。又。此。有。完。想。忽。了。灶。的。還。曾。出。在。晨。間。的。怎。的。是。用。的。過。  
 不。數。千。這。注。毛。得。聽。又。此。有。完。想。忽。了。灶。的。還。曾。出。在。晨。間。的。怎。的。是。用。的。過。

姓葉的  
到職業  
姓葉的  
有無的  
罪無的  
味無的

全書六大厚册四特價三元二角 外埠函購寄費二角三分

程瞻廬先生著

唐祝文周  
四傑傳  
八大厚册原價四元一角  
七元特價祇售四元一角

胡寄塵何海鳴先生著

喜怒哀樂  
八大厚册原價三元五角  
五元特價祇售三元五角

張恨水先生著

銀漢雙星  
二大厚册原價一元五角  
一元特價祇售一元

朱霞天先生著

五嶽奇俠傳  
八大厚册原價大洋四元  
八元特價祇售大洋四元

漱六山房新著

反倭袍  
六大厚册原價三元六角  
六元特價祇售三元六角

無垢道人原著

八仙得道傳  
八大厚册原價大洋四元  
七元特價祇售大洋四元

鍾吉宇先生著

史  
四大厚册原價一元五角  
三元特價祇售一元五角

蛟川雕龍生著

精忠大俠傳  
六大厚册原價一元五角  
六元特價祇售一元五角

上海四馬路中望平街西大眾書局發行

本局出版名家小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069B

#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述評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被狗咬？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護田螺？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闕闕救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惡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如——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萬杞良？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銀魚？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鷓鴣？ 如何尸行路？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放妖魔？
  -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譴責？
-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天然書店出版

上海

四馬路大衆書局售

經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全書八冊 大厚六冊 一千餘面 百餘美觀 插圖二百 百七元 特價四元

寄費二角三分 購書者請向 丁雲生先生 贈一仙軸 先立軸